

稱朝鮮之不能禁斷。日本之寬容還送。請日後禁斷。回答書契。汎稱我國鬱陵島亦以海禁。一切禁人出入云云。通文館志

癸酉年間。東萊人安龍福。漁採鬱陵。遇倭船擊走之。轉至伯著州。言於太守曰。馬島之居間。矯誣不獨鬱陵一事。我國幣貨轉賣之際。多設機詐。十五斗一斛。米以七斗為穀。三十七尺一匹布。以二十尺為疋。二十番一束長紙。截為三束。關白安從知之。願為我達之。馬島主聞之大懼。抵書萊府謝曰。不敢復遣人至鬱陵。朝廷遂遣武臣張漢相。往審鬱陵。自是定為法。越松萬戶三陟營將。每五年輪回一往。倭自此不復指鬱陵為日本地。皆龍福功也。馬島嫉龍福。以行不由馬島。請罪我國。朝議皆以為當斬。獨領敦寧尹趾完。領中樞南九萬。謂其人桀黠可用。殺之。適足快馬島憤。乃流之。春官志

乙亥。島酋又抵書萊府。更提礮竹島事。而至舉。癸酉。回答書契。中貴國竹島。弊境鬱陵島云者。有若以竹島與鬱陵為二島者。然故其答書曰。曾在八十二年。前甲寅。貴國頭倭。以礮竹島形止探見事。持書契出來。朝廷令府使朴慶業。答書云云。見上今此書辭。亦載於來書。若欲知此事源委。此一書足矣。其後三度。漂倭。或稱往探于鬱陵島。或稱漁探于竹島。而并付於順歸船。不以犯越為責。前後意義。各有所在。頭倭之來。責以信義者。以探見形止。有侵越之情也。漂船之泊。只令順付者。沈溺餘生。乞得速還。資送是急。不暇問他也。今者不究前後事。

狀之各異。只摘回答措語之差殊。有若詰問。此豈誠信相接之義耶。時遣公差。往來搜檢。使我國輿地勝覽書。詳記新羅高麗及本朝。太宗世宗成宗三朝。屢遣官人島中之事。且前日接慰官洪重夏。下去時。貴州惣兵衛言於譯官朴自興曰。以輿地勝覽觀之。鬱陵島果是貴國地云。近間公差之不常往來。漁氓之禁其遠入。蓋為海路之多險故也。今者捨自前記載之書而不信。乃反以彼我人之不相逢。值於島中為疑。不亦異乎。一島二名云者。雖本載於我國。今番發其言端。實自貴州正官之口。癸酉初度。答書所謂。貴界竹島。弊境鬱陵島云者。乃其時南宮官之不詳故事之致。朝廷方咎其失言。此際貴州出送其書。而請改。故朝廷因其請而改之。以正初書之失。到今唯當以改送之書考信云。通文館志

海浪島

燕山二年丙辰。本國高益堅高石山金孟孫等。違禁下海。往來海浪島。因遼東咨文。取問本犯等。俱按律科斷。攷事撮要六年庚申。金永貞回自京師。帝降勅曰。得奏累有下海人。至海浪島。見島內居人。多係本國州縣名籍。逃移至彼。生長男女。誘引軍民。漸加滋蔓。欲差人刷還。慮有中國人民。亦請勅官司搜發。足見事大之誠。今不別遣使。勅至。王可差人前往彼處。將海島逃民。盡搜刷。如審係中國之人。或被搶掠。漂泊等項。即差人



送至遼東交割。於是遣李玷田霖搜括海浪島逃民。遼東人男婦共六十四。本國人男婦共四十八。差官奏聞。

海浪島於本國為近。中朝及我國人逃入。漸至滋蔓。燕山朝遣田霖搜括。自頃年海賊出沒。寇抄兩西至湖南。無月不被其害。朝廷於白翎島安興馬梁設鎮。以備之。其禍稍息。然後日之患。有可慮者。芝峰類說

宣祖戊辰。全羅右水使林普追捕黑山島水賊。上命加嘉善。臺諫請改正。不允。奇大升曰。我祖宗朝。命田霖討海浪賊。盡討而來。命於開城府。賜一等樂。以慰之。賞賜則不過鞍具馬一匹而已。今者浮海凶醜。自送其死。遽論以重賞。他日或有犯境強寇。而有禦侮之功。則何以加之。石潭日記

長淵大青小青二島。在縣南三十里。高麗忠肅王四年。元流孛刺太子于大青島。十年召還。十一年流孛刺太子。十六年召還。十七年流陶于帖木兒。後元年召還。其所居宅基猶在。有牧牛場。輿地勝覽

元文宗竄順帝於大青島。順帝築室以居。奉純金佛像一軀。每日出時祈禱。返國未幾。歸而登極。遣太監及侍中金石堅等。率工匠三十七人。營建神光寺於海州北嵩山。稱為願刹。今島廢無人。樹木叅天。順帝所種桑漆菜茹之屬。自榮自落於榛莽之中。而宮室階礎遺址宛然。輿覽八域志合錄

南陽大阜島。自花梁鎮渡海。十里皆漁戶所居。崩洪石脈。從海中過去。石脊上水甚淺。然屈曲難尋。昔鶴鳥從水中石脊上步去。唯島人諳熟。丙子亂。島人為胡所逐。從石脊走。胡騎不知。隨而滄焉。島遂獲全。土沃民衆。而海船南來初程。為江華永宗外戶。舊設水軍營。及移喬桐。為牧馬場。無兵備防守。甚不可。宜移花梁鎮於島中。使與永宗掎角。八域志輿地勝覽大部

荒唐船

仁川紫燕島。自大阜島西行水路三十里。麗末宗室翼靈君琦。知麗祚將亡。變姓名盡室浮海。逃匿於此。麗亡得免。沈水之患。子孫仍居。今夷為馬場牧子。翼靈所居室三間。封鎖至今。謹嚴不許人見。內儲書冊器皿云。而不知為何物也。昔有一官。遊賞至島。欲開鎖。諸牧子男女哀乞曰。開此則子孫輒有死亡之患。故相戒不敢開者三百年。官員憐而止。八域志輿地勝覽大部

太祖朝。全羅道水軍萬戶崔原忠。獲倭船一艘。獻兵仗。上曰。原忠既盡獲一船。何無一生擒者。乃命護軍金瞻審覆。果使船也。遣判兵農事金鼎卿曰。原忠賊殺使者。奪其禮幣。與麾下分。死有餘罪。爾同金瞻鞫訊。依律處刑。寶鑑

世宗己酉。蔚珍縣有荒唐船。漂泊捕獲之。凡十六名。皆着青衣。捲髮結於項。以綵畫紅木錦裹頭。不着裙。以青布裹下部。譯審之。乃琉球國人也。蔚珍縣令及



守山浦萬戶等初疑賊船。多數賊殺。上命論賞。憲府論啓。明知其非賊。而爭先射中。請勿論賞。答曰。古人言買死馬。生馬從而來。予今褒賞。以激方來。雜記世宗時。七歲女兒來泊濟州。舟中有一琴一樽。及資治通鑑。命養之。宮中。及長。爲王孫副室。僂說

船泊濟州。船上有七歲女。資治通鑑一帙及牙笏而已。女兒自言。中國宰相女。姓金。術士言我不利於父母。到外國甚吉。故載之空船而送之云。上命養之宮中。及長。爲王孫江陽君副室。姓貫稱大元。江陽君無嫡子。而金姓生三子。曾孫誠中。號坡敬中。養中三兄弟。登第。其從弟時中。蔭仕子孫蕃衍。科甲相繼。牙笏傳寶。至今子孫登科。必執而遊街。述翼

中宗癸未。日本倭奴藤原中林等。二起到上國寧波府。自相搆亂。因殺邊將而走。被獲于黃海道。遣成世昌奏聞于帝。仍獻俘馘。及倭奴所搶漢人。甲申世昌回。帝降勅褒獎。賜銀兩表裡。及賜領兵官等銀兩綵緞。有差。撮要庚寅。嘉靖九年琉球國人十名。漂到濟州。付正朝使吳世翰等。領解奏聞。同上甲辰。福建下海人李王乞等。二起兵三十九人。被獲於忠清道。慮各人在路逃。移咨都司。押赴湯站堡。交割轉解。仍備咨禮部。明年乙巳。禮部以本國獲解。

李王乞等。奏奉聖旨。賜銀兩綵緞。付鄭士龍等。以來。又賜陪臣銀兩。同上仁宗乙巳。福建下海人顏容等。三起兵六百十三人。被獲於全羅道。移咨都司。

依李王乞等例。交割湯站轉解。仍奏聞。明年丙午。禮部奏奉聖旨。賜銀兩綵緞。付南世健等。以來。又賜陪臣等銀綵緞。同上

乙巳春。有海舶過全羅道界。水使梁允儀討殺之。廷議慮其爲上國漂流船。將拿推允儀擅殺之故。權撥急詣闕啓曰。邊境不可須臾空鎮。不如出大將交代。後拿推。上留難。憲府啓。權撥憂慮國事。所言正中軍機。請卽依允。海東雜錄

明宗丙午。福建下海人馮淑四起兵三百四十一人。被獲於全羅道。依先例。押赴湯站轉解。備咨都司。撮要

明廟朝。黃海道白翎大青等島。有荒唐人止泊。造作屋宇。設治治船。監司鄭大年。發軍捕獲四十餘名。分因啓聞。推閱皆唐人。避役潛來者也。解送上國。以非如走回人之比。只給口糧。不給衣纏。東閣雜記

十一年丙辰。倭賊之犯中國者。漂泊于全羅道。漢人華重慶等三十八人。被獲于邊將。乃爲倭賊所搶者也。順付冬至使沈通源奏聞。明年丁巳。通源回。帝賜勅褒獎。及銀兩綵緞。使臣與邊將。與銀兩紵絲。

十四年己未。漢人蘇才等三百二十二名。脫倭搶虜。漂泊于黃海道。爲邊將所獲。順付冬至使尹毅中奏聞。明年庚申。毅中回。降勅褒賜銀兩綵緞。陪臣邊將亦賜銀兩紵絲。

宣祖壬午。十五年夏。遼東金州衛人趙元祿等。漂到黃海道。付聖節使。解送遼東。



秋。福建人陳元敬等。東洋人莫生哥。西洋人馬里伊等。漂到濟州。順付進賀使鄭琢奏聞。

甲申。秋。福建人阮喬柱。漂到慶尙道蔚山郡。順付冬至使尹仁涵奏聞。奉聖旨。送還人口候至十數名以上。題請給於賞。

丁亥。天朝人孟世隆等十名。漂到沿海地方。差通事韓潤輔。押解遼東都司交割。

丙申。福建哨倭官林日煌等四十六名。漂到濟州大靜縣。本國各給衣糧盤纏。差通事朴仁儉。押解遼東。

癸卯。天朝人徐上龍等二十九名。漂到忠清道地方。給衣糧盤纏。差通事張士元。押解遼東轉奏。

甲辰。福建人溫進等十六人。及南蠻人二名。因販下海。被倭賊所劫。同駕倭船。左海遭風。漂到慶尙道地方。被兵船所獲。與擒到倭人男婦三十二名。一併給衣糧。付賀至使尹敬立解送。

乙巳。通制使李慶濬。捕獲倭船。有上國人二名。順差賀至使李尙信押付。

丁未。浙江人胡惟忠等十九名。漂到海州。千秋使李慶涵。押赴奏聞。鐵山郡守柳旻。彌串僉使康孝業等。領兵下海。遇賊船三隻。互相搏戰。殺傷相當。點看載船物件。則有天朝人衣服文書。似係上國之人。未及辯別。而致此相

殺。備由具本。付賀至使姜紉奏聞。

戊申。福建人戴朝用等四十七名。漂到慶尙道地。付冬至使申漑押解。

光海己酉。萊州薛和尚等二十一名。被獲於平安道。差通事李愉。押解鎮江。

庚戌。福建人陳成等二十九名。漂到蔚山。給衣糧。付謝恩使李時彥押解。

辛亥。福建人林潤臺等三十二名。漂到濟州。給衣糧。付千秋使李順慶押解。

壬子。浙江杭州人王秀等八十四名。漂到忠清道。給衣糧。付賀至使趙存性押解。

甲寅。徽州胡敬等四十二名。漂到。付賀節使許筠押解。

浙人韓江等九十五名。漂到。專差尹鐵。押解至京。只有二十九名。餘皆在道。逃逸。帝降勅。賜賚如例。禮兵部移咨內。韓江等私自下海。通倭之情。於此現露。通伴人等。難免疎縱之愆。姑照事例。題奉。欽依。勅獎。自今。還。有前項人等。務要盤詰。仍嚴諭陪臣。用心管押。

戊申。浙人薛萬春等四十一名。漂到慶尙道蛇梁浦。付謝恩使申湜押解。

庚申。漢人陳明等十四名。漂到。付冬至使任碩齡解送。

辛酉。漢人顧龍起等二十二名。周應奎等十四名。漂到海西。付謝恩使押解。

仁祖癸亥。漢人張德功等。漂到湖南。付使臣押解。



乙丑。漢人朱鎮國等十一名。因運糧漂到濟州。押解如例。

己巳。表經略標下劉守成等五十九人。因轉運漂到珍島。押解椴島。

庚午。覺華島將官三十餘人。漂到海西。押解椴島。

癸酉。漢人魏有仁等三十二人。漂到湖西。押解椴島。

甲戌。漢人李如果等。漂到濟州。鄆報國等三十二人。漂到泰安。並押解椴島。

乙亥。漢人朱國勝等。漂到公清道。押解椴島。

丙戌。天津兵餉司差人賈秀等。來泊宣川葛伊島。請羅粟文內。無許往朝鮮語。

但口稱許赴遼旅。乃開路朝鮮之意。朝廷以今雖輸送。後弊難保。請申嚴海禁。

之意。具咨戶部。朝廷果許通商。及別有公事。必差滿州官知會。如有商船入境。

隨卽拿解。以便按律。通文館志

戊子。福建人徐勝等。過加背梁。萬戶景星翼。栗浦權管鄭信卿。追捕五十一名。

付勅使烏異發回。勝等誣訴往暹羅國貿易。回時遇紅毛賊。逃過朝鮮。二萬戶

見船中物貨。頓起狼心。射死九人。幸逢欽差到彼。得送回京云云。戶部遂咨本

國。鞫問景星翼等。供曰。彼此交戰。不得已用火箭衝蕪。彼船中所載。不知何物。

惟見一團洪爐而已。如有贖貨之心。則當其火攻。何不盡殲以滅跡。反受今日

之禍乎。回咨俱釋。通文館志

琉球國太子。漂到。詳通文館志

孝宗癸巳。漂船一隻。敗於珍島。而幾半滄死。餘者三十六人。狀貌惟詭。言語不

通。不識文字。不知爲何國人。處之海邊。

顯宗丁未。對馬島酋移書曰。阿蘭陀國。在極南海中。常時來商於日本。今有八

人到長碕。自言漂到全羅道。十四年。掠得小舸。遁逃至此云云。通文館志

丁未。福建烈嶼島人陳得等九十五名。往販日本。漂到大靜。

甲申。後兵未到。此島。未削髮。出海十餘年。聞沿海安寧。歸尋父母妻兒云。押解

移咨禮部。持永曆二十一年曆來

肅宗甲申。福建人王秋等四十名。漂到甌島。廣東人王富等一百十六人。漂到

海桃浦。并將藥料物貨向長碕。遇風漂到。王秋船完發回。王富船沈於淤泥。二

人滄死。物貨從願和賣。其黑角烏鉛等禁物。不准發賣。并與人口咨解。其後南

桃浦人金俊。多募善泗人。拯出王富沈船未拯物。又爲咨奏。詔曰。黑角解送。有

累驛遞。亦屬無用。餘物亦不必辦價。令該國酌量處置。通文館志

庚辰。福山人曲選等六十名。寧海人劉增等十三名。兩船到安興。俱發回。咨禮

部曰。小邦西海。自春徂秋。大小舟船。絡繹不絕。一日或至數十隻。一船不下數

十人。侵撓閭井。強逼村女。去來留連。民不奠居。

庚寅。所江吾又浦白翎等地。漁船出沒。至有登陸。撓害村民者。行止叵測。且咨

禮部。題此等島。俱與奉天船海金復海。蓋相近。必此等地方漁船。移咨奉天將。



沿海嚴禁。若被朝鮮人捕捉。該地方官。一並議處云云。  
 壬辰。長淵瓮津之間。自春末夏初。漁採船或七八或十餘。恣意出沒。欲追捕則  
 舉帆遠走。閃忽無常。具咨禮部。回咨違禁。潛出至朝鮮邊界。是即我賊寇也。許  
 本國即行追勦。如有生擒。作速解送。  
 魚船來泊西海。有四歲兒。大將柳赫然。家育之。白於朝。賜姓魚氏。以船中有魚  
 網故也。子孫武舉。多為邊堡將。今之震海震淵等是也。說慳  
 英宗乙卯。異樣船三隻。來泊椒島鎮。捉去瞭望將李時贊二人。僉使孫壽聃。率  
 軍校責其越境掠人。船人各執木椎。亂打搶掠。又大船一隻。並挾船來泊。三人  
 被拿。乃登州漁採者。具咨禮部。  
 戊午。異樣船六隻。入吾义津。僉使奉應會。率眾駢會。船人四百餘名。皆跑下。飛  
 椎交下。殺民丁二名。僉使僅逃免。

燃藜室記述別集卷之十七終

燃藜室記述別集卷之十八

邊圉典故

北邊

咸鏡道。本高句麗之地。高麗時稱東北面。後咸州迤北。沒於東女真。睿宗二年。  
 遣尹瓘吳延寵擊逐之。自咸州至公嶮鎮。築九城為界。立碑先春嶺。高宗四十  
 五年。元兵來侵。龍津縣人趙暉。定州人卓青。叛殺兵馬使慎執平。以和州迤北。  
 附于元。元置雙城摠管府于和州。以暉為摠管。青為千戶。恭愍王遣樞密院副  
 使柳仁雨及我 桓祖。攻破雙城。收復和登定長預高文宜州及宣德元興寧  
 仁耀德靜邊等鎮。前此朔方道以都連浦為界。築長城。置定州宣德元興三關  
 門。皆沒于元。凡九十九年。至是始復之。遣壽春君李壽山。定疆域。復號東北面。  
勝與地  
 高宗時定平以南至登州諸城。被蒙兵侵擾。移寓江陵道襄州。再移杆城。幾四  
 十年。忠烈王二十四年。各還本城。同上  
 慶源城北九十里。山上有石城。名曰於羅孫站。其北三十里有虛乙孫站。其北  
 六十里。有留善站。其東北七十里。有土城古基。即巨陽城。內有兩石柱。高懸鐘  
 處。高三尺。圓徑四尺。有奇。嘗有慶源人庾誠者。至其城。碎其鐘。用九馬馱來。纔



十分之一。從者三十餘人皆死。其遺鐵置草中。人不敢取之。世傳城乃尹瓘所築。西距先春嶺六十里許。勝輿地

太祖朝拓地至豆滿江。置孔鏡。吉端青洪咸七十州。勝輿地

高麗時安邊以北。多為女真所占。國家政令不能及。睿宗遣將深入。克捷有功。建置城邑。然尋復失之。羈縻而已。太祖受命。東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懷德久矣。野人酋長遠至。移闌豆漫。皆來服事。常佩弓劍。入衛潛邸。昵侍左右。東征西伐。靡不從焉。如女真則幹朶豆漫。夾温孟哥帖木兒等。兀郎哈則土門括兒牙八兒速。嫌真兀狄哈則速平江南。突阿刺哈伯顏闊兒看等是也。上即位。量授千戶萬戶之職。使李豆蘭招安女真。被髮之俗。盡襲冠帶。改禽獸之行。習禮義之教。與國人相婚。役服賦納。無異於編戶。且耻役於酋長。皆願為國民。自孔州迤至于甲山。設邑置鎮。治民事鍊士卒。且建學校。延袤千里。皆入版籍。以豆滿江為界。江外殊俗。至於九州。聞風慕義。或親來朝。或遣子弟。或委質隨侍。或請受爵命。或徙內地。或進土物。若產良駒。爭來獻之。後上幸東北面。謁先陵。江外野人爭先來謁。路遠不及者。皆垂涕而返。野人至今慕德。每從邊將飲酒酣言及太祖時事。必感泣不已。廢四郡故事

太宗十年。因女真入寇。徙慶源民戶併于鏡城。遂虛其地。勝輿地

世宗朝。創設六鎮。宗入紀世

世祖朝。建州酋董山授官職。使入詔

東北面咸州以北。沒於女真。後又入于元。九十九年而始復。入我朝。為豐沛之鄉。太祖拓地至豆滿江。世宗設六鎮。其規模布置遠矣。然地近山戎。控禦甚難。非國家威靈。豈得數百年無事乎。芝峰類說

北平館在東部興盛坊。待野人來朝。勝輿地

野人與平安道接界者。為建州衛。與永安道接界者。為毛麟衛。又有依我城底而居者。其類不一。每年冬。分運上京。其所貢。但貂皮數領。朝廷亦以紅黑錦布償之。其拜職。自司猛司正司果司直護軍。至陞通政嘉靖資憲而止。新拜堂上者。給玉貫品帶繩牀。又依例給祿。稍或不協於意。裂告身擲之於庭。官雖有高下。而無上下之分。醉則相鬪。詆訾。手拳相毆。其在本也。雖名屯長。亦不相敬。惟以報怨為事。雖數世不忘。以矢相傳。起兵。其兵亦皆給價招來。故苟有死者。皆以財償之。外雖向慕。而內實倔强。常懷盜竊之心。若見我民之農於野者。則搶虜而去。轉相買賣。以資生業。

建州之山。始於白頭。自東趨西。水亦西流。奴城在兩水間。頗有形勢。奴城之水。經者片城。入於三叉河。遼河也老江。會婆提江。入於鴨綠江。在楚自昌城至奴城。四百餘里。其間有萬遮嶺。婆提江自會寧至奴城。路過白頭山。外亡慮數千餘里。距瀋陽百餘里。遼東二百二十里云。建州開見錄



深河之役。李民寯以姜弘立從事官。被虜在奴城。聞軍卒言。一老胡能通我國言語者。曰。我是京城居鄭姓士子。己丑鄭汝立之獄。逃來于此。生四子。皆為軍兵云。又聞會寧人金凡等二名。以作賊逃入胡中。以居云。同上

成宗甲辰。抄富豪良人。入居于兩界。攷事撮要

成宗辛亥。野人寇咸鏡道。殺鎮將。命許琮帥師二萬討破之。攷事撮要

明宗乙卯。城底胡誘深處胡抗沙衛等。入長城門內。穩城判官張弼武。即率牙

兵八名。先馳赴之。賊見其兵單。長驅直前。弼武連發三矢。應弦而倒。賊少退。作

左右翼而進。弼武顧謂八卒曰。爾等慎勿發射。所帶箭節次與我。於是先射左

翼。又射右翼。賊倒斃者甚多。俄而府兵追到。賊大敗走。斬二十五級。府使辛敬

輿曰。今日之功。公獨辦也。弼武曰。下官受主將令。何敢言功。敬輿喜曰。果若君

言。朝廷以敬輿報功不實。弼武大搆邊釁。只治敬輿之罪。竟不賞功。御史趙光

彥。啓稟弼武功。上特賜表裏。抗沙衛等。各以長箭一枝。束貂皮三領。以示心

服之意。錄名臣

宣祖朝。尼湯介作亂。入紀宣

宣祖丙戌。設屯田于慶興境。鹿屯島。丁亥秋。時錢藩胡。嘯聚賊胡。殺本處人畜。

戊子正月。兵使李鎰。領兵五千。蕩覆時錢巢穴。斬首四百餘級。攷事撮要

時鹿屯島致虜大入。殺戮殆盡。上傷之。出御題悼鹿屯島戰亡將士律詩。命

近侍製之。韓浚謙以翰林居首。其結句曰。邊奏由來難盡實。九重寧悉此間冤。

語涉微風。芝峰類說

甲午。鍾城境。易水部野人。引深處諸種。搶掠人畜。又圍永建堡。九月。令兵使鄭

見龍。領兵二千。攻陷本賊石寨。斬首三百級。同上

乙未。建州胡。斃奴兒哈赤部衆漸盛。中朝將官余希允。與我國武官申忠一。違

覘。仍諭朝旨。同上

乙巳三月。忽刺温野人入寇。陷潼關堡。鍾僉使金伯玉死之。北虞候成祐吉。率

留防軍數千。夜渡江。直擣虜。乘其未備而擊敗之。虜衆遂散。收被擄男婦而

還。祐吉以功陞嘉善。野攷事撮要錄

五月。北兵使金宗得。領兵渡江。伐件加退。敗績而還。宗得拿來。鍾城府使。缺以

不救潼關之罪。同時拿來。載僉

令下三道。調兵赴援北道。載僉

丙午。奴忽二酋。情形叵測。咨請遊擊劉興漢。差人宣諭於忽酋。又移咨撫院總

鎮。宣諭於奴酋。傳曉忽刺温。毋再動兵。擾害朝鮮。攷事撮要

是秋。忽虜來貢。朝廷給百將職牒祿俸。載僉

丁未。奴兒哈赤。驅動大軍。將六鎮近境。藩胡搬移。軍勢日熾。穿過本國鍾城鎮。

陣於烏碯巖下。與忽刺温大軍相遇。大破之。又從慶源鎮東門。取路回軍。具由



咨報撫院轉奏。攻事撮要烏碣岩在鍾城府南二十一里

時奴兒赤強盛於忽刺温。欲並忽温。以其女妻之。忽温猶不服從。每有相圖之

意。忽温欲寇防垣等處。率衆到鍾城。越邊門巖。適奴兒赤亦起兵擊縣城。胡由

慶源渡江。至鍾城烏碣巖。望見越邊。忽温來屯。以一枝兵迎擊。忽温精兵盡死。

餘衆還其窟穴。奴兒赤復悉衆進攻。何叱貴忽温之會名。何叱貴出城迎擊。奴兒赤

伏兵山間。乘兩陣交戰之會。伏兵馳入城中。何叱貴敗歸。以百餘騎投如海部。

落。如海囚何叱貴於地獄幽殺之。又爲奴兒赤所并。於是奴兒赤盡并諸部落。

仍陷遼東。朝野僉載

仁祖己卯。兵馬移咨曰。極東進皮張的居民慶河昌等一類。叛至熊島。常在慶

興諸城。往來交易。令我國發舟師拿取。上命北虞候劉纘先領砲手四百射

手一百船。一百十二隻。偕兩差人指路。自西水羅前浦下海。圍獐島禽河昌眷

屬十人。差官發解。通文館志

孝宗甲午。虞候邊岌助征羅禪。詳使領哨官一員。砲手一百名。小通事二名。軍

官旗鼓手大丁并四十八名。以北路凶歉。僅持十日糧。隨寧古塔兵。四月到日

可池乘船。遇賊於厚通江。連日接戰。賊多中丸死。追至好通及骨地。賊溯水遠

遁。六月。岌全軍還。差司正趙東立報捷。同上

戊戌。北虞候申瀏助征羅禪。詳使領哨官二員。鳥槍手二百名。旗鼓手火丁共

六十名。帶三月糧。隨大國兵。六月初五日發船。初十日到黑龍江。遇賊。終日交

戰。燒賊十船。一船乘夜而逃。我兵中丸死者八名。傷者二十五名。十三日同船

到宋加羅江。留俟冰合。己亥。詔賜戰亡兵八名。銀三十兩。受傷兵分五等。賜銀

十兩至五兩。同上

肅宗甲午。清人作舍於慶源越邊二里許。及訓戎越邊三里許。差譯官金慶門。

以迤北疆界只隔一水。空曠之時。猶患奸民冒禁。攬越。况今至近相接。易致釁

戾之意。移咨禮部。詔令奉天將軍及府尹。并寧古塔將軍。查命。遂將安都立他

木奴之屯。寧古塔那去官兵之屯。拆毀房屋。通文館志

甲子。置茂山府於三峰坪。割富寧之北。會寧之西。以屬之。

肅宗壬辰。三十八年。烏刺總管穆克登來。白頭山定界。我國遣接伴使朴權。咸鏡監

司李善溥。往遇克登於三水府之蓮困。克登但與譯官金應憲。金慶門。同上。山

頂。至分水嶺。遂勒石爲記。

時朝廷遣叅判權尙遊。接伴穆使於西路。聞穆使由北道到中和。徑還。改以叅

判朴權爲接伴。同咸鏡監司李善溥。迎於厚州。克登等由興京邊開道。造十小

舟。出頭道溝。入鴨綠江。水陸并進。溯行十日。而至厚州相會。四日而至惠山。捨

舟登山。行九十餘里。道益險峻。使其副侍衛布蘇倫等及接伴使監司以下。由

徑路期會於茂山。自率通官家丁二十人。與朝鮮官六員。知路二人。齎十五日



糧。又行二百餘里。窮江源至白頭山頂潭水邊。刻石立碑曰。烏刺總管穆克登。奉旨查邊至此審視。西為鴨綠。東為土門。故於分水嶺山。勒石為記。仍從土門水道以下。約行三百里到茂山。又造四小舟。水陸從流下至慶興海口。還至慶源越江。由厚春乃去。通志文

克登帶畫師隨處繪畫山川。繕寫界域圖二本。一進皇帝。一進本國。又移文件使監司曰。鴨綠土門兩江。俱從白山發源。東西分流。原定江北為大國之境。江南為朝鮮之境。從土門源審視。流至數十里不見水痕。從石縫暗流至百里方現巨水。此無水之處。人不知邊界。所以往來越境。如何設立堅守。使人知有邊界。不敢相犯。你我兩邊無事云云。伴使監司。以或築土或聚石或樹柵。農隙起役之意。申復。通志文

顯宗癸丑。咸鏡監司南九南啓曰。在昔英廟復開六鎮。而其時藩胡之居在江內者。以離土徙去為悶。請仍居江內。永為不叛不貳之臣。其勢有難一時盡逐。挑其仇怨。故自朝廷。不得已築長城於江邊。而凡江之內地在長城之外者。割而與之。使藩胡居之。所謂車踰嶺外自茂山。北行一百二十餘里。歷政丞破吾達竹頓毛老東良洞老土部落等地。至江邊。始有介乙于施培地。于者胡酋之名。而施培者。胡語堡城也。至今有城基古迹。自介乙于施培。沿江東下。則歷歇然坪。加先利施都昆等地。一百數十餘里。始出於會寧農山堡。所謂歇然

坪等地。皆昔日胡人聚落之處。開野之廣濶。不及於介乙于施培。而土地沃饒。是天作輿。決不可棄而可守也。自三水沿鴨綠西下七十里。有厚州古地。古茂昌東

三百三十里。所謂厚州。未知設於何年廢於何時。而郊野之廣闊。田土之肥沃。大異於三甲。地形漸下。風氣頗溫。又異於三甲。霜降最晚。五穀皆熟。誠可居之地。且自咸興至別害。三水界幾四百餘里。自三水至別害。又四百餘里。則官府政令難及於四百里外。其間民人竄居山谷。有若鳥獸之難馴。且不無自中侵掠之患。而官家隔遠。不得赴愬。今若復置厚州。以為邊防。則長津江上下諸堡。并為革罷。而割咸興黃草嶺以西。三水李松嶺以南之地。合為一郡。而設邑於別害。則其在分境治民之道。實為合宜矣。或以為沿江之地。接近彼境。移鎮聚民之後。潛越之弊。有不可防。必有連續生事之患。此則又有不然者。今自會寧至慶興五邑治。及各鎮堡。皆在江邊。若以潛越為慮。而不可設置鎮堡云爾。則會寧等五邑治。鎮堡。皆可移入於內地。何獨此地之設鎮堡為不可而已哉。我太祖以東北面元帥。率步騎一萬五千。踰咸興之黃草嶺。自四郡江界等地。渡鴨綠江。往擊東寧府兀刺城。乃是太祖觸風霜冒鋒刃。跋涉建功之地也。況今外無暮夜竊發之虞。內有流徙願入之民。朝以下令。夕而可成。有復疆之美。無難守之慮。顧何憚而不為哉。山設邑請茂疏

北虜之為中國患久矣。以明朝言之也。先固勿論。俺答受封以前。明天子殆不



得安枕而臥。自封貢後至明末終無事。及至清人入燕。又以金帛啗之。婚媾結之。親王以下至于台吉等名色。羈縻之惴惴然。畏如乳虎。奉若驕子。此其形勢亦豈能長久無事。而自甲申至今殆百年。未聞北虜入圍北京。如明朝之事。無乃天地氣數。適值厭兵之會歟。北虜果猖獗不可制。則關外蒙古又必亂。然則遼瀋騷然。東國亦不能安矣。今乃百年晏如。絕無東北二邊之憂。此實吾東前古未有之幸會也。迂書

廢四郡

三國之末。平壤以北。悉為野人遊獵之所。高麗時徙南民而實之。自義州至陽德。徑築長城以固封疆。然不安其居。數為畔亂。至於用兵以討之。義州土豪張氏不遵朝命。太祖受命。聲教遠被。西北之民安生樂業。田野日闢。生齒日繁。義州張思吉願隸。上麾下。得與開國功臣之列。自後張氏無復反側。自義州至閔延沿江千里。建邑置守。以鴨綠江為界。廢四郡故事太宗十六年丙申。以甲山閔延村。距郡縣遠。割小薰豆以西。為閔延郡。屬平安道。勝輿地覽閔延東至茂昌多落仇非四十五里。南至慈城新路峴一百五里。西至虞芮下無路北六十五里。北至鴨綠江四里。

世宗十七年。陞為都護府。乃置鎮為僉節制使。

世宗十八年丙辰。以閔延府上無路堡。置萬戶。二十三年。以堡去閔延隔遠。聲援不及。割閔延之出哈孫梁。厚州甫山等地民戶。置茂昌縣。二十四年。陞為郡。

茂昌東至甲山磨。缺水一百六十里。南至慈城竹田峴八十八里。西至閔延所。缺梁一百三十三里。北至鴨綠江二里。

二十五年。以閔延府虞芮堡。初置萬戶距府遙隔。割本府榆坡趙明千小虞芮及慈城郡泰日等地民戶。置虞芮郡。為江界所管。

虞芮東至閔延下無路三十里。南至慈城務吉項五十里。西至江一里。北至趙明千二十三里。

世宗六年甲辰。以小浦里等八處居民。聚保時番江之獐項。樹柵防戍。十四年。婆豬江野人。殺掠人口而去。以其地與閔延江界相隔。不及相救。十五年。就兩邑中時番之慈。作里築城。置慈城郡。為江界所管。

慈城北距上土堡百二十里。地已勝上并輿端宗乙亥四月。平安道都體察使朴從愚啓。臣巡審江邊諸邑諸口子虞芮閔延茂昌。則本邑軍士甚少。故都節制使以南道軍士。臨時抄定往戍。有弊無益。

當并所屬諸堡革罷。其軍資義倉米穀。分給慈城江界之民。至秋各於其邑收納。江界乃後門巨鎮。且陳荒田地千餘結。古龜州乃賊略要衝。城基東西北三



面據險。城內多水泉。又有可畊之地數千餘結。若復置守令。因古基築城設關。則可與義州江界鼎足而峙。相為掎角。控制賊路。當以虞芮之民徙處江界。闔延茂昌之民。徙處龜州。限年復戶。朔州則判官獨在本邑。節制使冬則出居小朔州。把截賊路。夏則移戍寧口子。守護農民。而本邑之人牛載馬馱。踰越太嶺。以支供頓。漸至凋弊。宜革判官。使節制使仍在本邑。兼治軍民之事。實為便益。小朔州則無他賊路。但延平峴乃是賊路。故已築烟臺。以規賊變。且距昌城纔二十餘里。不必節制使防戍。惟仇寧口子江邊。賊來要路。若築石堡置萬戶。率朔州軍士。以嚴隄備。則小朔州之民得以安居力農矣。定寧則去甲子年。移置于義州方山之地。以定寧山里。批峴廣化。隔音洞所串。割屬義州。以義州柯原李松洞方山青水廣坪都領白呂子當乘。割屬定寧。然方山無可耕之地。故其人吏奴婢仍居古定寧。險阻九十里程。裹糧往來。受弊無窮。宜還古定寧。其相換土地。各還本邑。且方山石堡。道里適均。應援便宜。宜移青水萬戶於方山。以固防禦。其青水口子。則每當夏月。差權管守護農民。及冬入保方山城。廢四郡古

同事下

都統府議政府六曹判書以上。同議啓平安道江邊諸邑諸口子因革。并依都體察使所啓施行。其龜州四面疆域。令觀察使審定。令吏甚擇慈詳勤儉人。為守令。其新徙之民。限五年蠲免徭役。其所貸義倉之穀。三年後收納。龜州虞芮

之民徙居江界者。亦依此施行。從之。

閏六月。世祖受禪。後領相鄭麟趾。左相韓確。右相李思哲。議闔延茂昌虞芮

三邑人。願居慈城江界者。聽其餘。皆移龜城。人物多。則置邑。小則付朔州。待殷

阜置邑。右贊成李季麟。吏判鄭昌孫。右叅贊姜孟卿。議大臣審其利害。既已定

議。又因邑人上言。從而紛更。則恐有三年不成之弊。請一依前受教。已上廢郡四

革闔延茂昌。移其民于龜城。革虞芮。移其民于江界。空其地。并屬江界。勝與地

七月。諭平安道觀察使奇度曰。茂昌闔延居民一千五百餘口。今徙龜城。草莽

之地。念北土早寒。調護失宜。必至凍餒。茲遣副正金瓚。本邑守朴興堃。并授事

目。卿體此意。與之同心布置。務要安集。毋使一人失所。廢四郡

八月。戶曹啓。虞芮之民。新徙江界。畜牛者少。耕墾可慮。請以平安黃海道牧場

馬換牛。分與其民。且擇出舊居富戶正田。就於新徙人內。先給殘戶。許限三年

耕作。還與本主。其定田價。以可耕荒閑地。準計給付。從之。

十月。平安道都節制使啓。慈城上奉浦下奉浦兩堡。本以南道兵防戍。今照兵

曹關文。除南道兵。用本邑兵防戍。臣親審兩堡。乃賊路要衝。當時只設木柵。而

無城堡。况本邑兵本少。不可分戍。請南道兵仍舊防戍。且慈城境內如虛空橋

口子池寧貴口子及池寧貴洞源里堡防戍處多。本軍器糧餉所在。而無軍可

守者。誠為不可。臣以為虛空橋口子距邑城不遠。請將所管軍民。并移入邑城。



依金昌昏夜兩里例。只置烟臺候望。上命兵曹與政府同議。議曰。虛空橋直當賊路。只築烟臺候望。誠為不可。擇軍士中可任者。差權管率軍防戍。慈城郡事。委守本邑境內。諸處兵不足。則都節制使以前池寧貴以上赴防南道當番兵。宜抄定與本邑兵赴防。從之。廢四郡故事

平安道敬差官梁誠之。以閭延茂昌虞芮三邑地圖采進。又條道內便宜事件以啓。其一曰。今罷江邊三邑。慈城一郡。獨當賊衝。萬一野人自茂昌竹田峴而至。上奉浦。自豆加乙獻峴而至。下奉浦。自閭延新路峴而至。金昌洞。自虞芮新路洞而至。昏夜洞。自小甫里而至。虛空橋。則慈城之民。豈不殆哉。今於上下奉浦。金昌昏夜洞。新設木柵。然皆權管赴防。守禦疎闊。虛空橋。金昌洞。上奉浦等。姑置萬戶。以固邊備。臣見虛空橋東邊山崖。補設行城如築堤然。平時則由城上行。以通虞芮。有事則固守行城。以塞賊路。今撤虞芮。則虛空橋正當賊衝。請隳行城數十步。則雖無當關者。賊自不能飛渡矣。

五年乙卯正月。平安道都體察使啓曰。慈城郡人物鮮少。而分戍邑城及池寧。貴虛空橋三處。因病氣。每當入保。轉相傳染。多致隕命。江界境內。自上土至瓦洞。滿浦。田多陳荒。地廣人稀。請革慈城。而移其民於上土。滿浦。瓦洞。其前此徙居人。移置龜城鎮。并依新徙例。復戶免稅。已上廢四郡故事

革慈城郡。移其民於江界。空其地屬江界。勝與地

時議革慈城郡。其元居者屬江界。募徙者屬龜城。觀察使元孝然啓。請待秋移徙。至秋。江界府使洪興祚。又請待豐年移徙。民始聞待秋之議。皆預為遷居之計。不事農產。及聞待豐年之言。轉相告報。扶携流亡。觀察使曹孝門以為人心已搖。勢不可遏。若遷延時月之間。則逃散殆盡。倉庫軍器亦無所托。於是以便宜發義倉穀賑飢民。又將穀粟器仗。分輸于江界理山等邑。使民皆知必遷。以安其心。仍啓自為擅便之罪。

十月。上命堂上官以上議。諭書答之曰。既已委卿布置。先行後啓。事非得已。予不咎焉。卿宜益加盡心撫恤。勿令赤子飢饉流離。且慮或有逃入東八站地界者。卿令沿江州郡。嚴守道路。勿令逃越。廢四郡故事

庚辰二月。兵曹啓。平安道江邊。實多賊路。理山碧潼昌城等邑。雖已設鎮。而并屬內地他邑。故儻有倉猝。所屬諸邑。不及應援必矣。請以碧潼昌城理山為獨鎮。用內地諸邑人定鎮軍。輪番防戍。且今已革慈城。以上諸邑。故江界上土合排。實為賊路要害之地。請置口子萬戶。量抄南道兵防禦。從之。同上

慈城閭延茂昌虞芮等郡。在江界西北。逼在虜所。世祖朝。議棄其地而空之。其倉穀移置江界者。今尚數萬石。陳腐不堪食。中廟朝。野人來居閭延茂昌。命發兵驅逐之。又令西師。連年伐穀。俾絕侵占之患。今奴胡鷓張日甚。漸就近境。而恐其生釁。莫敢誰何。豈非可虞之甚乎。芝峰類說



中宗癸未。命兩界節度使。領兵驅逐閭延茂昌來居野人。撮事明宗甲子。皇朝有逆寇據居邊陲。皇帝命我國征之。朝議皆以為非張弼武莫可。弼武時為滿浦僉使。命為征西大將。弼武即以猛士百餘人。深入賊穴。設伏而敗之。生禽數百。送于皇朝。帝命鑄銀三斤。刻弼武姓名而歸之。名臣錄西海坪本我地。絕遠不能守。恐胡人來居滋蔓。故有時領兵驅逐。不從則擊之。土地肥饒。宜菜穀。胡人冒死來居。驅而復還。終不能絕。自江界入寇之路甚狹。僅容一足。上有絕壁。下有深川。名曰虛空橋。古慈城地明宗乙丑。節度使金德龍。遣虞候奉听等。入覘胡人有無。使之乘機逐捕。胡人預覺之。要於虛空橋。下石鼓譟。我軍驚散。頗損國威。德龍坐罷。朝廷欲報其耻。以金秀文為節度使。秀文宿將。有威望。銳意滅賊。宣祖戊辰五月。部分諸將。潛師夜行。掩胡不意。未曉至西海坪。將四面合攻。期以盡殲。會衛將江界府使張弼武性躁。未及合圍。而遽吹角進軍。胡人覺之大呼曰。高麗賊至矣。壯者乘暗多遁去。我軍盡燒其村。老穉女子皆死。秀文大喜奏捷。上嘉其功。加秀文陞正憲。後秀文聞壯胡皆逃。乃愧懼疽發背卒。石潭日記時弼武及前府使孔士儉。共討之。蕩覆巢穴。上將加重賞。大臣以為張孔已陞堂上。若加嘉善。官爵過重。宜賜鞍馬。名臣錄上從之。宣祖壬申八月。平安道節度使李大伸。使虞候李鵬。領五衛軍伐穀于海西坪。

焚廬舍還。我軍中胡箭者驚叫。一軍驚動。莫測胡兵多少。皆棄兵亂走。鵬已至前路聞亂。還檢後軍。而後衛將江界府使李善源。馳馬倒而墜。我軍尤驚。幾大敗。審視胡兵實單弱。不過十餘人。衆心稍定。我軍射胡。胡中箭走匿。鵬乃收軍。馳到東衛。日已曛矣。鵬令軍中結陳露宿。待旦回軍。善源固欲夜行。二人相爭。一軍莫適所從。或去或留。有一人大呼曰。李善源可斬。鵬乃執善源。將斬之。乃聽命駐軍。明日還師。京師聞兵敗。拿大伸。鵬善源等。輸之。皆奪爵為士伍。石潭日記光海己酉。採蔘華人四十餘名。潛入田子洞地方。行走權管洪仁成。領兵追捕。被華人打死。軍兵等亦被打傷。移咨鎮江。申明江禁。以絕弊患。肅廟朝。兵判南九萬。請於廢四郡。設置四鎮。已令差出邊將。大臣諫。柳尙運言其不便曰。此地橫亘數百里。樹木叢雜。道路阻絕。今若置鎮。則當伐木通道。反開賊路。且土地關則蔘貂之路絕矣。必多犯越之患。而重峯疊嶂。四塞不通。欲設烽燧。其路無由。皆不便之端也。九萬曰。北路貂蔘。出於三甲。而三甲設邑。已至累百年。其利不絕。今雖置四郡。豈至一朝斷絕乎。江邊往來路非一二。則賊來豈必由四郡乎。右相金賜胄。請先置二僉使。觀勢加設。遂命設茂昌慈城二鎮。寶鑑厚州土地平廣沃饒。百穀俱豐熟。廢棄可惜。且與江界廢四郡把守。隔溪相應。



若廢四郡復設。則此鎮不可廢。但自三甲諸鎮去咸興黃草嶺。不過三四日程。云若賊虜直由黃草嶺路。出於咸興之南。則咸興以北。至于六鎮。便為中斷。而不屬於我矣。良齋漫錄

西邊

鴨綠之西。狄江之東。土地平衍膏腴。名曰獐子曰圓直曰威化。謂之三島。大明初空曠其地。以別區域。世宗朝以來。本國設烟臺瞭望。後因獐子頻寇。掇其烟臺。嘉靖甲申。問遼東九連城馬頭山等處居民。利其沃腴。移住耕種。仍結義州邊民。往來賣買。自辛卯。中廟累咨遼東。乞令刷還。三島絕無烟火。但義州軍民。潛入湯站之地。誘引漢人。帶其物貨。轉賣圖利者。絡繹不絕。至使漢人出入於龍川鐵山諸郡。雜記官鴨綠江。一云馬訾。一云清河。一云龍灣。西距遼東都司五百六十里。其源出胡地白頭山南。流數百里。經咸鏡道甲山三水。過本道閭延茂昌虞芮慈城。至江界渭源地境。與禿魯江合。至楚山山羊會。與蒲州江源出建。合至阿耳堡。與童巾江合。楚山諸水經碧潼昌城小朔州。至義州北。於赤島東分三派。一南流。匯為九龍淵。名曰鴨綠江。一西流。為西江。一從中流。名曰小西江。至黔洞島。復合為一。至水青梁。又分二派。一西流。與狄江。在鴨綠西北合。一南為大江。繞威化島。至暗林

串西流。至彌勒堂。復與狄江合。為大總江。入于西海。勝覽地威化島地沃饒。民多耕墾。世祖辛巳。天順五年農民為建州衛野人所虜。自後官禁耕墾。勝覽地

中宗庚寅。五年遼東人民。潛住于薪島。令朴光榮呈文都司。乞行搜括。即差湯站指揮王瑀領軍以來。與我國義州牧使金瑚。龍川郡守許碾等。一時進兵。獲上國逃民男婦共六十及頭畜財產。攻事撮要辛卯。六年遼東人民。住種於威化等島。都司因吳世翰呈文。令本人等移於他處。仍咨本國知會。

癸巳。八年遼東人董禮等五百餘名。復來威化等島耕種。移咨都司。乞禁。即將本人等治罪。掇其家舍。仍回咨知會。乙未。三十年遼東人民。復來威化等島耕種。本國移咨。乞禁。都司三大人魯鐸。親來踏勘。折毀其家。斫伐其苗。盡括還于原籍。庚子。三十四年四月。遼東人民王中等。來義州造山坪耕種。都司因本國移咨。令湯站拿治其罪。

十月。遼東人民王賢等。又來造山坪居住。都司因本國移咨。拿治。所耕田土。盡行攤平。明宗元年丙午。遼東設新堡于九連城小北。名曰江沿臺。



庚戌年五不知名漢人等前來設陷坪耕種居住都司因押解官李應星呈文令

江沿臺堡指揮親到設陷坪燒其房室及治盜耕之罪

設陷坪已種之地田禾向熟都司因押解官金山海呈文差官拿治其罪令本

堡攤平田土仍筭付議政府知會

癸丑年八遼東廣鹿島人金斌等以薪島空閑可耕告准都司前來住種都司亦

令江沿臺堡移文義州勿令阻缺本缺將年湯站指揮公同本國人員搜括居

民等情備咨于都司都司即拿治金斌等瞞告之罪不許在島

甲寅年九草串胡人生聚漸多時潛抄邊民令北道節度使李思曾將兵討之焚

其巢穴事以上并攷

丙辰年十一旱荒遼東都司遣百戶二人求糧於我國要直抵京師義州牧使柳

仲郢以事無前例嚴辭拒之百戶當宴不肯飲酒仲郢令譯官問曰君輩在何

地曰東寧衛曰知東寧衛曾是我國人否曰知之曰然則故國一盃胡不見飲

二人相顧而笑稱謝懽然留數日厚待遣還西厓集碑

庚申年十五譯官洪熙潛往江沿臺堡賣買事發本堡移文義州使之轉啓拿問

處絞

九連城人民等來設陷坪造家耕種都司因本國咨文治本處官員及盜耕之

人回咨本國

壬戌年十七江沿臺堡以都司意移文義州其大要許民耕種石場谷但不許設

陷坪等處也本國移咨都司請於石場谷下端小河岸立碑使之區別都司即

令立石碑

宣祖六年癸酉秋廣寧總兵官李成樑建議於本國方山鎮越邊移設堡鎮本

處人民等前來甘倉洞地面樹立碑橛說稱移鎮之後俺等隨當住種等情本



碑於馬耳山下第一通溝。

甲申<sup>十七年</sup>遼東民復來造山坪耕種。差通事韓潤輔移咨禁治。

乙酉<sup>十八年</sup>遼東軍民告狀于都御史。移造山坪禁碑於夾江西岸。

丁亥<sup>二十年</sup>馬耳山軍民等來威化島造舍耕種。差通事李汝謹等往遼東爭辨。

蒙都司轉報巡按衙門。出碑禁約。駭人口折毀房屋。如有奸徒在彼住種者。將

爲首之人徑自解拿去云。

甲午<sup>二十七年</sup>遼東都司差舍人王國伯來說天朝軫念你國。倭若再來。千里外運

糧實難。察院及諸上司著俺來審鳴綠江迤西荒閑土。擬於明春起墾種穫。以

備日後征倭之費。

己亥<sup>三十年</sup>義州蘭子替子二島。每與遼東人相爭。萬曆乙未。分道楊錦許令本

國人分占耕種。有孫得春等。瞞告布政衙門。不許再行耕種。本國移咨布政。請

照舊耕種。將孫得春等擬罪。咨會本國。立碑封記。永爲遵守。

辛丑<sup>三十四年</sup>鎮江遊擊府。又禁革拋荒。以爲牧放之地。本國移咨布政及鎮江衙

門。再行踏勘。許令照舊耕種。

壬寅<sup>三十五年</sup>鎮江遊擊祖承訓。稱萬軍<sup>世</sup>分付。欲於蘭子島上立碑爲界。以爲牧

放之處。本國查明節年。咨會分守。轉詳撫院。兩院許令本國軍民。照舊耕種。緣

由移咨鎮江。仍差通事朴仁祥。賚咨遼東爭辨。

癸卯<sup>三十六年</sup>鎮江遊擊。以蘭子替子二島。原係本營牧馬草場。不許鮮民越界交

通。移咨來會本國。通查節年。禁耕立碑。緣由畫圖貽說。差通事朴仁祥。前去遼

東及鎮江。請令本國人照舊耕種。

甲辰<sup>三十七年</sup>遼東人孫得春等。又冒耕蘭替二島。遣通事朴仁祥。赴巡察衙門爭

辨。蒙本院詳允。將孫得春解國松等。擬徙五年。納銀贖罪。仍將本島。議歸朝鮮。

查照二十七年原立界限。桃苞大壕。立碑永守。

英宗辛亥。奉天將軍那蘇圖等。奏稱鳳凰城邊外陸路防汛。虎耳山等處。有草

阿鰓河二水。俱自邊內發源。至邊外蟒牛哨地方。匯流入于江。中有洲名江心

沱。沱西屬鳳凰城管轄。沱東係朝鮮界址。每有匪類。私乘小船。偷運米糧。虎耳

山陸路防汛。因河水阻隔。不能稽查。且界東連朝鮮。難以徧行緝捕。請於蟒牛

哨地方。設立小船四隻。三枚船二隻。將虎耳山防汛之官弁一員。兵丁二十名。

移住於此。立爲水路汛地。水凍後則撥回虎耳陸路。庶宵小之徒。可以斂迹。詔

曰。詢問該國有無未便之處。俟回奏定議。差金慶問。咨報禮部曰。昔太宗文皇

帝。慎封疆恤藩服。設柵之後。曠棄地界。不容人戶接留。康熙年間。寧古塔將軍。

乃於小邦北道慶源訓戎越境。添設留兵。至於結幕墾田。而因小邦陳咨。聖祖

仁皇帝特命撥毀。聖慮深遠。前後一揆。蓋兩河匯入之地。卽係小邦邊界。而小

邦邊民頑黠。乘便生姦。今若剏立水路防汛於至近之地。而中江市場。又卽其



傍則種種姦弊難保其必無小邦雖十分誦禁恐不能勝防而終必至於獲戾云云許詔仍遵其制

丙寅潘陽將軍達爾黨阿奏請退展樹柵許兵丁起墾及中江越邊蟒牛哨地方設汛之說喧藉道路義州府尹權一衡又報熊岳副都統西爾們來到中江越邊審視基址於是遣學等奏請停止詔命尙書班第前往查勘後諭以今據班第奏稱此汛理宜安設等語由此觀之欲設汛之處在原定界內與朝鮮邊界無涉矣惟是該國王世戴國恩甚屬恭順其安設此汛之處雖有江灘分界兩岸不過一二里如伊屬下人不能遵奉禁令以致得罪朕心有所不忍設汛一案特許停止通文館志

### 西北開市

高麗恭讓王三年以軍資少尹安魯生爲西北面察訪別監禁互市上國者初商賈之徒將牛馬金銀苧麻布潛往遼瀋賣買者甚衆國家雖禁之未有著令往來輿販絡繹於道魯生往斬其魁十餘人餘皆杖配水軍仍沒其貨且杖其官吏之不能禁遏者於是紀綱大行邊境肅然無復有犯禁者

太宗六年命置貿易所於鏡城慶源東北面都巡問使朴信上書言鏡城慶源地面不禁出入則或有闌出之患一於禁絕則野人以不得鹽鐵或生邊隙乞

於二郡置貿易所令彼人得來互市上從之惟鐵則只通水鐵

世宗朝送耕牛萬匹於遼東詳朝貢

宣祖壬申朴淳朝京留館日禮部主事問開市淳曰寡君無所貿易開市何爲白沙集已入使臣

宣祖癸巳十月本國請於鴨綠中江開市交易仍設場市政事撮要詳壬辰錄亂中時事

辛丑撫院因本國乞罷中江開市移咨本國曰邇因倭犯朝鮮暫議開市以濟軍需不過一時權宜之計況今倭奴業已退遯即將中江交易盡行停止

壬寅太監高洋移咨請復辭極嚴切更令義州官照舊買賣已上并攷事撮要

光海己酉乞革罷中江開市事移咨禮部許之已上并攷事撮要

仁祖丙戌二十二年因戶部咨照舊開中江市定以三月十五日九月十五日二次交易丁亥春市差官等將衙門文書要買馬一百五十四匹本國以馬非土產而

兵革之後加以疫弊不得應副咨會戶部其冬戶部又以三月九月妨民耕收議改於二八月時雖迫於咨請聽施其賣牛而但令以官辦牛鹽照例買換而已并不許私商隨往其後本國禁令漸弛而私商濫隨名之曰中江後市康熙庚午間遼鳳車戶十二人稱曰欄頭我行人往來卜物權其車脚脚價倍增而欄頭等益饒於財乃與關東貪吏締交爲利自願納稅於藩庫多輸貨物又專其後市之利而又於使行出入柵時灣上及松都商人等潛持銀



蓼混在夫馬之徒中。販物牟利。始而漸繁。終於燕還車脚。故令遲運。而先送使臣出柵。無所憚壓。然後任情買賣而歸。是則名之曰柵門後市。肅宗

庚辰。移咨禮部。革罷中江開市。而柵門後市。則至今猶行。并文獻備考

崇德間。丁丑講和之後。寧古塔烏喇兩處人。持戶部稟文。來貿農牛農器食鹽。是為會

寧開市。後以為例。逐年開市。子寅辰午申戌年。謂之單開市。丑卯巳未酉亥年。

謂之雙開市。北京禮部有派送頭戶咨文。畢市後。我國有完市咨文。公車牛一

百十四首。犁二千六百箇。釜五十五坐。待差官到來。差使員同地方官。并於客

館監市。其後巖丘賴達湖戶人。來易牛犁釜於慶源。是為慶源開市。後以為例。

慶源則間年開市。公市牛五十首。犁四十六箇。釜五十五坐。

仁祖戊寅。戶部咨會寧互市。府使鄭楹。令一小人來迎。及至城邊。閉門踰時放

入。又不曾收拾。延至九月後。交易云云。鄭楹革職。別定接待節目。通文館志

己酉。北道大飢。六鎮尤甚。請貨也。春餘穀。以救魚噉。

顯宗朝。李汝發為會寧府使。清人互市。來無定數。留無期限。汝發轉聞朝廷。移

咨北京。商胡毋過三百五十人。留住毋過二十日。遵行至今。藥泉集

順治間。會寧慶源交易來人。至五百九十四。馬牛騶一千一百四十四。芻糧供

億。民不能勘。咨請定式。禮部回咨寧古塔及厚春。交易人馬原無定數。厚春離

交易處所。止隔一河。早進交易。晚可回還。相應不議外。寧古塔人三百二十名

馬牛騶六百四十四隻。定數領往。章京一員。跟役五馬十五。分撥庫一員。跟役

三馬十。筆貼式一員。跟役二馬七。交易牛隻。犁鏵鹽釜等項。預先辦備。不過二

十日回還。以為定式。文獻備考

時差胡取捷徑。自東門入。汝發枷舌隸而責之曰。使大國差官。不由正路。是汝

之罪。罪當斬。差胡聞之。慚謝曰。此吾之過也。乞貸其死。前此差胡來者。作挈甚

多。汝發與之約。使不得無故出關。胡人不敢違。積弊始去。藥泉集

肅宗乙丑。十年。以牛疫益熾。數年之內。無望蕃息。三處開市。決難備待之意。具奏

禮部。議該國屢蒙皇恩。理宜益勤。乃稱牛疫。推諉成例。罰銀一萬兩。詔曰。本當

依議。姑免這一次。通文館志

庚午。十六年。領相權大運曰。自北路出來清馬。雖不合於內厰所用。而將士得以

騎之。此則不必嚴禁矣。上曰。予意亦然。北來清馬。勿禁。備局錄

丁丑。三十年。因歲荐飢。奏請自明春。中江市米。限數朔而止。秋亦許賣。詔許盛京

綏哈城。小姐廟貯米六萬石。運至中江貿易。

戊寅。吏部侍郎陶岱。運米三萬石。送到。一萬石賞給朝鮮。二萬石令其貿易。遣

叅判趙亨期接伴。

左侍郎運山東米。海運至中江。遣叅判申厚命接伴。又別遣右相崔錫鼎。致幣

慰勞。通文館志



英宗己卯慶源幼學蔡微殷上書以為開市禮單贈給之規逐年增加布為二萬三千匹穀為八千七百餘石朝家割給則只田米三百五十石牟二百石而專責民間每每白徵請從穩城例折半割給以紓目前之急又從義州例移市於外境以除日後之弊廟堂覆奏以北路開市之規雖與義州有異而既非自我任意可改之事且是百餘年之已行則今難變通而至於禮單割給與歛民多少令道臣狀聞稟處咸鏡監司李彝章奏開市之法本來嚴重留館若干日約定開市日子其日地方官與通官輩眼同開坐於市場始許彼此交易者此開市常規而近來該邑守令夤緣軍官通事輩私相交易未開市前賣買狼藉不可不嚴防矣上命此後守令犯私市者用潛商律又令道臣及御史詳定贈給條例仍成開市節目戊子更為釐正刊行

中國人

陳友諒子理襲僭號都武昌為王師所禽高皇帝命與明王珍子昇同徙高麗昇留松都理又移青陽理身長特出凡人之上自武昌率眾妾四十駿馬色白者四十四匹而來理死妾及馬一二年相繼死亡無餘云漫月錄明昇九歲見擒到我國昇母曾為皇太后者每夜祝手向天曰天平天平使我播遷專是蜀大臣之罪大臣與大明相通我兵專務拒東而引兵從西南而入

故遂至於亡耳

太宗朝王妃冠服自大明而來宮中不知翟衣被荷之法招昇母入宮指教昇之孫有屬錄事者庸劣莫甚許稠時為左相謂曰子之祖父為大蜀皇帝不幸而亡假令其時不亡至於子之身當亡矣至今明氏苗裔有居開城者成倪嘗見明王之像容貌端雅鬚髯如畫爪指不剪而長叢話陳理無子只有外孫成倪嘗從外孫曹某見所藏刺繡文錦想其時豪猾之遺物也叢話

金時讓判兵曹時關西陳姓人自稱陳理子孫願蠲軍役事下兵曹時讓謂同僚曰陳理無子此必詐也同僚皆曰陳理之無子吾輩所未聞時讓不敢獨執所聞遂以高皇帝陳理明昇等東來時不做兵不做民之詔措辭以啓命蠲其役時讓病退江村偶閱慵齋叢話有陳理無子之語乃上筭曰成倪立朝去陳理之事僅五六十年且與其外孫遊其無子宜得詳請查關西陳姓人以正詐欺朝廷之罪上從之兵判沈器遠曰李晬光牧洪州時有陳理子孫特高皇帝勅免其軍役載於芝峰類說請勿查上不聽或語時讓曰芝峰所見皇勅書天鳳某年吳王令旨子孫不做民不做官等款且有御寶御押可信時讓曰誅陳友諒時元順帝尚在燕都高麗臣服猶昔雖欲送陳理于高麗不可得也洪武五年恭愍王二十一年壬子中書省咨送陳友諒明昇家口令不做軍不做民間住



過活。天下大一統已五年。安有書林兒僭元吳王令旨詔勅。亦安有着押之理。

荷潭破

大元金氏。唐船荒

壬辰後。摠兵李如梅子孫。有留在我東者。名勉。來居江華萬壽山南麓小洞中。

稱其洞保明。英宗聞之。就其地特命建祠。祀如梅及其父寧遠伯成樑。祠有成樑小像。燕京求來者云。江華志

康世爵楚人。世為武將。三代死於兵。世爵父國泰。坐事謫遼。戊午深河之役。起

屬劉綬。票下。世爵年十七。潛隨深入虜地。父覺之。拊背曰。此何等地。而汝尚隨

我也。軍過牛毛嶺。綬軍敗。自燒死。國泰亦死。亂軍中。世爵投朝鮮軍。免被獲。後

又屬熊廷弼。廷弼被逮。虜陷瀋陽。世爵奔還遼。晝伏夜行。嘗夜陷深井。失其馬

步走。溺濠水中。賴善泅。得涉至鳳凰城。廣寧人劉光漢。素以義勇名。塞上推以

為城將。收散卒數百。同守鳳凰城。未幾兵潰。光漢戰死。世爵亡走朝鮮。渡鴨江

而東。即天啓五年乙丑也。涉無人地數百里。十日不火食。然卒無恙。遂遍遊關

西。踰鐵嶺北。居咸興。又北至會寧。定居官為區地而業之。世爵身長僅六尺餘。

目視有光。習於拳搏之術。便捷絕人。粗解相人及卜筮。多中。亦未嘗鬻技。豆滿

江北。即胡地。地多茅。鮮民嘗取以葺屋。世爵獨葺以藁。雖他茅亦不用。居東國

六十年。年八十四。將死。叙其族世及亂離事。遺其子。缺誠薄葬。且令諸子。不分

田產同室。以驛婢為妻。生二子。觀察使請贖為良人。昆崙集

施文用。壬辰天兵之逃在我國者云云。象村集詳

今上癸丑七月。傳曰。星州曾聞有明洞稱者。即壬辰東援中軍。施文用之洞

墟云爾。文用之父元濟。官兵部。力贊尙書石公東援之策。而文用積勞行間。

因作我國人。宣祖朝。授僉樞職。先朝贈亞卿。且有受教曰。俾施文用之

後孫。勿簽賤役。今豈可不思收錄之方。文用後裔。令道伯召見。

仁祖乙亥。宋相國文信公十六世孫文可。尚在楊子江邊。稱以漂風。來泊殷

栗。居恩津。有詩曰。流落腥塵萬事非。聖朝文物夢依稀。江南庾信平生恨。塞此

蘇郎幾日歸。三十年來風異響。八千里外月同輝。華音已變氈裘弊。誰識楊江

舊布衣。

倭國

倭奴自羅季為邊患。至麗末猖獗尤甚。無歲不侵。及我朝建國。慕華來款。實貪

關市。使者之來。名號甚多。有國王殿。崑山殿。大內殿。小仁殿。左武衛殿。右武衛

殿。京極殿。細川殿。山名殿。受圖書人。受職人。對馬島主之子。特送船。島主。任歲

遣船。國家定制。接應之。申氏寄憤

國王殿。國王。一號關白。亦謂之博陸侯。即丞相兼大將軍之職。受國事掌兵馬。



盛衰強弱更迭不常。姓源氏。唐僖宗乾符三年。其清和天皇賜皇子貞純姓源。源氏始此。申氏寄憤

關白之先系。出天皇源貞純始攝政。至源賴朝而益大。斥逐天皇。專權自恣。位居大將軍。海遊錄

國王殿在天皇宮西北。以其有天皇。故於其國中不敢稱王。只稱御所。自稱關白。取事先關後稱王。本國書稱曰崇禎丙子。倭使平智友來請改請大君。康熙己丑。關白源家善獻地於天皇為湯沐邑。天皇悅之。命復其王號。辛卯。倭使雨森東來。請依舊例稱王。己亥。又曰島主之言。復稱大君。通文館志

所謂天皇者。自開關以來。相傳至今。不預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殿供奉。國王尊之若天子。日三澡浴。拜天而已。

畠山殿。景泰六年。管提畠山修理大夫源義忠始遣使來朝。自成化十六年。遣使來朝。至嘉靖二十七年。其使昌虎首座來。以無符驗。令邊將開諭還送。三十一年。遣希周西堂來朝。以倭使三人一時出來。館穀大費。只許十人上京。撮要

大內殿。百濟亡。臨政太子入日本。泊于多多良浦。因以多多良為姓。為大內左京大夫。都于周防州。山陽自以系出百濟。與我最親。大將輝元之先。乃其從人也。臨政之裔。歷四十七世而絕。輝元先祖。代襲其土。習俗略與我國同。申氏寄憤

小仁殿。前在西海道筑源氏世主之。至源嘉賴。為國王所討。奔對馬島。居美女浦。嘉賴孫賴忠復舊王。奔對馬島時。約歲遣一二船來朝。還本土後。仍依巨酋例許侍。

左武衛殿。在國南王掌他國使臣支持諸事。宣德三年。左武衛源義淳始遣使來朝。自成化七年來朝。至嘉靖三十一年。又來。以其多詐偽之事。依常倭例待之。所持貨物。并令置江頭。待回去給付。

右武衛殿。自高麗及國初。嘗往來通書。今失其書。未詳其號。永樂七年。右武衛將軍九州府探題源道鎮遣使來朝。

京極殿。在島南山世掌刑政。天順三年。京兆尹源持清始遣使來朝。細川殿。在國西王源持之主。成化六年。細川古馬頭源持賢。持之弟遣使來朝。山名殿。在國西王天順三年。山名霜臺源教豐始遣使來朝。以上并攷

國王送使。則遣宣慰使。率通事迎送。畠山以下。謂之巨酋。諸大臣送使。則遣通事迎來。朝官護送。通文館志

萬曆己酉。畠山以下諸巨酋使皆革。崇禎己巳。宣慰使改稱接慰官。受圖書船副特送使。萬松院流芳院以酌菴平義真平秀三等。歲一送使來朝。

受文館志。蘇結菴於晴驪山下。受職人藤永正世伊所馬勒七平智吉平信時等五人。亂後有功。授上護軍副



護軍之職俱歲一來。

對馬島主歲遣船二十五隻。島主宗盛長之子宗熊萬歲遣船三隻。島主之侄宗盛氏歲遣一船。并通文

對馬島舊隸我鷄林。未知何時為倭人所據。島中分為八郡。土瘠民貧。以魚

鹽販賣為生。宗氏世為島主。其先宗慶死。子靈鑑嗣。靈鑑死。子貞茂嗣。貞茂

死。子貞盛嗣。貞盛死。子成職嗣。成職死。無嗣。島人立貞盛猶子貞國為島主。

貞國死。子枝盛嗣。南北有高山。皆名天神。南稱子神。北稱母神。家家以素饌

祭之。山之草木禽獸無敢犯者。罪人走入神堂。則亦不敢追捕。雜記

馬島土地磽瘠。五穀不生。惟種粟麥。人皆掘葛蕨根而食之。島主亦徵稅於

三浦。以資生。馬島居人受我官爵。拜護軍者歲一來朝。無慮五十餘隻。來則

留連數朔。又受格倭糧料。以養其妻子。慶尙下道米穀。太平耗於倭料。備話

差倭。舊無差倭之稱。自己西新定約條減船以後。如有別樣求請求買事。則別

送頭倭。持書契出來。朝廷以不付歲遣非約條斥之。至於被擄及漂人領來者。

亦約給糧饌而已。及至島主與調興相構之時。事見情形叵測。朝廷隨請曲從。

始開接待之例。正中其願。義成乃憑兼船事。巧作名目。頻數往來。不可禁止。其

費尤倍於送使時。遂為無窮之弊。通文

東平館在南部樂善坊。待日本諸國使。與地勝覽即

我國之待使也。若國王使臣來到。則上於正殿。二度接見。禮曹亦二度宴

饗。諸殿巨酋送使。及對馬島特送。則上於便殿。一度接見。禮曹二度宴饗。

常倭則禮曹一度宴饗而已。禮曹之饋倭使時。堂上三人皆被繡文禮服。禮

賓設宴。樂官奏樂。備話

倭館初在熊川。齊浦南門外。館待倭使之所。對馬島倭奴請內徙居館前海濱。

漸至滋蔓。中宗庚午。平倭寇。遂廢館。謝絕。焚其巢穴。不復許居。後因伏罪納

款。請通朝聘。復置館。與地勝覽

倭館舊在釜山。今移釜山之西草梁部。初朝廷為三浦倭戶。熊川齊浦東萊釜

設置齊浦釜山二處訓導。使之接待。庚午倭亂後。夷其廬舍。壬申納款後。只於

釜山館造館。以處其送使。及差倭。仍置訓導。與當該邊將。鈐束其行止。皆有定

處。使不得違越。康熙戊午。倭人以館地狹窄。船泊不便。請移於草梁。許之。通文

初顯宗壬子。倭請移館宇。不許。島酋差平成太。來聒攔出。至萊府。閱歲不還。

館縱其徒。攬越他邑之境。於是貽書島酋。責令重懲。同上

初丙辰。將新倭館。當費累千。倭譯金謹行朴再興等。借官貨一萬料。理得贏

六千餘。國無所費。倭人一年例送九使。供億不貲。謹行以館舍新造費鉅。諭

館倭。停其年送使。及至壬戌。信使行。援其例。停使。其後有事時。則以為例。通文

館倭停其年送使。及至壬戌。信使行。援其例。停使。其後有事時。則以為例。通文



倭館開市每月三旬之三日八日舊例只以三日開市一月三市萬曆庚戌添  
爲六市若倭人有請或物貨委積之時則別開市  
宣祖朝許和後始令開市於倭館大廳矣孝宗朝東萊府使尹文舉以大廳  
開市之規久廢不行申嚴信誓倭館等闌出露刃狀請朝廷遣譯官入島問之  
則代官互相推諉歸罪於醫倭久可者斬之籍其家云其後府使任義伯更申  
前約開市於大廳而如有未盡計數論價者則令商賈更入中大廳盡情論定  
卽爲罷出如前任意散入各房者論以潛商負債定爲七條約刻板遵行倭亦  
以禁條懸板館中云賣買之外不給價勿作假銀勿用輕重秤子勿賣軍器禁  
物凡十一條壬戌信使至馬島島主呈別單云戊申己酉年間筑前州豪民陰  
通貴國貿易禁物其黨數十皆磔死沒入家財其中多貴國書籍東國通鑑已  
刊行輿地志大典等書藏于官庫府使南益熏與館倭更申前約開市時散入  
各房者重罪路浮稅之負倭債謂與受同罪之意立石刻制札  
康熙辛酉朝家以爲京外務商之類日繁而頗有濫雜之弊以其中三十人爲  
數籍名其後買賣失利三十人幾盡廢業而無籍者有禁不得出入故貨路甚  
梗至戊子還罷其額數

倭館開市之初燕貨自本國流通於萊府與倭交販故市利頗盛近世以來  
倭國自長崎島通貨於南京之後所謂館市只存其名所販者不過朝夕所

需鹽米之類而已

舊例日本國書契內別幅所錄之物只土小所許有時所求之者大藏經而已  
其差來使副官船主侍奉等各私有進上隨其多少而量加酬賜未嘗有定  
規然而進上漸多國計滋耗弘治甲寅戶曹啓成廟令邊情論引以人臣  
無私獻之義其所私進一切不許其後七八年國使絕不來到辛酉歲周般西  
堂等出來國王別幅內始稱賣物然其數不多而本國於答書內不載許賣與  
否周般等亦不爭詰甲子國使二起并到其書契別幅亦有賣物而本國適因  
華使之來將二起倭使刻日送回答書略不論賣物之事至正德庚午三浦變  
後彌中來請和其所賚國王別幅改賣物之賣字作商字而名種甚多朝廷既  
不許和慮其有怨始許買其商物幾盡自此每行必別錄謂之商物稍不滿意  
則輒發詬怒冀使本國不得已強從遂爲無窮之弊攷事  
至於各倭所持私貨則其始只許開市令與商賈買賣而去後益繁滋商賈不  
能盡買每致載還多有怨恨朝廷又欲不失其歡心令以公價買之此又公買  
易之始也最初公買木綿以八升四尺兩端青絲者給之故倭人留以爲本  
以求其伴而勢不能終始如一其漸劣者至爲五升三十五尺差倭之來以此  
苦爭者無歲無之順治辛卯差倭以舊本爲准而盡數點退使我難於換給然  
後遂爲言曰島主筑前州無他資生之路願以其中三百同每疋作米十二斗



特許五年換給契卷相約。庚子差倭等更以木品復舊爲言。大肆咆喝。朝廷加許一百同通共四百同作米。合爲一萬六千石。公貿布數亦至於四萬七千疋之多。慶尙半道財力全委於接倭之需。春官志年例倭國入送使禮單人蔘三十斤十四兩。豹皮十六張。虎皮十二張。白綿紬三十疋。白苧布四十七疋。白木綿六十疋。黑麻布三十疋。黃毛筆四百四十五柄。通使禮單及別差倭人送回禮單不在此限太祖五年。金士衡南在。擊對馬島。

太祖朝降倭側六等來獻土物。上引見賜衣冠。六曰。聞殿下撫綏降者。不念舊惡。願請土而爲氓。上曰。降者非獨汝也。受降者非獨我也。天下皆是。汝去則不必追。來則不必拒。去就惟汝心耳。六感泣而退。寶鑑

世宗元年己亥。九節制征倭。宗朝世世宗朝始置三浦倭戶。熊川齊浦東萊釜山浦蔚山鹽浦麗季倭寇充斥。東西數千里。去海數百里。屠燒城郭。暴骨原野。以其沿海四面無置鎮防守處也。自太祖開國以後。於海港要害之處。皆置萬戶營。以水軍處置使領之。由是倭變稍息。其後倭亦作梗。世宗命三軍征對馬島。雖不得大捷。而倭亦畏威不敢肆。有倭數戶欲居三浦。世宗嘉其慕義而許之。許稠泣諫曰。倭奴乍臣乍叛。其心難測。豈可使鱗介之鄙。間我衣裳之人。後日生齒

漸繁。當爲國之巨害。臨卒亦再三陳啓。請未及盛而刷還之。當其時人皆以稠言爲尋常而不甚駭。至今三浦有蔓延難圖之弊。然後服其先見之明也。朝廷每諭島主刷還。而所刷者只三四戶。去而復還。漸耕我土。斑衣絡繹於邊圉。有時與吾民相鬪。潛往全羅道。面耗害人物。備齋叢話世宗癸亥。倭寇上國。又掠我濟州。上遣使責問馬島。島主獻首亂者。以功許

五十船歲至。眉叟記言宣祖丁亥。倭犯全羅道鹿島。萬戶李大元以孤軍逆戰于損竹島。絕援敗死。國人哀之。損竹島俗謂損大島。以方音呼竹爲大也。與落鳳坡同一讖也。芝峰類說

壬辰丁酉倭亂。宣祖朝丙午與復通和。錄入壬辰自壬辰兵革後。始許通貨開市。二十船歲至。使者來時許三船或二船。在二十

船約條之內。倭人無引文者。不由釜山來者。皆以盜論。眉叟記言癸甲之間。嶺南屯倭厭其久戍。多有投降者。金應瑞所招幾至百餘名。其首倭曰金尙義。尙義與其徒多立戰功。官至嘉善。此後三十年間降倭等。居于密陽等地。長子孫務耕種。名其里曰降倭村。其中無功者。分處西北。後從逆。適盡被誅。錄日仁祖丁卯對馬請赴援。入亂丁



己巳日本遣僧玄方對馬島平智廣等稱為別來泊釜山不受糧饌不示書契必以上京面達機事為言宣慰使鄭弘溟下去防塞不得朝廷姑許玄方上京玄方等乘轎上京侍從二人伴從十五人上以弘溟不禁乘轎拿取以李行遠代之既到京玄方等詣闕肅拜命饋酒賜禮物明日設迎慰宴于兵曹行七爵玄方請發兵赴援本國又請我國文人樂工及有道高僧一一防塞留一月辭歸禮賓設宴漢江接慰官又與之伴行國朝典謨

中宗庚午三浦倭變宗朝自是絕和後三年壬申更定約條許二十船歲至

明宗壬子癸丑倭賊漂到作亂乙卯明宗朝

乙卯倭變宗朝

明宗丁巳倭寇十餘艘來泊濟州境牧使閔應瑞下浦攻捕賊已遁去偏裨張弼武曰船遠風逆追之有悔應瑞不聽追及尾後一船有一倭潛泳水底躍入我船揮劍擊之我軍驚追奔迸落水死者甚多有一卒以長槍刺賊而斃之朝廷聞之拿推應瑞名臣錄

戊午巡邊使金秀文往慶尙道閱邊備挾倭通使一人俱行一日秀文密告從事官柳景深曰近日對馬島使者每來言做島為國家多設兵備捍禦外侮勤亦至矣而朝廷莫知其勞也今承廷議欲令軍官帶譯者往視之以驗其虛實

景深曰不可夷言難信假使有之亦自救不暇安能扞我且朝廷能制此虜賞罰之命乎罰之則不服賞之則難繼示弱取笑將焉用之必無遺之秀文服其見遂以其言啓寢不遺憲西匡集大碑

時玄方等至京請通貢上國助兵平遼且請勿減公買木花等事并不許上以鄭弘溟凡事不能善處動於恐嚇之言徑先私見乘轎事亦不禁止以啓無前之事取侮小醜虧損國體命拿推改宣慰使為接慰官以李行遠代送壬申對馬島主平義成與其副官平調興相構頗有浮言遣倭譯崔義吉以探之調興即調信之孫與義成讎怨日久

時玄方託關白之命來乞本朝圖得公買調興因以陷義成於江戶而條列其交際間所失十三事義成計無所出會關白請見馬上才朝廷許令洪喜男率都監別隊金貞張孝仁等以往既至關白親問喜男以兩人之事調興則以構誣主將之罪竄絕域玄方則以矯制國書流中道因罷其副官通文館志

丙子亂後日本文書始書年號錄入丙子孝宗壬辰年間倭人請得書籍及禮記藥物諸件李厚源以為關係乘輿物者不可輕許只宜考證家禮助給深衣幅巾等彼雖夷虜既與交好則不可押侮宜用誠禮請往來文書無復胡寫所送物件無復苦窳而本曹與戶曹即同其看審又令東萊府官更加審察以防中間奸偽上允之因為令式尤庵集完南論狀



肅宗癸酉對馬島以鬱陵島事相詰。入諸島

肅宗乙酉倭人請倭供公作木以米代給。問議于大臣。領府事尹趾完以為。臣於昔年奉使日本。還到馬島。乘船之後。見通事倭頗伶俐。問曰。此絕島無生穀之土。汝輩何以生活。對曰。未得朝鮮米穀之前。民之生子者。不忍見其長而餓死。輒皆投水。今則生子皆舉。島中因此繁盛。小人等名雖日本人。實則無異朝鮮之邊民云云。公作米許給事。論以國計。大段誤着。而自孝廟朝以後。既開此路。不曾堅塞者。豈無深意哉。彼人之請得此米與否。便係生子舉不舉之間。抵死固爭。勢所必至。如或轉至難處之境。而終不得不許。則不免重損國體。毋寧依崔錫鼎議。限年許施。因以後勿更請之意。嚴加約束為宜。上令姑限五年。以米許給。備局

肅宗己丑。倭人以對馬島主兒子彥千代兒名圖書成給事來請。上議于廟堂。諸議皆以為。曾前倭人兒名圖書許給者二次。不許者亦二次。仁祖朝彥三彥滿。則有功劳。故以特恩許給。而有後勿為例之教。厥後右京次郎。則既為島主之後。追請其兒名圖書。朝廷之所以不許者。事理明正。渠不敢更請。今此彥千代圖書亦不可輕許。金鎮圭尤峻塞。以為。即今嶺南民力已竭於接待倭人。又輕許圖書。加出一船。則耗費不貲。終不可許云云。至壬辰。島主書契出來。又懇請之。朝廷不得已許之。備局

倭國本都太利。而國號太利。至今國人自言為和。人呼我國曰韓。稱兩邦必曰和韓。世傳梁武改名太利曰野馬臺。蓋譯之訛者。後徙筑前州。復請山城州號和京。海遊

黑齒者。東海蠻夷之國。在滄海東渤海外。亦曰日本之倭。秦始皇時。徐市與童男女五百人。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為黑齒別種。前有桓武者。謂之桓武天皇。長子孫傳其世。月十五日以前。齋戒禮天。不預朝聘討伐。凡出令之事。有關白主之。其令於國中。稱明教。關白。其貴臣執國命者也。眉叟

上古有神人。以一劍一璽一鏡。降于日向州。自立為天皇。有曰神武天皇者。與周幽王同時。七世至孝靈天皇。秦始皇遣徐市入海。居于紀伊州。其子福享年一百八十。死為熊野山守神。隋大業中。倭皇通使書云。日出處天子。致書于日沒處天子。唐咸亨初。倭人改號日本。明太祖遣趙秩。賜書諭王良懷。奉表稱臣。成祖遣趙居任。賜王冠服。令十年一貢。又命都御使俞士吉。賜印章封為日本王。命其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為文勒石云云。而皆其臣假作名號。詐稱納款云。海遊

後漢書曰。徐福入海。止夷澶州。韓文所謂海外夷澶之州是也。按夷澶二州名。今倭國南海道。有紀伊州淡州。淡與澶音相近。疑是夷澶州也。姜沆聞見錄云。倭人謂夷勢之熱田山。紀伊之熊野山。駿河之富士山。為三神山。芝峰



黑齒古無姓氏。至齊梁時。山成州主允恭者。始稱姓氏。藤氏最先。平源氏次之。桓武子孫。為平氏源氏云。三姓皆大而源氏最盛。源賴朝父祖以上。多貴臣。關白將軍者。有賴親者。生賴光。賴義。光生義家。義家生為義。為義生義朝。義朝生賴朝。賴朝生賴家。實朝。十三世有道義。號鹿松院者也。道義三世有義成。義成生義政。大明成化間。稱國王者也。楓巖

國中平源橘藤四姓為巨族。互相竊據。為關白。天王之長子娶於其族。次子以下不娶。女子削髮為尼。以為其尊無比。不可為人配也。國王殿之子娶諸大臣之家。申氏

大內殿。以其先世出自我國。向慕之誠。異於尋常。遍考前史。未知出處。但新羅殊異傳云。東海濱有人。夫曰迎鳥。妻曰細鳥。一日迎鳥采藻海濱。忽漂至日本國。小島為主。細鳥尋其夫。又漂至其國。立為妃。是時新羅日月無光。日者奏曰。迎鳥細鳥。日月之精。今去日本。故有斯怪。王遣使求二人。迎鳥曰。我到此天也。乃以細鳥所織絹。付送使者曰。以此祭天可矣。遂命祭天。所曰迎日。仍置縣。是新羅阿達王四年也。大內之先。恐或出此。雜筆苑

其俗信鬼神。事浮屠。男子削鬚髮。婦女禿髮。男女皆服襖子。貴人漆齒。婦人亦漆齒。故曰黑齒之夷。跣足赤頂。膝行匍匐為恭。無拜禮。性善淫。巧奇技。貨物與南夷雜種。通商賈為利。通國輕死。好擊刺。薩摩風俗。最强暴。好殺。眉叟

倭人生十歲。學刀學弓。學四書周易古文。唐詩通鑑。雖學而文理不通。以病終為辱。以戰亡為榮。平日教子弟曰。十歲百歲皆同一死。寧為殺賊而死。不可退縮。而生短衣短袖。跣足剃頭。長刀短匕。自守於身。其守國也。高山為城。開池為河。寇至則食糧者上城守禦。無糧者戮盡不顧。其戰取也。自兵自糧。將後兵先。善明伏兵之計。不識詐敗之機。多張旗旛。以厭敵氣。一兵十旗者。有異粧服色。以驚敵心。牛頭鬼面者。有之。勝則大驅不顧。敗則喪膽亂奔。勝不思敗。不思復長於陸戰。惟知亂後。短於水戰。不識火攻。將無定數之兵。兵無隔月之糧。空國出兵。不知襲後之禍。負重遠戰。不思待勞之兵。善行賂金反間之術。勝則奪之。善結同死之盟。得則忘之。兼以假和詐盟。以破敵國。善築城圍。以陷敵國。假仁仗義。貪婪無厭。法無大小。毫罪斬首。最懼急攻。惟善緩戰。急則措手不及。緩則從容。養威。薩摩及關東之人。剛直而善戰。京洛畿內之人。柔奸而善謀。敵寡則氣倍。敵眾則自危。有戰無陣。有殺無制。虛張形勢。以使驚兵。能戰者僅半。其船廣面尖底。難以搖動。小有輕動。掀擺欲覆。難走難立。甚易攻也。講堯舜文武秦皇漢高項羽。何平韓良莊周。故凡衣服言語。皆浮虛無實。未戰皆能浮言。臨陣各自寒心。未戰皆能舍生。臨戰各自圖生。關白每陣則送金買和。屯兵十里。夜築土寨。候兵安將息。而後暮夜築城。築高寨。以觀敵兵虛實。而高堤鳥銃以攻城下穿井。以掘城脚。使敵城陷。或買黃金。以買內應。或出奸謀。以善取。一得則



奪其金以戮其人。其兵臨陣之時。一醉則氣倍忘生。日月錄許儀日本之南水路數月程。有國曰仇羅婆。其國有一道。曰伎利但者。其方言事天也。有偈十二章。其道排三教如仇敵。凡處心行事不違於天。而各畫天尊之像。奉而事之。日本自古崇奉釋氏。至伎利但之教入日本。擯釋氏以為妖。向者平

野談

行長。尊此道云。於于其國在天之東南。風氣極溫。冬無冰雪。十一月如我國七八月。雖或有雪。隳地即消。地雖大而無名山大川。風土物產。不如我國。但有大山鎮其東。名曰扶。山以障大海。而形勢不足遊覽。其國六十六州。圻內五道。曰山城。太和。河內。和泉。攝津。東海道。十五州。曰常陸。武藏。安房。上總。下總。伊豆。駿河。遠江。三河。甲斐。二河。祇摩。伊勢。迷長。常摩。西河道。九州。曰筑前。筑後。豐前。肥前。肥後。日香。恭石。陸摩。南海道。六州。曰伊紀。炎。洛。河。波。贊。岐。伊。豫。上。佐。北。陸。道。七州。曰若。佐。越前。越中。越後。加。賀。能。登。佐。渡。東。山。道。七州。曰近。江。美。濃。飛。彈。信。濃。上。野。陸。島。出羽。山。陽。道。八州。曰攝。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山。陰。道。八州。曰但馬。固。幡。石。見。出。雲。丹。後。伯。岐。丹。波。隱。岐。海。曲。道。有。三。曰。伊。岐。多。藝。對。馬。此。外。又。有。永。良。部。平。一。戶。島。五。島。等。地。方。申氏寄憤黑齒七道。六十州。六百一十一縣。東極陸奧。西盡肥前。四千一百五十里。南極紀伊。北至若狹。八百八十里。三步為間。六十間為町。町置吏。以町計田。其田一百

二十八萬一千九百四十町。以町出兵。

黑齒三大都。其一山城州。最舊遠。自允恭以先不可知。其地沃饒。據河海之衝。舟車輻湊。街衢通達。其二大板。據河阻海。一曰難波。雉堞如山。引河為壕。可謂金城湯池。此秀吉西道云。其三江戶。沃野千里。險阻四塞。真天府之地。北至陸奧。西至山城州。皆千餘里。為三道之上腴。國中諸酋長用兵爭強。互相吞噬。滅而源氏獨長。久屢百年。非特智謀使然。地利之固也。

陸奧之外。蝦夷。蝦夷之外。野人界。泥濘。四百里。一岐以東。皆童山。草木不生。白山無人。居一千四百里。自馬島至赤關。其間三大海。淡路。東南海道。大陸。諸州。皆有小洋海環之。赤關。五百里。大板。大板。東七百里。岡崎。有金絕河。河廣十里。其北富士山。黑齒鎮山。至巔。八十里。其上有泓。盛夏有雪。駿河州者。家康舊都。據巖阻絕險。百里有小田原。北條所據。負固不服。秀吉伐而并之。二百里。江戶據其巖阻。六鄉。黑田之會。家康始都駿河。後遷武藏。源氏三遷至此。我出使。水陸四千里。至江戶。

金絕河。舊傳朝鮮使嘗有以所餽金銀。投之北河。河上人慕而名之。海遊錄倭與朝鮮隔五大海。名四千里。若逢大小汛風。五六日可至。自釜山越一大河。即馬島。自馬島東。越一海。則一歧島。盡日可渡。南距平戶島。稍近一歧。而風浪甚惡。西距豐碕。陸行二日。船行便風。一日。櫓行二日。自豐碕西距海面。只半日。



風自一歧越一海得長山大關市即長門州之下關也又越一海即伊預州之

長崎方舍舟登陸至大津城倭記

釜山永嘉臺下發船至左須奈浦四百八里

島七府中浦一歧島四百八里藍浦三百五里鰐浦三十里鴨瀨一百九十里對馬

室隅一百一十上關五十里津和一百一十鎌刈八里赤間關二百四十里向浦一百一十

下津二百一十牛血一百一十津又一百一十路海一百一十童室一百一十津以一百一十後東一百一十所經一百一十後地一百一十○

石三十一兵庫五十里攝津五十里大板城一百一十皆白而童室一百一十津以一百一十後東一百一十所經一百一十後地一百一十○

京三十一里三十一所居五十里攝津五十里大板城一百一十皆白而童室一百一十津以一百一十後東一百一十所經一百一十後地一百一十○

里三十一所居五十里攝津五十里大板城一百一十皆白而童室一百一十津以一百一十後東一百一十所經一百一十後地一百一十○

我國使行自赤間關以後皆傍岸而行如我國西南海少有波濤則船路之艱

甚於涉洋若自一歧島抵筑前州渡一浦抵長門州登陸由山陰山陽道可以

直入倭京而必向浦鎌刈室津等水路踰越重溟透回以行者其意可知文獻

自漢武滅朝鮮倭使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歷晉宋皆遣使而其行必由我國

故倭屬帶方郡歷百濟南海北行達于帶方而不以異境而路梗蓋與百濟相

結也故百濟六百五十年倭寇史無一見焉至梁武時倭欽明天皇始通江南

遂不復由我國行焉

倭之窃發寇抄者自五島得東南風至三島經宿過仙山島直抵古今島加里

浦等處自對馬島得東南風至蓮花欲智兩島之間經宿直抵南海彌助項防

踏等處此其倭賊入寇全羅之熟路而所謂蓮花欲智政與慶尙右水營烟臺

通望無碍故五島之賊過三島仙山而犯古今島常出於不虞馬島之賊過蓮

花欲智而犯南海等處者常為我覺惟是自一帆便到白沙集防下

日本在我國之東橫亘之勢與我東海相直對馬島首接釜山尾對巨濟等地

隨風緊緩或泊嶺南或泊湖南何嘗有常處也以壬辰始下釜山故專以釜山

為受敵之常處則乙卯之鹿島靈巖何為南寇落帆之所耶備局

倭俗以清明後至五月為大汛清且積後方多東北重陽後至十月為小汛重陽後風亦有東北來者

其寇朝鮮中國必乘此時

古今天下未有虐民而不亡者獨倭奴督民耕穫悉取其穀農民終不得一粒

米粟只喫芋菁糠覈自其中世已然蓋不知為幾百年暴虐無道古今所無自

古至今其民終不敢叛蓋其一將所食殆近五十萬或百萬石盡取國中驍勇

者為兵廩料至厚强悍者盡為兵殘弱者盡為農農不敢與兵為敵故也此其

無天理極矣而相沿為俗終不可破誠可異也迂書



倭有五民。農商工兵僧也。蓋其立國規模恰似嬴秦。殘酷刻毒。不超過之。自關白以下。至于諸將倭。皆是世襲者。而全不識字。唯僧倭識字。然僧倭主文書者。食祿帶虛銜而已。不得專權用事。罪無大小。皆斬而無絞。以下刑。政事極簡。其意全如秦家焚書意思。未知最初無此事者。果竊政斯故智乎。抑與之暗合乎。不謂千年東海之外。乃有一秦。其亦異哉。書

倭為我國患。自羅麗已然。麗末尤甚。大抵九州逋倭所為。自太祖登極。倭患頓息。此已奇異之甚。而三百餘年。只有明宗朝三浦之役。秀吉壬辰之事而已。自壬辰後。源氏至今相傳。必其國中無亂逆。故逋逃之類。不敢復侵我國。此亦倭國近古所無之事也。倭性如燦火。殆無百年無事之理。而乃能太平如是之久。以此觀之。我國之受天祐。實非羅麗之比也。書

補新羅昔于老僨倭使。言早晚以汝王為鹽奴。王妃為爨婢。此戲而侮之也。于老以是為倭所焚。而于老之妻又焚殺倭使。以復讎。羅人之易倭如是。日本神應之二十二年。新羅兵入明石浦。距大板纔百里。日本乞和解兵。刑白馬以盟。胡元大舉。僅至一岐島。而卒大敗。歷代深入。取勝於倭者。惟新羅而已。申景濬

補韓久菴百謙。論東海無潮。以人身血脈為比。非也。夫潮隨天而轉。進退隨月盛衰。此不易之論也。倭國地原從靺鞨黑龍江外。一支迤東南。接乎蝦夷。蝦夷者。倭之北境也。北接胡地。遮攔東南海口。倭地東西長。一岐對馬。與我國對峙。

為海門。中間作一大湖。潮本東南來。故礙阻不上。固也。此何等顯見目前。而古今言議無一人覷破。可異也。儻說

### 通信使

洪武修初好。詳壬辰倭亂

太宗己丑。副司直朴和。使日本拘留。欲釣貨賂。政府因倭使還。移書諭之。翌年遣還。東閣雜記

太宗朝。朴安信。奉使日本。一行賴以安全。

世宗癸亥。通信使卞仲文。書狀申叔舟。自發暨還。凡九箇月。前此通信使之行。

未有若此之完且速。仲文有老母。及其還。賜宴于家。以寵之。東閣雜記

世祖庚辰。大司成安處儉。校理李觀。使日本。溺海中。科譜

文宗辛未。校理李觀。以書狀官溺沒於海中。科譜

乙亥。成宗朝。通信使李亨元。金訢。至對馬島而回。詳壬辰倭亂

時曹偉。加定文士。

成宗朝。鄭誠。謹奉使。

宣祖戊子。橘康廣。來請通信。詳壬辰錄

庚寅。遣黃允吉。金誠一。許箴。通信。詳壬辰錄



在前奉使日本者。鄭夢周。申叔舟。最為倭奴所服。至今稱之不容口。至是允吉誠一。同使日本時。倭酋桀驁。事多不測。允吉畏怯。每事依違。而誠一性剛。守正不少撓。倭人甚敬憚。芝峰類說

丙子。家康請和乞通信。

丁未。遣通信使。僉知呂祐吉。校理慶暹。佐郎丁好寬。後以通信為嫌。改稱回答使。書狀改稱從事官。芝峰類說

光海癸丑。對馬島酋平義智。屢通書契言。關白源家康。乞由朝鮮通貢上國。辭意叵測。遣朴弘耆。奏聞天朝。時家康既滅平秀賴。要請信使。使數至邊。

丁巳。乃遣吳允謙。朴淳。李景稷。回答。兼探情形。奏聞。

時允謙將還。封置餘米一房。關白別贈之物。及受允謙筆蹟者。用白金贖行。不啻累千。珍玩奇瓌。錯落眩耀。并置之對馬島。以一袖置袖中。及渡島山投海中。從事李景稷。見允謙投袖曰。吾性愛劍。求一寶刀以來。何顏持此而歸乎。即解刀投之海。馬島以允謙所置銀貨。輸送東萊。使傳送使臣處。府使啓聞。光海命用於都監之役。譯官將往取。問于景稷曰。取來之時。何以為辭。景稷曰。以我為已死。譯官又問允謙。允謙答曰。以使臣直受為言。勿言國家之取用。聞者歎服。

檄年譜倭贈遺累千金。欲受萬端。景稷舉却之。日供米甚優。一行例用為市易。景稷一

切禁之。既發。庭積如山。殊俗欽服。金尙憲以詩勞之曰。陸賈黃金鄙滿車。狀行

仁祖甲子。倭酋家康。攻事撮要傳位其子家光。遣僧玄昉。來聘東萊。請脩世

好。遣鄭豈。姜弘重。辛啓榮等。回答。仍刷還俘口。

乙丑。豈回。日本查還被虜人一百四十一名。關白言欲盡查送。以其人等已生

長子孫。不能析居。攻事撮要

丙子。對馬島酋平義成。奉書禮曹曰。向我大君受禪之日。耑使雖來。先大君薨

後。倍加泰平。請通信使。

遂遣任統。金世濂。黃辰。致賀。貽書執政。責還俘口。通文館志

是行。復稱通信使。春官志

時。仁烈王后喪期未盡。馬島差倭平成春來告曰。我國素忌白色。一行員役。以白衣笠作行。則必有責於島主。信使之以玉色衣冠。見島主。黑色見大君。雖嚴不敢請。幸使員役。權着黑色。禮曹啓以喪服雖不可為人變制。國法邊不舉哀。宋制國恤。邊地服三日而除。以此觀之。使於他國者。當以權宜變其服矣。同上

任統回。其執政藤原正盛。覆書曰。所請生口。先皆刷還無遺。通文館志

癸未。日本刷送被擄男女十四名。島酋平義成。貽書洪喜男。以為大君年將四十。始得一子。貴國宜有賀使。日光山家康廟後。新剏社堂。家康為朝鮮殲滅秀



吉和好誠信。必有送物留迹。咨報兵部。回咨內奉旨。朝鮮日本。誼屬隣邦。王可

參酌行之。遂遣尹順之。趙綱。申濡。通信。

初萬曆丙辰。家康死葬於日光山。號東照大權現。丙子。任統等到江戶。關白家

光以和好事。成於其祖為言。而強請焚香。使臣不得已往焉。至是因馬島倭

請。御筆及詩篇。鍾爐大藏經等物。上書賜日光精界彰孝道場。八大字。命

詞臣李明漢等八人。各製詩一首。且鑄鍾爐燈籠。令馬島傳送。大藏經則不許。

以上并通文館志

孝宗乙未。關白源家綱新立。遣趙珩。俞瑒。南龍翼。致賀。大猷院家光之廟堂。亦

在日光山。權現堂西。是行。因其請。自。上書給靈山法界崇孝淨院。八大字。命

詞臣製文致祭。兼贈樂器十一種。同上

時島主義成。別為營建於萬松院之後。因乞香火之資。如萬松之例。趙珩等還

次馬島。義成強請行宴於所謂權現堂者。欲為口實。顯有日後煩請之狀。使臣

累日固拒。終不聽許。

肅宗壬戌。關白源綱吉。新立請賀。遣尹趾完。李彥綱。朴慶後等通信。

儼有院家綱之廟也。日本初以權現焚香儼有致奠為請。時使臣未及陛辭。島

倭更以關白尚不省謁。他國未可先奠之意。據其執政書來告。故停之。自此廢

革。上

通信時有致祭日光山之典。故有文臣讀祝官一員。奉祝香而行。車天輅嘗應

選。與彼中酬唱。其後百餘年。至是始罷賜祭。故不曰讀祝。而曰製述官。俾管一

行文事。海游錄

時趾完等入倭京。館於秀吉願刹。趾完奮曰。秀吉是我百世讐。爾敢館我於讐

人堂耶。即趣駕出。及歸。凡倭供奉奇袤珍瓊。一無留眄。只取雙白鷗。入我境。又

放之。倭人久而敬慕。逢我人。必問其起居。東山小碑

趾完痛馬島倭多擅犯約條者。令首譯朴再興。以計恐之。若將至江戶。倭乞益急。

申約束。倭果大讐乞哀。再興言。上使威如虎狼。吾不敢言。行近江戶。倭乞益急。

始白而寢之。還到馬島。趾完盛威儀。跪諸倭於前。數其罪而責之。諸倭叩首曰。

死罪死罪。後不敢犯。遂嚴立條。揭之萊館。同上

辛卯。關白源家宣。新立請賀。遣趙泰億。任守幹。李邦彥等通信。通文館志

己亥。關白源吉宗。新立請遣賀使。遣洪致中。黃濬。李明彥等通信。咨報禮部。回

咨內奉旨。朝鮮國差往日本國使人回來時。內中有明白曉事者。揀選一人。於

進年貢同來。朕問地方情形云。同上○海游錄作

大佛寺在倭京南五里。使行歸時。必宴享於此。致中等答曰。吾聞大佛寺。乃秀

吉之願堂。此賊乃吾邦百年之讐。義不共天。况可飲酣於此地乎。倭人屢請。不



許曰吾所以決不入寺門者義不忘讐也。卽關白聞之必不能屈人於非義。須以此稟於江都而處之。吾輩越萬里重溟視死生如秋毫。雖十易寒暑無難留也。倭京尹出其家藏日本年代記印本一册。使示曰。此乃國中秘史。其中某朝某年重建大佛寺者。在源家光立爲關白之歲。則平源之不相好。貴國之所知。秀吉子孫無遺類。豈有築寺而崇奉之理。足以破願堂之訛矣。正副使以爲。旣知是寺爲源氏之所建。則歷受暫時之餉。事理無妨。許之。明彥獨以爲不可。稱病直出淀城。海游錄

時使留江戶。明彥因幕裨發告。搜譯官裝物。權興式橐中。得人蓼十二斤銀子一千一百五十兩黃金二十四兩。吳萬昌人蓼一斤。兩人具鎖枷。始使臣以蓼貨潛商犯十兩以上。直爲處斬之意。筵中得請。還至對馬島。以境上處斬之意封啓於先來狀。興式飲藥自殺。同上

英宗丁卯。關白源吉宗年老退休。其子家重新立請賀使。遣洪啓禧。南泰耆。曹命采等通信。行到鰐浦失火。禮單物種多致燬失。改辦新件。傳于倭館。飛船入

送。通文館志癸未。關白源家重退休。其子家治新立請賀使。遣趙曦。李仁培。金相翊通信。

甲申。通信使回到大板城。馬島通詞倭刺殺大丘將校崔天宗。使行淹留。責諭償命。通文館志

琉球國

高麗辛昌時。琉球國中山王察度。聞高麗將伐對馬島。遣玉之奉表歸我。被倭

賊虜掠人口獻方物。來到順天府。高麗遣金允厚金仁用。報于琉球國。

太祖丁丑。琉球國遣使來聘。春官志

世宗己酉。漂到人。唐荒船世祖丁亥。給琉球木綿一萬疋。綿紬五十疋。梁誠之上疏極論之。後倭人屢引

以爲例。訥齋集

成宗丁酉。琉球國使臣到國。上接見于慶會樓下。使臣退館謂通事曰。我到

貴國。見三壯觀。通事問其故。使臣曰。慶會樓石柱一也。領相鄭公昌孫風標俊逸。

鬚髯過腹二也。禮賓正每宴快瀉無限。大鍾無難色三也。時李叔文爲禮賓副

正。朋友聞之。絕倒。備齋雜記

時朴元宗爲僮使。詳朴元宗卽世祖時事

琉球獻異木。宗入故事

崔溥漂海到北京。時琉球使正議大夫程鵬等來寓後館。其從者陳善蔡賽王

忠等。將餅饌來饋。溥感其恩。卽盛糧以與之。善揮手却之曰。我國王二十年前

差我父送貴國。大爲大人見愛。常想恩情。今得與公相見。得非幸乎。漂海錄



中宗庚寅。漂到濟州。唐船入荒。宣祖庚寅。琉球國人漂到本國。差官押送遼東。以備奏知轉解。

辛卯。琉球世子尙寧。報倭聲息。詳壬辰錄

丙申。賀至使閔汝慶。賚到琉球國咨。為敦隣好酬厚恩事節。該生同覆載。地隔南北。雖無由會晤一堂。實馳思於肝膈。此情此義。令人激切。萬曆十八年。本國所屬要宇等。進運米布。漂到貴轄津隘。查審琉球人民。優恤甚厚。解送遼東。轉詣京師。復還故土。舉國臣僚。頌繕功德而已。顯具後開絹匹珍藏。恭託使者。帶回獻上。以伸葑菲微誠云。

庚子春。使臣韓德遠。回自京師。齎到琉球國中山王尙寧咨。為歷修聘問。以答厚恩事。長史鄭道等。詣京修貢。交貴使之在京者。轉到微情。所屬七島山來報。關白於二十六年七月初六身死。尤為貴國深幸。仍將土物夏布芭蕉布各二十疋。排草二十斤送來。日錄

丙午四月。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尙寧。移咨為申酬厚儀事。關酋肆逆。神人共憤。天亡驕虜。海宇騰歡。矧今天朝神武大振。貴國威靈更張。餘孽既行。勤滅。凡爾醜虜。莫不喪魂落魄。日後豈復有如匪茹之關酋者哉。問或逆萌。敝國職在藩封。誼屬友邦。自將猷念。共分遙偵。預探馳奏。天朝轉左右以聞。幸無遠慮云云。仍將綿絹二十端。黃石絹花文絹各十端。土扇二百把送來。攷事

癸卯冬至使宋駿。自北京賚來。至是附送回咨及回禮物件於冬至使李尙信之行。

光海己酉。琉球國中山王移咨曰。敝邦與貴國。雖有風馬牛之隔也。然自同稱臣于天朝。視之則共在覆載之內。以心相照。以神相馳。屢蒙厚賜。歲問不絕。敝邦何脩得此。于下執事哉。敝邦邇年。荷天朝頒賜冠服。襲封王爵。始能與貴國締兄弟之雅。同藩天朝。為股肱臣子。自今以往。請結永盟。貴國為兄。敝邦為弟。以弟兄而仰事天朝。歡睦聘問。願與天長地久之耳。仍將各色布絹建扇等送來。同上

光海壬子。琉球國人馬喜富等八名。漂到濟州。給衣糧。順付賀至使趙存性。押解奏聞。仍具咨琉球國知會。

仁祖戊辰。琉球國中山王尙豐。因我國赴京使。遞送咨文禮幣。言及繼序承基。且謝該國漂人林子政等解還事。順付回咨禮幣。

仁祖末年。琉球太子。漂到濟州。為守官所害。是後遂絕焉。春官志

太子臨刑詩曰。堯語難明桀服身。臨刑何暇訴蒼旻。三良入穴人誰贖。二子乘舟賊不仁。骨暴沙場纏有草。魂歸故國吊無親。朝天館下滔滔水。長帶餘悲咽萬春。

自東萊之釜山浦至對馬島之都伊沙只。四十里船越浦。十九里一歧島之風本浦。



四十里毛都伊浦五里肥前州之上松浦十三里惠羅武十六里大島一百四度九浦  
三十里輿輪島十五里琉球國島十五里合五百四十五里以我國里數計則五千四  
百三十里國東海諸

燃藜室記述別集卷之十八終

### 燃藜室記述別集卷之十九

#### 歷代典故

##### 檀君朝鮮

檀君諱王儉。舊史檀君記云：有神人降太白山，今寧邊檀木下。國人立為君。時唐堯戊辰歲也。至商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山，今香化九月山本名闕山。以訛為九月山也。阿斯達九月方九也。為神。三韓達者方言月也。阿斯達九月方九也。為神。三韓元年。教民編髮蓋首。處之制自此始。居東史。檀君命彭吳治國內山川。以奠民居。本記通覽牛首州。今春有彭吳碑。按漢書食貨志云：彭吳穿濊貊朝鮮。彭吳乃漢人而非檀君之臣也。江華縣西摩利山頂有塹星壇。世傳檀君祭天壇。傳燈山有三郎城。世傳檀君命三子而築之。高麗地。是為前朝鮮。始有國號。勝覽地。朝鮮音潮仙。因水為名。又云鮮明也。地在東表。日先明故名。山海經：朝鮮在列陽。註：列水名。楊雄方言：朝鮮，洌水之間。張華曰：朝鮮有泉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



生子扶婁是為東扶餘王。至禹會諸侯於塗山。檀君遣扶婁朝焉。三韓古記夏

一說扶婁避箕子立國於扶餘。號北扶餘。後徙迦葉原。號東扶餘。

文化九月山有三聖祠。祀桓因。桓君。檀君三人。

舊史檀君降太白山檀木下。今考三國遺事載古記之說云。昔有桓因。帝釋

庶子桓雄。受天符印三箇。率徒三千降太白山頂神檀樹下。謂之神市。是謂

桓雄。天王也。將風伯雨師雲師。在世理化。時有一熊。常祈于神。願化為人。

雄遺靈艾一炷。蒜二十枚。熊食之。三七日得女身。每於檀樹下。呪願有孕。雄

乃假化而婚之。生子曰檀君。以唐堯庚寅歲。都平壤。御國一千五百年。周武

王己卯封箕子於朝鮮。檀君乃移於唐藏京。後隱阿斯達山為神。壽一千九

百八歲。以此言之。降太白山檀樹下者。非檀君也。第其說妖誕鄙濫。初不足以

誑閭閻之兒童。作史者其可全信此言。且唐堯以後歷年之數。中國史書及

邵氏經世書。可考而知也。自唐堯庚寅至武王己卯。僅一千二百二十年。然

則所謂御國一千五百年。壽一千九百八歲。其誣不亦甚乎。

檀君墓在江東縣西三里。周四百十尺。一在縣北

古記云。檀君與堯同日而立。歷虞夏至商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山為神。

享年一千四十有八。當時文籍不傳。其真偽不得而考。至今傳襲以古記為

記。徐居正以為當堯之時。人文昭宣。至于夏商。世漸澆薄。人君享國久長者。

不過四五十年。人壽上壽百年。安有檀君獨壽千百年以享一國乎。知其說

之誣也。又云。檀君遣子扶婁。朝禹於塗山。其說無據。若檀君享國久長。扶婁

往會塗山。則雖我國文籍不備。中國之書。豈無一語及之乎。檀君相傳享國

之數千四十八年者。無疑矣。筆苑雜記。歷代兒覽。曰。武丁八年。當為甲子。

互乙未及一千九百八十八年。參洪武丙子。吉昌君權近。奉使朝京。太祖命題檀君詩。近應制曰。聞說鴻荒日。檀君降樹邊。傳世不知幾。歷年曾過千。蓋言其傳世歷年之久也。

或曰。解夫婁母。非西岬河伯女也。輯話

遺事云。檀君與河伯女要親產子。曰夫婁。其言妖異尤甚。其後解慕漱。又私

河伯女產朱蒙。設令河伯女。果是神鬼而非人。又何以前嫁檀君。後私慕漱

乎。同上

檀君曾孫東扶餘王帶素。為高句麗大武王所殺。大武王即當漢光武之世。

則自檀君子解夫婁至帶素。不過三世。自武丁至光武。恰為一千三百三十

九年。恐無是理。兒覽

檀君氏之後。有解夫婁禱於鯤淵。得金蛙。以貌類金蛙。命曰金蛙。金蛙恍優淳

水之女。感日影照身。生朱蒙。朱蒙少子曰溫祚。朱蒙溫祚為句麗百濟之祖。皆



本於檀君氏。肩叟記言檀君之疆域無可考。而箕子代檀君。其提封半是遼地。則檀君之世亦當然矣。安鼎福綱目北扶餘在遼東北千餘里。蓋檀氏世衰。子孫北遷。而舊疆因入箕封矣。

### 箕子朝鮮

箕子諱胥餘。殷太師紂之諸父。始封於箕。鄭玄曰箕在圻內

柳州箕子碑曰。箕子名須。史記評林服虔曰。箕子紂之庶兄。涵虛子。乃以箕

子為紂之庶兄。微子之弟。必以服虔之語為證。而其為失實甚矣。楓岩輯話

西伯崩。子發立。是為武王。既克商。釋箕子囚。訪道于箕子。箕子乃陳洪範。元年

己卯。箕子不忍周之釋己。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封之。而不臣也。尚書洪範註通鑑外

錄記合。朝鮮在安東國之東。古肅慎氏之地。武王封箕子為諸侯。以奉殷祀。為中國

藩邦。明永樂間道士涵虛子所纂天運紹統

古書多稱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有若錫命受封者然。舊史承其繆。實有悖於

箕子自靖之義。洪範傳曰。因以封之。鄭康成曰。不忍周之釋己。嫌苟免也。此

為得之。所謂因以封之者。如項羽聞陳餘在南皮。因以封之之類。楓岩輯話

箕子率中國五千人入朝鮮。其詩書禮樂醫巫陰陽卜筮之流。百工技藝皆從而往焉。故曰半萬殷人渡遼水是也。天運紹統

申翊聖經世補編曰。戊子。箕子率中國人入朝鮮云。戊子。即周成王三年。箕

子之避入朝鮮。必在武王克商之初。何待殷亡後十年耶。同上

箕子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

相盜者沒入為其家奴婢。欲自贖。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

漢書。箕子至朝鮮。言語不能通。譯而知之。教以詩書。使知中國禮樂之制。父子君臣

之道始行。五常之禮始備。教以百工技藝。醫巫陰陽卜筮之術始有焉。以禮義

田蠶制八條之教。而化之。逾年而民自化。相殺者以穀償。相傷者以穀償。盜者

男沒為奴。女沒為婢。不三年。人皆向化。崇尚信義。而篤儒術。釀成中國之風。可

謂聖化。教以勿尚兵鬪。謂一日之亂。十年不定。生民塗炭。不能安其業。故以德

服強暴。隣國皆慕其義。而相親之。為中國之藩邦。故歷代親信於中國。受封爵

朝貢不絕。禮義之道不缺。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國各代之制。故曰詩書禮樂之

邦仁義之國也。而箕子始之也。天運紹統

涵虛子論。與漢書略同。深悉我東國風俗。歷代諸史及國朝渾一誌所論。紕

繆無據。皆出於所聞之誤耳。筆苑雜記



箕子東封之初欲設八條之教而風土有別得國之所尊者然後可以行國人

舉王受兢薦之命為士師

平壤內城外城世傳箕子時所築然世代絕遠未知是否箕子宮遺基在正陽

門外有箕子井勝輿地

井田在外城內遺跡宛然詳田

樂志箕子施八條之教以興禮俗朝野無事人民歡悅以大同江比黃河作歌

頌禱之輿地勝覽永

世傳箕子見鮮俗强悍以柳樹性柔悉令民家種柳故平壤一名柳京云五句

孔子以文王箕子并列于易象又稱為三仁則箕子之德不可得以贊也思昔

禹之平水土也天錫洪範彝倫叙矣然其說未嘗一見於虞夏之書歷千餘年

至箕子而始發向非箕子為武王陳之則洛書天人之學後之人從何而知之

箕子武王之師也武王不以封於他方而于我朝鮮朝鮮之人朝夕親炙君子

得聞大道之要小人得蒙至治之德其化至於道不拾遺此豈非天厚東方界

之仁賢以惠斯民而非人之所能及也耶下季良所撰

周成王三十三年戊午箕子薨在位四十年壽九十三

箕子墓在平壤府北兔山上

史記微子世家註索隱曰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塚又按大明一統志云

蒙縣無箕子墓山東布政司古迹條云平壤城外有箕子墓未知杜說何所

考據豈傳聞之訛耶楓岩

實宇記箕子墓在蒙縣水經註在薄城所謂蒙薄即北亳清統志在歸德府商

邱縣

是為後朝鮮傳四十一代至箕準輿地

漢書曰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貊句麗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

唐書溫彥博曰遼東本箕子國遼金史曰遼東廣寧皆箕子封地續文獻通

考曰咸平路箕子封地唐書裴矩曰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為朝鮮一

崇仁殿詳諸

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而燕侯僭稱王欲略地朝鮮朝鮮侯亦自稱王欲

興兵拒擊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止使禮西說燕燕乃不攻魏

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邊取地二千餘里至潘汗為界朝鮮遂

弱同上

燕破東胡却地千里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綱

一統志遼東名宦亦載箕子盛京志瀋陽奉天府義州廣寧之界皆云朝鮮

界到遼地太平為箕子提封而箕子又都平壤丸都邑之地多定國中則吳



氏溲所謂遼河以東漢水以北皆箕氏地者然矣。至後孫常燕之末失西界千餘里以滿潘汗為界。即漢志遼東郡東部屬縣潘汗也。於是而遼地入中國。括地志曰朝鮮高句麗濊貊東沃沮五國之地。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東至大海。西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國。六百里。北至靺鞨國。千四百里。按此亦可以傍考。綱安鼎福

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投準準乃置之於西界及漢以盧縮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溟水而居及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胡服東渡溟水詣準降說準求居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為博士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中國亡命聚眾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而至求入宿衛遂攻準準與滿戰兵敗將其左右宮人浮海南走居金馬山自號馬韓王其親屬留在本國者因冒姓韓氏。魏書同文廣考

準既南奔數傳為溫祚所滅。詳見下箕子封朝鮮在周武己卯至後王準漢高丙午衛滿侵之浮海而南其都平壤者八百七十八年也準移都金馬郡是為馬韓歷四郡二府之時至百濟溫祚王二十六年戊辰而亡亦百四十餘年矣金富軾三國史但書百濟王襲馬韓取之不明言箕氏世系當時亦必無可考者矣。筆苑雜記○同文廣

二十九年南至武

康王箕準南遷

天使許國到平壤問箕子於周武王何年受封來此乎遠接使不能對從事

官奇大升以能攷古事自許取史記兩漢書輿地勝覽東國通鑑等書叅攷

移日竟不知受封之年蓋通鑑外紀曰武王元年己卯封箕子於朝鮮而不

臣也。雜記史記既曰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又曰箕子朝周過殷墟感而作麥秀之

歌噫武王既不臣之矣箕子乃自甘為臣而作朝覲之行哉其誣聖賢甚矣。楓

話輯

左傳僖公十五年秦穆公曰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箕子若不

朝周何得預知朝政在外藩雖有言中土人又何以知之。僊

涵虛子曰箕子之後自周亡至後漢千餘年為公孫康所篡箕子之統緒失傳

焉今考公孫康所篡者無據。筆苑

箕子之後為公孫康所篡云者乃因通典曰朝鮮歷千餘年至漢高帝時滅

武帝元狩中開其地置樂浪郡至後漢末為公孫康所有此與史漢所紀略

同何嘗有公孫康篡箕子後之云哉。楓

廣寧漢時遼東遼城北五里有箕子井傍有箕子廟有箕子戴冠塑像嘉靖

間為兵火所燒。漫錄



馬韓末。有孱孫三人。曰親。其後為韓氏。曰平。為奇氏。曰諒。入龍岡烏石山。其後為鮮于氏。韻書曰。鮮于。子姓。周封箕子于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氏以鮮于。綱目稱箕子封於朝鮮。其子食采於于。因姓鮮于。趙孟頫贈鮮于樞詩曰。箕子之後多髯翁。鮮于之為箕子後。不既明矣乎。洪武間。有鮮于京者。為中領別將。其七代孫寔。自秦泉來居殿側。遂以寔為箕子後。揭殿號曰崇仁。拜寔為殿監。子孫世受云。仁殿沙集崇

平壤大同江東岸。有長榆林。擁路左右。橫亘十里。世傳箕子使民種植。以備救荒。

箕子之東來也。封為子爵。後孫朝鮮侯。見燕稱王。亦自稱王。欲伐燕以尊周。大夫禮諫而止。蓋前此已為侯國。而朝鮮之稱王。自此始矣。及後孫驕虐。燕攻其西。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為界。朝鮮始弱。然則其始封之界。實與燕接近。今長城外遼潘之地。皆域內也。所謂滿潘汗。不知何指。而燕東無許多地。意滿者。今之滿洲。潘恐潘之誤。說

衛滿朝鮮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為置吏築彰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屬燕。燕王盧縮反。入

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魑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儉。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江而此沮水當作鴨綠江

漢惠帝元年丁未。滿誘逐朝鮮王箕準。自立為王。國號朝鮮。都平壤。歷代兒覽

考曰起漢高帝丙午

其地西北限滿潘汗。又侵降其傍小邑。真番臨屯。今東北塞外及北道嶺東之地是也。西渡大海。通青齊。南至漢水。接三韓。

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壅闕不通。元封二年壬申。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下史同記

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出城擊。楊僕軍敗遁山中。十餘日。稍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願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疑其為變。



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引歸。山還報。天子誅山。

左將軍破沮水上軍。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兩將不相能。天子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左將軍言樓船數期不會。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以爲然。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戰益急。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

元封三年癸酉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儉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遂定朝鮮爲四郡。封參爲濼清侯。陰爲荻苴侯。啖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左將軍彘坐爭功相嫉。棄市。樓船將軍僕當誅贖爲庶人。并史記衛滿起漢高丙午。至武帝癸酉。傳三世。凡八十八年。

### 濊國

濊。一作穢。濊。又名藥國。又名鐵國。卽今江陵府。

今江陵府東。有濊時所築古城遺址。新羅南解王時。溟州人耕田。得濊王印。獻之。溟州。卽江陵。

東瀛。濊國都。三國音移漢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濊君南閭等叛朝鮮。詣遼東內附。口二十八萬人降。以其地爲滄海郡。三年罷郡。漢書

南閭及右渠內屬。後漢書

濊北與高句麗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麗。本皆朝鮮之地。元封三年。定朝鮮。以濊地爲臨屯郡。後漢書

新羅北界溟州。古濊國。賈耽古志

建武中。封其渠帥爲縣侯。歲時朝貢。貂布果下馬之屬。其俗頗同句麗。而人性愚慤。少嗜慾。有廉耻。衣服異製。不婚同姓。不寶珠玉。有侵犯邑落者。責出生口牛馬。高句麗累發其兵。侵漢遼東。又從漢兵。南侵羅濟焉。同文考

相傳扶餘王印文曰濊王之印。又扶餘長老自稱亡人。豈扶餘南閭遺種耶。同上東國古記。扶餘國在玄菟北。古濊國。其印文曰濊王之印。國有古城曰濊城。南閭乃扶餘君。而非在於朝鮮界內者也。

### 貊國



貊國都。在今春川府北十三里昭陽江北始末不可攷。

新羅善德王六年丁酉置牛首州。

高麗史地理志曰。春州本貊國。春州爲今之春川。商書武成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孟子大貉小貉。貉音貉。北方夷狄之國。北方地寒。五穀不生。惟黍生之蚤熟。當武王之時。箕子未封朝鮮。而已有貊國。孟子之時。箕子子孫當守朝鮮。安有貊國介於其間哉。高麗地志又曰。溟州本濊國。溟州卽今之江陵府。韻會曰。濊。貊。東夷國名。漢武記濊君南閩註曰。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大海。竊疑濊。貊。本爲一國而互稱之也。況春之距江陵不遠。春在嶺西。江在嶺東。地志亦謂高麗時。春屬交州道。江屬東界。分和州溟州爲朔方。則以溟州爲朔方。爲可疑也。筆苑雜記

東沃沮

北沃沮附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音合馬大山之東。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西狹南北長。可折方千里。北與挹婁扶餘。南與濊貊接。戶可五千。無大君長。邑落各有酋帥。其

言語頗同句麗。後漢魏書

東沃沮。今咸鏡道地。東史綱目

漢初。衛滿王朝鮮時。沃沮屬焉。武帝元封二年。分朝鮮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被夷貊所侵。徙郡遼東界句麗西北地。今所謂玄菟故府也。沃沮還屬樂浪郡。漢以道里遼遠。在單大嶺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嶺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

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爲使者領之。又有大加統。責其租稅。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爲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強勇。少牛馬。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婚家迎之。長養以爲婦。至成人更還女家。女家責錢。錢畢乃復還婿。其葬用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纔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爲數。又有瓦甕。置米其中。懸之於槨戶邊。母丘儉討高句麗。王優位居。東川奔沃沮。遂進兵擊之。沃沮邑落皆破。斬首虜



三千餘級。王奔北沃沮。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岩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

王頎別遣追討。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外復有人域否。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漂風數十日。東至一島上。言語不通。其俗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有一國。純女無男。又說曾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如常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泊海岸。有一人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其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云。己上并同文廣考

至高句麗太祖王四年丙辰。爲所滅。

志一統

蓋馬大山。在平壤西。其東卽東沃沮。志一統平壤古蹟。隋帝伐高麗。左十二軍出蓋馬等道。會于鴨綠水西。註蓋馬屬玄菟郡。有蓋馬大山。漢書玄菟郡西蓋馬縣。有馬訾水。唐書以馬訾水爲鴨綠江。高麗林彥九城記。東至于海。南至干長定二州。西北介于蓋馬山。九城今屬咸鏡道。其西北係女真地面。非平壤之境。又隋師出蓋馬道。會鴨綠水西。則此山疑在鴨綠江外西北界。高句麗盛時。跨有遼河。此山在境內。輿地勝覽三韓會土記。本國山脈。自蒙羅骨嶺。爲長嶺山。爲頭里山。爲頭白山。爲蓋馬山。其下爲東沃沮。又云蓋馬山脈。回爲鐵嶺。其西南脈爲劔池山。爲松嶽云。今咸

鏡平安兩道之間。嶺脊連亘數百里者。卽蓋馬山也。以林彥記觀之。所謂九城。皆在今咸鏡南道。而長定二州。今合爲定平府也。九城之地。不過三百里。而西北介于蓋馬山。則此可知矣。以玄菟郡有蓋馬大山。及西蓋馬縣。有馬訾水。觀之。玄菟本東沃沮地。而今咸鏡道蓋馬山西北之水。爲鴨綠上流。則此又可知矣。隋煬帝伐高句麗時。左右各十二軍。出扶餘樂浪沃沮蓋馬等道。其時渡遼者。唯九軍。其餘則元不渡遼矣。其所謂出某道者。部分諸軍士出於其道也。非謂經過其道。而後會於鴨綠水西也。果如勝覽之說。則樂浪沃沮道。亦當在於鴨綠之西可乎。隨錄蓋馬大山。未知卽今何山。後漢書及通典云。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林彥九城記。九城地方三百里。西北介于蓋馬山。沃沮九城。今之咸鏡道。則所謂蓋馬山。爲今平安咸鏡兩道之界。大嶺連亘者無疑矣。一統志所載朝鮮山川。謂蓋馬山。在平壤城西。其東卽沃沮國。勝覽因此載蓋馬山於平壤古蹟下。恐爲謬矣。楓岩輯話

漢四郡二府

元封三年癸酉。分朝鮮地爲四郡。曰真番臨菑玄菟樂浪。至昭帝時。以四郡遐遠罷之。移置於遼東爲二郡。曰遼東玄菟。其後漢賜東夷諸國衣幘鼓吹伎樂。



皆從玄菟郡受去。廣文考

昭帝始元五年己亥。以平那玄菟等郡為平州都督府。以臨屯樂浪等郡為東

部都尉府。漢書○都督之名始於李唐此云都督府恐是記者之誤

所謂平那即眞番而平州都督府即玄菟郡也。以地形論之。昭帝置二府時。

既以樂浪臨屯并為東部都尉府。則今平壤以東江陵以西地固已相接。本

府介居其間而密邇平壤。又安得為漢時平州府乎。隨錄

昭帝元鳳元年辛丑。以玄菟為夷貊所侵。徙都於高句麗西北。改築城。又改二

府為二郡。自單大嶺以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嶺東七縣

置樂浪東部都尉。漢書

韓百謙曰。玄菟移設後。單大嶺以東悉屬樂浪。境土廣遠。分嶺東七縣置樂

浪東部都尉。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嶺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侯。東曠不

耐蠶台華麗邪頭昧前莫夫租等七縣是也。

樂浪郡本朝鮮地。郡治在朝鮮縣。即今平壤。領二十五縣。漢志。距洛陽東北五

千里。

樂浪領二十五縣。後漢志。昭帝以境土廣遠。分嶺東七縣置東部都尉。光武建

武六年。罷都尉官。并棄嶺東地。悉封其渠帥為縣侯。歲時詣郡朝賀。郡距洛陽

東北五千里。領縣十八。蓋嶺東七縣棄之。故數不及班志也。晉志。樂浪郡漢置。

領六縣。蓋有省併之異。及夷貊所侵奪。故其數不及。兩漢資治通鑑。晉愍帝建

興元年。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乙弗相攻連年。統尋歸慕容廆。則樂

浪之地。蓋以此時入麗矣。又云。廆置樂浪郡。以統為太守。則此別置遼東。而冒

稱舊號。若後世遙領之。例非漢故郡也。其地在漢武初開之時。則為今兩西及

漢北之地。昭帝以後。舊玄菟所治。今咸鏡道。臨屯所治。今嶺東。并於樂浪。光武

以後。棄嶺東七縣。薩水以北。亦入于麗。漢魏之際。又分置帶方郡。樂浪郡為麗

有。至于張統。迫于句麗。投身慕容氏。樂浪之號。因以廢矣。東史綱目

玄菟郡治。或云在今咸興。治東沃沮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高句麗縣西北。

領三縣。漢志。距洛陽東北四千里。

玄菟。東方九夷是也。漢武元封三年。滅朝鮮。定四郡。以東沃沮地為玄菟郡。後

漢書沃沮傳。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為玄菟。後為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麗西

北。濊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眞番。以併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高麗。據此則

玄菟郡治。初在沃沮。而後徙句麗矣。漢志。玄菟郡領三縣。後漢志。玄菟郡在洛

陽東北四千里。領六城。以史考之。自漢至魏。雖被句麗侵掠。而為中國之地。至

晉時。遼東玄菟屬慕容氏。與句麗侵奪。晉孝武大元十年。句麗陷遼東玄菟。慕

容農來復二郡。安帝義熙元年。燕王熙來攻遼東郡不克而還。則二郡陷入句

麗在此時矣。盛京志云。玄菟郡多在盛京東北及永吉州界內。此說得矣。而又



以海城復州鳳凰城等地皆以為漢玄菟郡。然則遼東十八縣將何處開列耶。蓋樂浪玄菟之名當西晉之間。或僑置於今遼地者。而後人不復辨焉。遂以為實而然耶。玄菟之地。晉氏亡入唐後。為渤海大氏所併。自後諸夷交奪。歷遼金至于今。屬于中國矣。東史綱目

臨屯郡郡治在東曉縣。即今江陵領縣十五。古瀋國

一。蓋降國為郡耳。臣瓚註。臨屯郡治東曉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縣。又後漢書。昭帝并臨屯於樂浪。自單單大嶺以東沃沮濊貊皆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嶺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按漢志。樂浪二十五縣。并臨屯屬縣而言也。分七縣屬東部。故後漢書。樂浪縣只十八矣。然則所謂七縣。包在臨屯十五縣中也。高麗史記志。溟州本濊國。漢武時為臨屯。輿地勝覽。溟州。今江陵府別號。臨屯。濊國。滄海郡。東曉。更按漢書。武帝元朔元年。濊君南閭率男女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以其地為滄海郡。尋罷之。此在定四郡前二十年矣。臨屯濊國。皆同一時。且觀濊衆。至於二十八萬。則其地不小。以此言之。江陵一邑。豈能容二國。臨屯既稱小邑。則蓋不過部落之號。而當時濊已降漢。其地并屬臨屯。以濊都東曉縣為臨屯治所也。單單大嶺。今鐵嶺內外至大關嶺一條山嶺是也。勝覽。大關嶺亦稱大嶺。蓋舊號不替也。據此言之。今咸鏡道暨江

原嶺東之地。皆臨屯所屬。東史綱目

真番郡郡治在雪縣。今遼東領縣十五。取吏於遼東

里。真番遠於臨屯。則我國界內。不可得。似在寧古塔近處矣。

真番有號。已在衛滿之前。史記曰。燕時略屬真番朝鮮。漢書云。遼東東賈真番之利。然則其地在遼東之東矣。漢武定四郡。置真番郡。臣瓚曰。真番治雪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漢書註。雪縣無所考。昭帝始元五年。罷真番郡。則以其荒遠難守。而真罷之也。後漢書以為併真番於玄菟。則恐考之未詳也。若使合併。則玄菟與真番所領十五縣。其數甚多。而今玄菟所領。何至於三耶。其去長安若是之遠者。蓋武帝東征。兵威遠讐。肅慎諸部望風歸服。故以真番為郡。盡東北之界。而開列縣郡者。班固序曰。真番之利。與燕相接。此言東北諸夷之通中國。必先之燕。非謂壤界相接也。註家不知師古。謂真番與燕相接。應劭謂玄菟古真番國。皆非也。若玄菟即古真番。則立郡之際。何不稱真番。而稱玄菟耶。前漢書有真番。而無沃沮。後漢書有沃沮。而無真番。則真番沃沮。或是前後之異名歟。盛京志。漢武置四郡。後改真番臨屯。為遼西遼東郡。玄菟樂浪仍舊云。殊不知遼西遼東。自秦已置。而為此杜撰之言。徒起後人之疑也。金崙曰。似在今寧古塔近處。東史綱目



平州治高句麗縣。清統志云。在咸興府東北。西南距洛陽四千里。

今平山府東古牛峯縣聖居山。即古之平那山。以郡得名。疑府即漢時都督府。

輿地勝覽〇平山一名平州東部治不耐城。在咸興府北。西南距洛陽五千里。

漢元帝建昭二年甲申。二府為高句麗所併。

### 三韓

三朝鮮以後。東夷遂無君長。其部落分散。有三韓之號。曰馬韓。辰韓。弁韓。

按新羅崔致遠云。東海之外有三國。馬辰弁三韓是也。馬韓。今高句麗。辰韓。

今新羅國。弁韓。今百濟國。致遠去三韓不遠。必能詳知其區域。而魏書曰。馬

韓在西。辰韓在東。弁韓介于辰馬之間。自古未詳其區域云者。何哉。三韓之

時。無文籍可考。其代年事蹟。獨魏書略言其郡國風俗。故以此為準。同文考

諸韓地皆在帶方郡南。東西距海。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夷。曰馬韓。辰

韓。弁韓。馬韓者。箕準故國。辰韓在帶方之辰方故名之。或曰秦時亡人所居。故

亦曰秦韓。蓋馬韓在西。辰韓在東。而弁韓介于兩韓之間。與辰韓雜處。自古莫

知其區域。魏書馬韓。朝鮮王箕準。為衛滿所攻奪。漢惠帝元年丁未。將左右宮人。浮海南奔。攻

破馬韓。自立為韓王。國號馬韓。都金馬山。今益山統國五十四。俗號武康王。

龍華山。一名彌勒山。有石城周三千九百尺。俗傳箕準所築。

世傳武康王。既得人心。立國馬韓。一日王與善花夫人。欲幸龍華山上獅子

寺。至山下大池邊。三彌勒出現池中。夫人謂王曰。願建加藍於此地。王許之。

詣知命法師。問填池術。師以神力。一夜頽山填池。乃剏佛殿。又作三彌勒像。

新羅眞平王。遣百工助之。有石塔極大。高數丈。東方石塔之最。輿地勝覽〇

在漢惠丁未。新羅眞平王之立。在陳宣帝。大建己亥。遣工助役之。說誕甚矣。

準子支留在國者。因冒姓韓氏。準王海中。不相往來。魏略

傳世至新莽始建國。元年己巳。為百濟王温祚所滅。凡二百三年。

其後既滅。馬韓人復自立為辰王。漢光武建武二十年。高麗閔中韓廉斯人蘇

馬謔等。詣樂浪貢獻。光武封蘇馬謔。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後漢書

馬韓之人民。土著耕食。知蠶桑作綿布。各有渠率。大者號曰臣智。其次為邑借。

散在。山海間。無城郭。魏書

所統五十四國。爰襄國。文獻通考弁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

國。優休牟涿國。臣漬活國。伯濟國。文獻通考速盧不斯國。日華國。

伯濟國。文獻通考速盧不斯國。日華國。



古誕者國 古離國 怒藍國 月支國 咨離牟盧國文獻通考 索謂乾國  
 古爰國 草盧國 畢離國 占卑離國 臣釁國 支侵國一作 狗盧國  
 卑彌國 監奚卑離國 古蒲國 致利鞠國 冉路國 兒林國 駟盧國  
 國 內卑離國 咸奚國 萬盧國 辟卑離國 舊斯烏朝國 一離國  
 不離國文獻通考 支牛國 狗素國 捷盧國文獻通考 牟盧卑離國 臣蘇  
 塗國 古臘國 臨素半國 臣雲新國 如來卑離國 楚山塗卑離國 臣蘇  
 一難國 狗奚國 不雲國 不離國 邪國 奚池國 乾馬國 楚離國  
 大國一萬家。小國數千家。摠十餘萬戶。辰主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  
 支報安邪。支漬臣離兒不例。狗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  
 中郎將伯長侯。

三韓屬國。不見於東史。而只載於陳壽三國誌。徐居正曰。三韓所統七十餘  
 國之名。見於三國誌者如此。必非鑿空造語。而東史不傳。今不得攷所在。歷代

覽兒

漢桓靈之際。韓濊強盛。郡縣不得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  
 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  
 遂屬帶方。

魏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列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  
 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為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諸郡朝謁。皆假衣幘。時佩印  
 綬。衣幘者。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  
 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義。與兵  
 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

其俗少綱紀。國邑雖有豪帥。邑落雜居。不能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  
 室。形如塚。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乘牛  
 馬。以纓珠為財寶。或以綴衣為飾。或以懸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為珍。其人性  
 強勇。魁頭露紒。如吳兵。衣布袍。足履革躡。其國中有所為。及官家使築城郭。  
 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插之。通日。謹呼作力。不  
 為痛。既以勸作。且以為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群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  
 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頰仰。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  
 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曰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為蘇塗。  
 立大木懸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意蘇塗之義。有似  
 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此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  
 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如梨。又出細尾鷄。其尾皆長五尺餘。  
 其男子時時有文身。  
 又有洲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髮如鮮卑。



但衣皮好養牛及猪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乘船往來城市文已上并同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入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

漢惠帝元年丁未與馬韓同時立國都慶州統國十二

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明其為流離之人故為

馬韓所制魏書

辰韓始有六國楊山高墟珍支大樹加利高耶等六村是謂辰韓六部後稍分

十二國杜佑通典

朝鮮遺民分居山谷之間為六村一曰闕川城山村二曰穴山高墟村三曰

茂山大樹村四曰背山珍支村五曰金山加利村六曰明活山高耶村是謂

辰韓六部勝輿地

辰韓所統十二國已祗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

勤者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

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

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摠四五萬戶

初朝鮮王右渠未敗時其相歷谿卿以諫不用東之辰國民隨去者二千餘戶

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文已上同

漢宣帝元鳳元年甲子辰韓為新羅王赫居世所併凡一百三十八年

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為徒

有似秦人作徒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為阿殘東方人名我為阿謂樂浪人

本其殘餘

其土地肥美宜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

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其作屋橫累木為之有似牢獄土產鐵韓濊倭

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

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漏今辰韓人皆褊頭其近倭

者男女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讓路

至王莽地皇時辰韓右渠帥廉斯鏞聞樂浪土地膏沃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

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音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

我等千五百人伐木入山為韓所獲皆斷髮為奴積三年矣鏞曰我欲降漢樂

浪汝亦隨去否戶來曰可鏞因與戶來詣貪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鏞為導從岑

中乘大船入辰韓迎戶來之同伴才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鏞謂辰韓曰若不

還我五百人當以萬兵攻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當出贖直耳乃出辰韓人萬

五千口弁韓布萬五千匹鏞收還郡上其功賜冠幘田宅

弁韓漢惠帝元年丁未立國於韓地或云國都在金海府境統國亦十三弁韓



一作卞韓文獻通考卞辰

弁韓所統十三國文獻通考弁軍彌國 弁辰彌烏邪馬國 如湛國 弁辰

甘路國 戶路國 州鮮國 馬延國 弁辰狗邪國 弁辰走漕馬國 弁

辰安邪國 弁辰瀆盧國 斯盧國 優中國

又有諸小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邑借。

其城郭衣服居處言語法俗與辰韓相似而其祀祭鬼神有異竈皆在戶西。

漢元帝永光元年壬午降于新羅凡一百五十六年。

瀆盧國與倭接界其十二國亦有君長人形皆大衣服潔清作廣幅細布長髮。

法特嚴峻云已上并同文廣考

### 新羅

三韓分據干戈日尋辰韓六部乃推赫居世為主。

國號始稱徐耶伐一作徐那伐一作徐羅伐南解王乙丑改鷄林基臨王丁卯

改新羅其間或稱斯羅或稱斯盧智證王癸未始定為新羅。

王號始稱居西干南解王稱次次雄儒理王稱尼師今訥祗王稱麻立干智證

王癸未始定王號。

智證四年群臣上言始祖以來國號未定臣等以為新者德業日新羅者網羅四方宜以為國號自古有國家者稱帝稱王自國初未定尊號但稱方言今定議上號曰新羅國王從之。

都慶州金城始祖所築周三十里新月城亦號在城在金城東南婆娑王所築周一

千步二十滿月城在月城北周三十八步始祖以來處金城後世多在兩月城皆

築明活城在月城東六步慈悲王居此南山城在月城南四百八步

凡五十六世朴氏十王昔氏八王金氏三十八王世以真德以上八王謂

敬順以上二代合九百九十三年起甲子盡乙未統合前後二十九王七百六十四

年八十新羅初起其地甚小後來吞併遂拓土西至智異山接百濟西北至漢江北

至井泉郡接高句麗東南至大海通倭此其大槩也然而互相侵奪得失無

常以西界言之則訖解王開碧骨堤真興王置完山州則百濟東南郡邑蓋

多入于羅矣以北界言之則真興王置北漢山州善德王時高句麗來侵七

重城則句麗東南亦多入于羅矣。

始祖朴赫居世漢宣帝五鳳元年甲子四月立平帝元始四年甲子薨在位六

十一年壽七十三葬蛇陵。



辰部高墟村長蘇伐公望楊山麓蘿井傍林間有馬嘶往觀有大卵剖之有  
嬰兒及長六部共立為居西干方言也時年十三辰人以瓠為朴以大卵如朴  
故姓朴氏。

金富軾曰宋政和中從李資諒入宋遊佑神館見一堂設女仙像館伴學士  
王黼曰此貴國之神公等知之乎遂言曰古有帝室女不夫而孕為人所疑  
乃泛海抵辰韓生子為海東始主帝女為地仙長在仙桃山此其像也臣又  
見大宋國信使王襄祭東神聖母文有娠賢肇邦之句乃知東神則仙桃山  
神聖者也。

聖母祠在西嶽仙桃山帝室女名婆蘇世傳赫居世乃其所誕輿地勝覽

闕英夫人生南解王○甲子併辰韓壬午卞韓降甲申築金城

南解王元始甲子立新羅以前王薨帝立更始二年甲申薨在位二十一年

王號次次雄或作慈充畏方稱巫敬○雲帝夫人一作阿婁夫人生儒理王○  
戊辰以昔脫解為婿遺教朴昔以年長相襲○戊寅高句麗所屬七國來投

儒理王更始甲申立光武中元二年丁巳薨在位三十四年  
王號尼斯今方言齒理蓋以○壬寅併伊西國是歲駕洛首露王立○王有  
疾命傳位昔脫解

在位二十四年

多婆那國一作琬王含達婆聘女國王女有娠七年生大卵以為不祥置之  
檀中浮之于海至辰韓阿珍浦有老嫗開檀有小兒以檀來時鵲隨之鳴省

鳥以昔為姓以解檀脫卵名脫解三國史作吐解

九年王夜聞金城西始林鷄聲遣大輔瓠公視之有金色檀掛樹枝白鷄鳴其  
下王取檀開之有小男兒在其中狀貌奇偉王喜曰天祚我以胤乎遂養為  
子名曰闕智訪小兒稱以其出金檀故姓金氏因名始林曰鷄林

己卯滅于尸山居漆山二國  
婆婆王儒理王弟奈老之子建初庚辰立安帝永初六年壬子薨在位三十三  
年

壬寅擊降音汁伐國悉直督押二國來降戊申擊併比只多伐草八三國○  
築月城移居

祇摩王婆子永初壬子立順帝陽嘉三年甲戌薨在位二十三年無嗣

鞅鞅寇北邊殺掠襲大嶺柵過泥河羅人請救於百濟  
逸聖王儒理王長子陽嘉甲戌立桓帝永興二年甲申薨在位二十一年

追封朴阿道為葛文王葛文王追尊之稱  
阿達羅王逸聖王長子永興甲午立靈帝中平元年甲子薨在位三十一年無嗣



丙申開立嶺路戊戌開竹嶺路太子貴助賁王能占風雲知水旱豐凶及人之邪正國人稱聖

奈解王伐孫建安丙子立後主建興八年庚戌薨在位三十五年其以遣命立

沾解王助賁王延熙丁卯立景耀四年辛巳薨在位十五年無

味鄒王一姓金氏鄒智六世孫助賁王之婿自此朴昔金三姓迭王景耀壬午立

晉武帝太康五年甲辰薨在位二十三年無

儒禮王助賁王太康甲辰立惠帝元康八年戊午薨在位十五年

基臨王助賁王孫或云曾孫元康戊午立懷帝永嘉四年庚午薨在位十三年

訖解王干奈子解老之孫子永嘉庚午立穆帝永和十三年丙辰薨在位四十七年無

奈勿王子味鄒王弟未仇之自此金氏世主或作那密晉書作樓寒一永和丙辰立

安帝元興元年壬寅薨在位四十七年無

辛巳遣使朝苻秦倭人屢入寇犯金城

實聖王大西知之子元興壬寅立義熙十三年丁巳為訥祇王所弑在位十

六年壬寅倭人置營於對馬島

訥祇王云奈勿王子一義熙丁巳自立宋孝武大明二年戊戌薨在位四十二年

王號麻立干方言橛也初奈勿王以實聖質於句麗實聖怨之及為

王釋憾於其二子卜好質句麗末斯欣質倭又欲殺訥祇訥祇怨王弑而自

立遂使敵良州太守朴堤上請還卜好末斯欣於二國始教民牛車之法

慈悲王長訥祇王大明戊戌立齊高帝建元元年己未薨在位二十二年

倭人屢入寇進圍月城移居明活城

焯知王長慈悲王建元己未立主寶卷永元二年庚辰薨在位二十二年無

智證王諱智活路奈勿王曾孫又永元庚辰立梁武帝天監十三年甲午薨在

位十五年諡法始起於此禁殉葬命州郡始用牛耕製喪服法始命有司藏冰制舟楫之利



○壬辰于山國降。

法興王諱元龜宗智證王元子册天監甲午立大同六年庚申薨在位二十七年。

二十三年丙辰始稱年號以中國分裂自稱建元三年。

遣使朝梁始行佛法始禁屠殺○壬子駕洛國降○戊午滅阿尸良國○始

制百官公服用朱紫青黃○始許外官挈家之任。

真興王諱孫法興或作深麥夫智證大同庚辰立年七歲太后攝政陳宣帝大

建八年丙申薨在位三十七年。

選美男號風月主後又簡美女二人名曰源花一曰南毛一曰俊貞使國中

之後更選美男名花郎擇其譽望而用之○度人為僧廣興寺殺末年祝髮

自號法雲王妃亦為尼○命修國史伊滄異斯夫之請也。

甲戌擊殺百濟王○壬子滅大伽倻國○甲戌遣使朝北齊册王為使持節

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丙戌遣使朝陳。

真智王諱輪真興王次子金大建丙申立十一年己亥薨在位四年。

真平王諱伯真真智王次子金大建己亥立唐太宗貞觀六年壬辰薨在位五十

四年無嗣與唐書及資治通鑑并作貞觀辛卯卒辛巳遣使朝唐○滅加羅任羅二國○與百濟高句麗相侵伐無寧歲。

隋册王為上開府樂浪公新羅王及薨唐贈左光祿大夫。

善德女主諱德曼真貞觀壬辰立二十一年丁未薨在位十六年資治通鑑主

卒唐册主為柱國樂浪公新羅王○十六年廉宗毗曇等謂女主不能治國舉

兵屯明活城欲廢之金庚信擊斬之。

真德女主諱葛文真貞觀丁未立高宗永徽五年甲寅薨在位八年身

長七尺垂手過膝時國飯女弟貞觀丁未立高宗永徽五年甲寅薨在位八年身

改元太和唐册主為柱國樂浪郡王○己酉始改中華冠服○百濟連年來

伐陷城掠地金庚信擊破之金春秋朝唐請兵太宗詔蘇定方率師東征百

濟。

太宗武烈王諱智孫真永徽甲寅立龍朔元年辛酉薨在位八年時和年豐

石謂之聖代唐册王為開府儀同三司新羅王○唐以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摠管金仁

問為副又以新羅王為嶠夷道行軍摠管擊破百濟虜其王義慈。

文武王諱法敏太子龍朔辛酉立開耀元年辛巳薨在位二十一年以遺詔火葬

東海口石上。

唐册王為上柱國樂浪公新羅王又以新羅為鷄林州大都督府以王為大



都督戊辰七月王率師次漢城遣諸將助唐將李勣攻破高句麗始統合三韓後王以據百濟之古地納高麗之叛眾得罪於唐高宗削王號發兵討之王上表謝罪前後相續唐將薛仁貴李謹行迭攻新羅皆見敗而還唐遂復王官爵

壬戌耽羅國降

神文王諱政明字日開耀辛巳立中宗嗣皇九年壬辰薨在位十二年

唐册新羅王○甲申討平金馬渚賊滅報德國詳高句麗國○改置百濟州郡

孝昭王諱理洪一作子理嗣聖壬辰立十九年壬寅薨在位十一年無嗣資治通鑑作大足三

唐册王諱隆基唐書作志誠孝昭王弟嗣聖壬寅立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丁丑薨在位

聖德王諱隆基唐書作志誠孝昭王弟嗣聖壬寅立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丁丑薨在位

三十六年唐勅賜涇江以南地

孝成王諱承慶聖德開元丁丑立天寶元年壬午薨在位六年以遺命焚樞於

法流寺散骨東海

自王以後崇奉佛道國俗化之自此篡奪相尋

景德王諱憲英母弟天寶壬午立代宗永泰元年乙巳薨在位二十四年舊唐書及資治

曆通鑑并作天丁未王卒

丙申遣使朝唐于成都○丁酉置九州改郡縣名○戊戌大雷震佛十六所

惠恭王諱乾運子永泰乙巳立德宗建中元年庚申為宣德王所殺在位十六

年中癸亥王卒建

王幼母滿月夫人攝政兩日并出星隕彗出吉殮大恭等阿殮金融伊殮金

隱居伊殮廉相等相繼誅反伏誅王淫于聲色巡遊無度金志貞作亂圍王

宮上大等金良相與敬信舉兵誅志貞王為亂兵所害良相遂自立

宣德王諱良相孫勿建中庚申自立貞元元年乙丑薨在位六年無遺令燒火

散骨東海

元聖王諱敬信孫勿貞元乙丑立十四年戊寅薨在位十四年遺命燒樞於奉

德寺南

戊辰始定讀書出身法前此但以射選人至是改之

昭聖王諱仁諱俊子元聖王太子貞元己卯立十六年庚辰薨在位二年

哀莊王諱清明子重熙子貞元庚辰立憲宗元和四年己丑為憲德所弑在位十

年文獻通聖王重在太子重熙子貞元庚辰立憲宗元和四年己丑為憲德所弑在位十

憲德王諱彥母弟元和己丑自立敬宗寶曆二年丙午薨在位十八年無嗣舊

燃藜室記述別集十九

四九五



資治通鑑并作太和五年辛亥卒

己亥遣兵元順天軍三萬助唐討李師道。○壬寅滅溟州國。初宣德王薨無

嗣。議立太宗孫周元。因川漲不通。乃立元聖王。周元退居溟州。元聖王封周

元於溟州。割襄陽三陟平海蔚珍等官為食邑。至是周元子熊州都督憲昌

怨其父不得立。舉兵叛。國號長安。建元慶元。劫武珍金菁沙伐西原國。原金

官諸州為己屬。王發兵擊之。連捷於俗離山星山。會於熊津。憲昌自殺。城陷。

憲昌子梵文。又叛。攻北漢山州。乙巳。都督聰明擒誅之。

興德王諱秀宗改景徽寶曆丙午立。文宗開成元年丙辰薨。在位十一年。無嗣

從弟均貞。從弟之子梯隆。爭立。國中大亂。金陽等奉立均貞。金明利弘等引

兵圍之。均貞遇害。立梯隆為王。

僖康王諱頤元聖王一作梯隆一作梯開成丙辰立。三年戊午。為閔哀王所弑。在位三年。

閔哀王諱明元聖王一作梯開成戊午自立。四年己未。為神武王所殺。在位二年。

均貞之子祐徵。與金陽等投清海鎮。大使張保臯謀復讐。保臯分兵授其友

鄭年。與金陽共討金明。誅之。立祐徵。

神武王諱聖祐元聖王一作梯開成己未立。宣宗大中十一年丁丑薨。在位十九年。

憲安王諱靖神誼王一作梯開成己未立。懿宗咸通二年辛巳薨。在位五年。無嗣

景文王諱膺廉之子安憲王孫阿殮咸通辛巳立。僖宗乾符二年乙未薨。在位十五

年。

憲康王諱景文乾符乙未立。光啓二年丙午薨。在位十二年。

處容舞始此。○崔致遠自唐奉詔還。

定康王諱晃弟憲光啓丙午立。三年丁未薨。在位二年。無嗣

眞聖女王諱曼弟定康光啓丁未立。昭宗乾寧四年丁巳禪位于孝恭王。同年薨。

在位十一年。崔致遠文集

角干魏弘入內用事。弘死。追封為王。○辛亥。弓裔據原州。○壬子。甄萱據全

州。○穢德彰聞。紀綱大壞。貢賦不納。府庫虛竭。盜賊蝟起。屠掠州郡。主懼而

禪位。

孝恭王諱曉聖主太子庶乾寧丁巳立。後梁太祖乾化二年壬申薨。在位十六年。

無嗣。國人立

神德王姓朴諱景暉暉乾化壬申。國人立以為王。末帝貞明三年丁丑薨。在位二

年。三國史伐羅休王本紀云阿達羅王遠孫

景明王諱昇英神德王通考子貞明丁丑立。後唐莊宗同光二年甲申薨。在位八

年。無嗣



戊寅高麗始建國。己卯移都松岳。

景哀王。諱魏膺景明王母弟同光甲申立。明宗天成二年丁亥為甄萱所弑。在位四年。

王遊鮑石亭。猝聞萱兵至。不知所為。走匿城南離宮。萱執王逼令自盡。強濫

王妃。縱部下亂其嬪御。立王族弟金傅為王。盡取子女珍寶百工兵仗而歸。

敬順王。姓金諱傳文聖王裔孫天成丁亥為甄萱所立。潞王清泰二年乙未降于高麗。在

位九年。

五年請與麗祖相見。麗祖率五十餘騎來會國都。遂宴臨海殿。留數旬還。九

年十月王謀降高麗。王子諫曰。存亡有命。當以死自守。豈可以千年社稷一

朝與人。王不從。太子哭辭王。入皆骨山。王率百僚至開京。麗祖出郊迎勞。授

館于柳花宮。以長女樂浪公主妻之。封為上柱國樂浪王。食邑八千戶。位太

子上。歲祿千石。除新羅國為慶州。仍為傅食邑。

新羅屬國

駕洛國。一名伽倻國。又作伽落國。後作金官國。今海府東至黃山江。西南際海。西北至

晉州。智異山。東北至陝川。伽倻山。

新羅儒理王十九年壬寅。漢光武建武十八年九千酋長。我刀汝刀彼刀五刀留水。禊飲

水濱。望見龜旨峯有異氣。就視之。有紫繩繫金合而下。開視有金色六卵。圓如

日輪。奉置我刀之家。翌日剖殼為六童子。容貌甚偉。日就岐嶷。十餘日。身長九

尺。衆遂推始生者一人為主。姓金氏。名首露。崔致遠文國號駕洛。餘五人各歸

五伽倻。伽倻地勝覽五

戊申。建武十四年七月。許王后自阿踰陁國渡海而至。緋帆茜旗。王設幔殿候之。后

維舟憩於高嶠。解綾袴贄山靈。王迎入幔殿。遂立以為后。或云南天竺國王女。

姓許名黃玉。號普州太后。龜旨山壽百五十七

建安四年己卯卒。在位一百五十八年。同

傅子居登。子麻品。子居叱彌。子伊尸品。子坐知。子吹希。子銓知。子鉗和。子仇亥

相繼為王。十世凡四百九十一年。勝覽地

新羅法興王十九年壬子。駕洛王金仇衡。一作仇亥來降。置金官郡。授仇衡官上等。

以其國為食邑。廣同文

首露王廟在首陵傍。新羅末有英規者。奪廟享為淫祀。後入廟樛折壓死。後有

盜聚黨入廟偷祭器。忽有猛士被甲持弓。從廟出射賊。賊散後數日復來。有大

蟒長三丈。目光如電。咬殺九人。國朝壬辰。倭發其塚。棺中斂以金玉。頭骨大如

銅盆。棺外有二美人。顏色如生。出置壙外。見日即消。蓋當時殉葬者也。廣同文

大伽倻國。今高靈始祖伊珍阿鼓王。珍云內以新羅儒理王二十年癸卯建國。

崔致遠釋利貞傳云。伽倻山神王見母主乃為天神夷毗訶之所感。生大伽



傳十六世五百二十年。真興王二十三年壬午。道設智王。為新羅所滅。置大伽  
傳 朱日八世孫異惱王。求婚于新羅。迎夷粲比枝輩之女。生月光太子。崔致遠  
首露王之別稱。然與駕洛古記六卯之說。俱荒誕不可信。勝輿地  
傳 傳

小伽倻國

城今固新羅滅之。置古自郡。年條未詳。

古寧伽倻國

昌今咸新羅滅之。置古冬攬郡。年條未詳。

阿那伽倻國 安今咸一作阿羅伽倻。一作阿尸良國。新羅法興王滅之。置阿尸良  
郡。

碧珍伽倻國 州今星一作星山伽倻。新羅滅之。置本彼縣。年條未詳。

伊西國 道今清新羅儒理王伐取之。後合仇刀城。又改為岳縣境內率伊山。改蘇驚山

改荆烏刀山等三城。置大城郡。

于尸山國 海今寧新羅脫解王滅之。

居漆山國 萊今東脫解王滅之。

菴山國 萊今東輿地勝覽。新羅取菴山國。置居漆山郡。而文獻備考。則并列二國。

音汁伐國 屬今慶州所新羅婆娑王滅之。

保羅國 其地未詳新羅奈解王己丑。侵伽羅。為新羅所敗。即蒲上八國之一。

古自國 城今固奈解王己丑。侵伽羅。即蒲上八國之一。

史勿國 川今泗奈解王己丑。侵伽羅。即蒲上八國之一。

押督國 山今慶一作押梁國。新羅婆娑王時來降。勝輿地祇

比只國 其地未詳婆娑王滅之。

多伐國 其地未詳婆娑王滅之。

草八國 其地未詳婆娑王滅之。

召文國 城今義新羅伐休王滅之。景德王改聞韶郡。

甘文國 寧今開新羅助賁王取之。

柳山北。有宮闕遺址。縣北二十里。有大塚。俗傳甘文金孝王陵。縣西熊峴里。有

骨伐國 屬今永川縣一作骨火國。助賁王伐取之。置臨川縣。



沙伐國今尙州一作沙梁伐。一作沙弗國。新羅沾解王遣將于老攻滅之。以其貳於百濟也。以為州。

骨浦國今昌原所屬合浦縣

漆浦國今勝興詳其地○與地

古浦國今勝興詳其地○與地

加羅國今其地未詳新羅眞平王滅之。與地勝覽巨濟南三十里有

任羅國今其地未詳或作任那國。眞平王滅之

昌寧國今東安

駒令國今東安

召羅國今東安

帶方國今原南新羅基臨王時來降。

悉直國今陟三婆娑王時來降。

于山國今蔚珍島亦名羽陵今稱鬱陵島新羅智證王時恃險崛強。何瑟羅州軍主異

斯夫知其愚悍。難以威服。乃多造木獅奇詭其形。分載戰艦以入誑之。曰。汝若

不服。即放此獸踏殺之。國人恐懼乃降。與地勝覽

新羅恐其導倭寇。刷出居民空其地。同文勝覽

後屬高麗。至我國。太宗世宗。刷出流民之逃入者。并詳諸島

### 高句麗

始祖東明王。甲申始都卒本。都凡十九年琉璃王二十二年癸亥。遷都國內。築尉那

巖城。都凡二百六年○三國史略。國內城今山上。王二年戊寅。築丸都城。十三

年己丑。移都俗謂凡三十八年○東史古網。目九都。遼郡。遼山。古丸都。東川王二十一年丁

卯。徙都平壤。都凡十五年故國原王十五年。復都丸都。十三年癸卯。移都東黃城。一

作網城。都凡八十四年○長壽王十五年。丁卯。復移平壤城。都凡一百一十九年平原王

二十八年丙午。移都長安城。都凡八十三至寶藏王戊辰亡。二十八王七百五

年。

高句麗地志。長壽王十五年。自國內移都平壤。其本紀則謂山上王。自國內移丸都。東川王徙都平壤。故國原王復都丸都。還移平壤。東黃城。長壽王復都平壤城。二說自相牴牾。通典云。高句麗自東晉以後。居平壤。亦曰長安城。



元史地志。高句麗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漢樂浪郡也。晉義熙後。其王璉始居平壤。一統志所載。亦與元史同。則謂長壽王始都平壤者。恐為得之。然自山上王至長壽王。其間十一王二百餘年中。本紀所書。與毋丘儉慕容氏相戰。殘破丸都等事。與魏晉諸史相符。其自國內徙丸都。自丸都徙平壤。則明甚。其謂長壽王自國內徙平壤者。必有脫誤也。又長壽王以前。本紀所載。多見居平壤時事。高句麗得平壤。已在長壽之前。豈其遷徙無常。而至長壽。乃為定都耶。隨錄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扶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麗為縣。後漢書○清統志高麗縣在今咸興府東後漢書曰。句麗依小水為居。因曰小水貊。魏志曰。遼東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

通典云。朱蒙自北扶餘。東南行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居焉。古記云。朱蒙自扶餘逃難。至卒本。則紇升骨卒本。似一處也。漢玄菟郡所屬三縣。高句麗是其一焉。則朱蒙所都。紇升骨卒本者。蓋玄菟之界。三國地志詳見下韓百謙曰。句麗本起於西安平。則東史以卒本扶餘為成川者。非是。西安平今屬遼東外徼。馬訾水入海處。沸流水亦在其地。恐今狄江是也。按高句麗初起於中國之東北隅。漢自哀平以來。號令中微。重以王莽更始之

亂。而句麗得全疆域。且句麗之北。即扶餘也。扶餘為琉璃王所破。不自振。扶餘之西北。即匈奴也。匈奴經五單于。南北單于之亂。逃遁奔竄。其地又曠。句麗適乘是時。南侵北伐。土地日闢。建武之際。句麗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夫右北平。即順天府也。漁陽在北平之西。上谷又在漁陽之西。太原又在右北平之西。皆漢之北塞。而當匈奴之衝。句麗之寇。徑由四郡。蓋嘗北拓其地。迤而漸西。與四郡之境相逼。可知也。是故句麗稱胡。而地實近北。與今之鴨綠東岸。初相遼隔。後雖用兵。於東以薩水為界。而亦不過為其國之邊幅也。其後三國鼎峙於中土。而公孫康。雄張海外。毋丘儉。屠毀丸都。則句麗遂弱。通典。高句麗至曹魏。南北漸縮。才千餘里者是也。又其後慕容氏起於遼北。用近攻之術。句麗不能支。東沒鴨綠。來都平壤。遂為東方之國。又其後慕容氏殘滅。馮氏來投。而二魏爭衡。中國疲於兵革。句麗復強。地遂以闢。通典。又言至隋漸大。東西六千里者此也。

高句麗起遼左。卒本之地。即渤海率賓府。而置華益。建三州。大明置建州。衛。今瀋陽。奉天府。興京之地是也。後移國內。尉那巖城。今楚山府。江北兀刺山城。是也。又有丸都城。與國內相接。渤海桓州。即丸都舊地也。後定都於平壤。三國史所謂始居中國北地。漸東遷于涓水之側者是也。其初東北與靺鞨。東與沃沮。東南與濊貊。南與樂浪。西與遼東。玄菟。北與扶餘接。其地西漢之際。并吞沸流。



芥人蓋馬句茶北沃沮東沃沮諸小國。又北取扶餘。奪其南地。侵樂浪。以薩水為限。後又并吞扶餘。樂浪帶方。玄菟。遼東地。至于遼西。麗之拓土。多在于廣開土。王長壽王矣。初與百濟。以沮水今平山為界。北史云。其地南至小海。北至舊扶餘。小海徑渡至忠清道。內浦等地。沮水下流為今碧瀾渡。流入小海。則沮為麗濟之界。其後又侵濟。奄有漢水以南。忠清道東北一面。若稷山。鎮川。清安。槐山。延豐。陰城。忠州。清風。丹陽。堤川。永春等地。若清河。盈德。青松。眞寶。寧海。禮安。奉化。榮川。順興。安東之臨河縣。侵新羅。奪其北地。北史。王居平壤城。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其國中號為三京。於是其地東西際海。東南踰嶺。接新羅。南渡漢水。數百里。連百濟。北至舊扶餘。東北至靺鞨。西北渡遼水。幅員之大。於斯盛矣。及其衰也。隋人來侵。新羅乘虛。奪地五百里。七重城。北漢山州等地。陷于羅。未幾。遼東入唐國。旋亡。地屬中國。玄宗時。今大同以北。東北之地。盡陷渤海。新羅得其南境。置漢。溟。朔三州。今德源中和以南是也。東史綱目  
太祖東明王名朱蒙。本姓解。自稱高辛之後。以高為姓。云朱蒙自謂以天帝高為初。東扶餘王解扶婁。老無子。得小兒於鯤淵。金色蛙形。喜而養之。名金蛙。金蛙得河伯女柳花於優渤水。幽於室中。為日影所照。有娠。生大卵。一男子破殼而出。骨表英偉。年甫七歲。自作弓矢。發無不中。扶餘俗謂善射者為朱蒙。故名朱蒙。金蛙七子。忌不能欲殺之。朱蒙逃至卒本扶餘。其主以女妻之。及其主薨

無子。朱蒙嗣。都沸流水上。國號高句麗。漢昭帝建昭二年甲申立。壬午薨。在位十九年。

乙酉。松讓國來降。封其君為多勿侯。○己丑。伐芥人國滅之。○甲午。伐北沃沮及挹婁國滅之。

王在東扶餘。娶禮氏有娠。王既去。乃生類利。善彈丸。誤中汲婦盆。婦罵以無父。類利歸問其母。母曰。汝父南奔時。語妾曰。有遺物藏在七嶺。七谷石上松下。得此者乃吾兒也。類利見礎石有七稜。自解曰。七嶺者七稜也。石上松者。柱也。搜得斷劍。至卒本進王。王出所藏劍合之。果驗。遂為太子。

琉璃王。漢成帝鴻嘉二年壬寅立。戊寅薨。在位三十七年。

壬子。擊鮮國降之。○癸亥。遷都國內。築尉那城。賜太子解明死。

王莽降封王為下句侯。使王發兵伐胡王不從莽怒降封王

大武神王。名無恤。琉璃太子新莽天鳳元年戊寅立。甲辰薨。在位二十七年。

壬午。伐扶餘國。殺其君帶素。金蛙之子○丙戌。蓋馬句茶兩國來降。○壬辰。襲樂浪國降之。

浪國降之。

閔中王。名解邑。朱弟漢光武建武二十年甲辰立。戊申薨。在位五年。

慕本王。名武解。王之子建武二十四年戊申立。癸丑。王暴戾。有諫者輒射之。杜魯慮



禍及己遂弒王。在位六年。太子翊不肖。琉璃孫宮。幼而岐嶷。故國人立之。年七

歲。太后垂簾。太祖王名宮再思之孫光武建德二十九年癸丑立。丙戌禪位。在位九十四年。乙

巳薨。年百十九歲。

丙辰伐東沃沮滅之。○戊辰曷思王來降。

次大王名成遂太漢質帝本初元年丙戌立。遂成謂太祖左右曰。王老吾齒

皆曰。遂命左輔而高福。言於王曰。遂成禪日反。請誅之王。不從。至是。王欲禪福。

位二十年。答夫無道。民不忍。伯固。王群臣。迎立。伯固。自縊。死。已巳。明臨答夫弒王。在

新大王名伯固。次漢桓帝延熹八年乙巳立。己未薨。在位十五年。

丙午封次大王太子鄒安為讓國君。請罪。王賜狗山。濶頭。二谷。所封。之。闕

故國川王名大男太子新漢靈帝光和二年己未立。丁丑薨。在位十九年。王薨。無嗣。

不發喪。夜往。王弟發岐。第謂曰。王無後。子宜嗣。位發岐。責曰。婦人夜行。禮乎。后

慙。又往。延優。弟延優。迎入。飲之。遂與入宮。翌日。矯命。立之。延優。遂立。前行。王妃。于

國川王弟延優也。故山上王。漢獻帝建安二年丁丑立。丁未薨。在位三十一年。

戊寅築丸都城。

東川王名優。山上王。初名郊。漢後帝建興五年丁未立。戊辰薨。在位二十二年。

戊午魏幽州刺史母丘儉攻陷丸都。王出奔。東都人紐由詐降魏營。藏刀食

器。刺殺魏將。與之俱死。魏兵遂退。王還都。○丁卯築平壤城。移都。

中川王名然。弗。東漢後帝延熙十一年戊辰立。庚寅薨。在位二十三年。

西川王名第。盧。中川。晉武帝泰始六年庚寅立。壬子薨。在位二十三年。

烽上王名相。夫。西晉武帝元康二年壬子立。庚申。國相倉助利弒王。在位九年。

時民飢。相食。王大發。國內男女。修宮室。助利。極諫。不聽。

遂廢王。幽於別室。王自經。助利。迎入。王之。侄乙弗立之。

美川王晉惠帝永康元年庚申立。辛卯薨。在位三十二年。

故國原王名斯。由。改名。釗。晉成帝咸和六年辛卯立。辛未。百濟來攻。王親率兵

拒之。中流矢薨。在位四十一年。

壬寅燕王慕容皝攻陷王京。王出奔。燕虜王母王妃。發前王墓。載尸以歸。王

遣使朝燕。稱臣輸貢。燕乃還其父尸。猶留其母為質。

癸卯移都東黃城。在平壤木

小獸林王名丘。夫。故晉簡文帝咸安元年辛未立。甲申薨。在位十四年。

壬申秦苻堅遣使送佛像及佛經。佛法始此。



故國讓王。名林王之弟小獸晉孝武帝太元九年甲申立。壬辰薨。在位九年。

廣開土王。名讓王太子故國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壬辰立。癸丑薨。在位二十二年。

攻取百濟漢水以北諸郡。又遣兵伐契丹克之。

長壽王。名巨璉廣開晉安帝義熙九年癸丑立。辛未薨。在位七十九年。

丁卯。移都平壤。乙亥。遣使朝魏。太武帝時乙未。遣使朝宋。癸卯。宋遣使册王。

乙卯。王自將攻百濟。殺其王餘慶。

己未。齊高帝篡宋。遣使册王。

文咨王。名羅雲太子早多齊武帝永明九年辛未立。己亥薨。在位二十九年。

壬午。梁武帝篡齊。戊子。遣使册王。

安藏王。名咨王與太子梁武帝天監十八年己亥立。辛亥薨。在位十三年。

安原王。名藏王寶延弟安梁武帝中大通三年辛亥立。乙丑薨。在位十五年。

陽原王。名原王平成太子梁武帝大同十一年乙丑立。己卯薨。在位十五年。

庚午。北齊遣使册王。○壬申。築長安城。

平原王。名原王陽成太子陳武帝永定三年己卯立。庚戌薨。在位三十二年。

辛巳。陳遣使册王。○丁酉。後周遣使册王。○辛丑。隋文帝遣使册王。○丙辰。移都長安城。

嬰城王。名元太子平原隋文帝開皇十年庚戌立。戊寅薨。在位二十九年。

戊午。王率靺鞨兵侵遼西。隋帝大怒。下詔貶黜王爵。壬申。煬帝親率精兵一

百三十萬來征。使宇文述等分九道會於鴨綠西。旌旗亘九百餘里。王遣乙

支文德禦之。隋師敗還。癸酉。帝復來征。會楊玄感叛書至。遂引還。甲戌。復欲

來征。率兵至懷遠鎮。王懼乞降。帝班師。

榮留王。名建武異母弟蓋城唐高祖元德元年戊寅立。壬寅。泉蓋蘇文弑王。在位二十

五年。蓋蘇文一名蓋金姓泉自云生水中以惑衆狀貌雄偉意氣鷲悍嗣其父

人百餘遂入宮弑王甲申。唐遣使册王。○辛卯。築長城。

寶藏王。名留王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壬寅立。戊辰。唐李勣攻陷平壤城。王出降。

高句麗亡。在位二十七年。

蓋蘇文以兵脅囚唐使蔣儼于窟室中。帝手詔責其罪。帥師親征。至遼東攻

安市城。六旬不下。班師。

丙午。東明王母塑像泣血三日。甲寅。有神見於馬嶺山。謂人曰。汝國君臣奢



侈無度。亡無日矣。己未。九虎入城。庚申。平壤河水。赤如血三日。  
丙寅。唐高宗遣李勣等來攻十六城皆下之。戊辰。又以李勣薛仁貴等為將。  
徵兵新羅來伐。王出降。勣執王及王子大臣等二十餘萬人以歸。唐置安東  
都護府於平壤。以薛仁貴為都護使鎮之。帝以王臧。政非己出。還遣遼東。臧  
與靺鞨潛通。欲謀反。帝召臧還。及臧卒。帝命葬頡利遼左。高句麗秘記曰。不  
十大將滅之。李勣年  
八十其識果驗云。

高句麗屬國

并見高句麗本紀

沸流國。東明王二年。沸流國王松讓來降。以其地為多勿都。封松讓王為主。麗語

謂復舊土

正州在涿州。涿州即渤海時。西北三百八十里。本沸流王故地。渤海時為沸流郡。遼

今成川府。本松讓故都。東明王自北扶餘來都卒本川。松讓來降。世傳降仙樓

西紇骨山城。松讓所築。有宮闕遺址。

荇人國。在太白山東南。東明王六年。遣烏伊扶芬奴伐取之。為城邑。

太白山有二。一在寧邊。一在三陟。東史以荇人為在於三陟。輿地勝覽。為在於寧邊。似因山名之。同為太白而有誤也。

北沃沮國。東明王十年癸巳。命扶慰厭伐北沃沮滅之。以其地為城邑。今在咸鏡北道。

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南接挹婁。後漢書

東沃沮國。太祖王四年丙辰。伐東沃沮。取其地為城邑。拓境東至滄海。南至薩

水。東沃沮國。詳見上。

南沃沮國。東史云。沃沮有東北南三種。三國史。高句麗東川王。為魏毋丘儉所敗。奔南沃沮云。而其起滅疆域。不可攷。

百濟始祖四十四年。南沃沮人。至斧壤納款。

黃龍國。今龍岡縣。古黃龍國。為高句麗所并。年條未詳。輿地勝覽

琉璃王移都國內城。太子解明。不肯從。留故都。有力而好勇。黃龍國王聞之。贈

以強弓。解明對使彎折之。琉璃王。以恃力結怨於隣國。賜劍解明。使自裁。

梁貊國。琉璃王三十三年。命烏伊摩離。領兵二萬。西伐梁貊。滅其國。進兵襲取

漢高句麗縣。

蓋馬國。在平壤城西。其東。即東沃沮。明一統志

句茶國。大武神王八年。王親征蓋馬國。殺其王。以其地為郡縣。句茶聞懼。害及

舉國來降。

扶餘國。大武神王五年。伐扶餘國。殺其王帶素。文咨王三年。扶餘王及妻孥。以



國來降。

扶餘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地方千里。本濊地也。

北有弱水。後漢書○北史云。豆

曷思國。地界未詳。似在鴨綠江近地。

大武神伐扶餘。帶素之弟。知國將亡。與從者百餘人。至鴨綠谷。見海頭王出獵。遂殺之。取其百姓。都曷思水濱。

太祖王十六年。曷思王孫都頭。以國來降。

藻羅國。太祖王二十年。遣貫那部沛者達賈。伐藻羅國。虜其君。

朱那國。太祖王二十二年。遣桓那部沛者薛儒。伐朱那國。虜其王子。

報德國。城在益山郡西一里。

高句麗為唐所滅。大兄劔牟岑。欲圖興復。收合殘民。向新羅。行至西海史治島。見故宗室安勝。迎置漢城。立為君。遣小兄多式等。告新羅。文武王處之。金馬渚。

封報德王。後神文王。徵安勝為蘇判。其族子大文。留金馬渚。謀叛。伏誅。

辰國。與朝鮮分南北。而建國。治日支國。其後為馬韓云。而始末不可攷。目支無

是馬韓所統。月支國。○魏書。馬韓所統。諸國。下有曰辰。主治。月支國。見上。

後漢書云。三韓地合方四千餘里。皆古辰國。綱目云。辰國欲入朝。而右渠壅闕不通。

挹婁國。即古肅慎氏地。東明王十年癸巳。滅之。在不咸山北。扶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接北沃沮。廣袤數千里。

肅慎國。西川王十一年庚子。肅慎國來侵。擊降之。

鮮卑國。在扶餘之西。句麗之北。琉璃王壬子。擊降之。

海頭國。在鴨綠谷。大武神王五年。為曷思國所滅。已見上。曷

挾那國。扶餘王帶素之從弟。以萬餘人。投高句麗。大武王五年壬午。封為王。賜姓絡民。

樂浪國。大武神王丁酉。襲滅之。

廉斯國。漢光武封蘇馬。諡中王。詳上。馬韓下。閔

定安國。本馬韓之種。收餘衆。保西鄙。定安國。

高麗顯宗戊午。定安國人骨須來降。

渤海國。別見下

百濟

百濟國。初號十濟。丙申。改百濟。聖王戊午。改南扶餘。

始都慰禮城。今稷丙辰。移都南漢山。近肖古王辛未。移都北漢山。文周王乙卯。

移都熊津。今公聖王戊午。移都泗泚河。今扶



東至智異山。北史東極新羅西南俱限大海。北至漢江。一云北以湟江為界。即今平山府猪灘。北距高句麗千餘里。

在長安東六千里。西界越川。南倭皆踰海。北高麗。東新羅。凡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新唐書○三八○曰。州二十七郡。其國東西四百里。南北九百里。通杜佑

溫祚定疆域。南接馬韓。至熊川。西窮大海。東至走壤。北至湟河。後又併諸小國。東接新羅。限智異山。然而今晉州嘗為百濟之居。列城則新羅西南邑。亦

陷于濟矣。其北則初限湟河。其後高句麗長壽王。攻濟都漢城。文周王遷熊

津。從此漢南北陷于麗矣。其後東城武寧王。俱幸漢城。聖王時。麗與濊謀攻

漢北。則蓋其侵奪無常也。纂要云。東至智異山。西南至大海。北至漢江者。言

其槩。東史綱目三十一世合六百七十八年。起漢成帝癸卯。至唐高宗庚申亡。

三國時。高句麗則跨鴨江而有之。新羅則北至漢江。東南傳于海。地固倍於

百濟矣。百濟即今全羅忠清二道之境。局蹙數百里之地。而能與二國戰爭

何也。或地小而民衆。甲二國耶。設聞錄始祖溫祚王。姓扶餘諱溫祚。漢成帝鴻嘉三年癸卯。立國於河南慰禮城。國號

十濟。後改百濟。漢光武建武四年戊子薨。在位四十六年。

溫祚王。本北扶餘王解扶婁庶孫。父曰優台。母曰召西奴。卒。本人延陀勃之

女生二子。曰沸流溫祚。優台早死。召西奴寡居于卒本。朱蒙建國卒本。娶以

為妃。視溫祚兄弟如己子。及朱蒙妻禮氏子類利。自扶餘來奔。朱蒙立為太

子。及朱蒙卒。類利立。沸流溫祚。率其徒烏于馬黎等十八。渡湟帶二水。沸流

建國。彌趁忽。溫祚建國慰禮城。

己巳滅馬韓。

多婁王。溫祚太子建武戊子立。章帝建初二年丁丑薨。在位五十年。

癸巳二月。國南州郡始作稻田。

己婁王。多婁太子建初丁丑立。順帝永建三年戊辰薨。在位五十二年。

蓋婁王。己婁太子永建戊辰立。桓帝延熹九年丙午薨。在位三十九年。

肖古王。蓋婁太子或素古王。延熹丙午立。獻帝建安十九年甲午薨。在位四十九年。

仇首王。肖古太子或元貴須。建安甲午立。後主建興十二年甲寅。魏青龍二年薨。在位二十一年。

沙伴王。仇首長子建興甲寅立。幼少不慧。國人立古爾王。

古爾王。沙伴弟古建興甲寅立。晉武帝太康七年丙午薨。在位五十三年。

庚辰始定官品十六品服色。



責稽王古爾子三國史或作青稽太康丙午立。惠帝元康八年戊午。為貂人所害。一作害晉兵所害在

位十三年。汾西王長責稽子元康戊午立。永興元年甲子。為樂浪刺客所害。在位七年。

比流王沙弟伴永興甲子立。康帝建元二年甲辰薨。在位四十一年。

契王汾王子建元甲辰立。穆帝永和二年丙午薨。在位三年。

近肖古王比流第二子永和丙午立。孝武帝寧康三年乙亥薨。在位三十年。

自南漢山徙都北漢山郡。○辛未。高句麗來侵。王擊敗之。攻其平壤。麗王釗中箭卒。○始置博士。始有書記。

近仇首王近肖古太子三國史一作諱須寧康乙亥立。太元九年甲申薨。在位十年。

枕流王近仇首子太元甲申立。十年乙酉薨。在位二年。

始創佛寺於漢山。是歲王卒。

辰斯王枕流王弟太元乙酉立。十七年壬辰薨。在位八年。

阿莘王枕流王太子或作阿幸阿房太元壬辰立。安帝義熙元年乙巳薨。在位十四年。

王薨。太子腆支質倭。仲弟訓解攝政。以待其還。季弟磔禮殺訓解自立為王。國人誅磔禮。迎立腆支。

腆支王阿莘太子三國史或作直支宋書諱餘暎義熙乙巳立。宋武帝永初元年庚申薨。在位十六年。

晉册王為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

久爾辛王腆支長子彌子永初庚申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薨。在位八年。

毗有王久爾辛長子庶子國元嘉丁卯立。孝武帝孝建二年乙未薨。在位二十九年。

宋册授前王爵號。盖鹵王慶司改餘慶一作近盖孝建乙未立。主昱元徽三年乙卯。高句麗長壽

王來圍都城拔之。王出走遇害。在位二十一年。

文周王盖鹵王長子汝洲元徽乙卯立。移都熊津。五年丁巳。為佐平解仇所弒。在位三年。

三斤王文周太子三國史或作壬乞王元徽丁巳立。齊高帝建元元年己未薨。在位三年。

東城王牟大盖鹵王孫牟建元己未立。主寶卷永元三年辛巳。出獵北原。為佐平

苟加所弒。在位二十三年。

武寧王斯摩城王諱餘隆子永元辛巳立。梁武帝普通四年癸卯薨。在位二十三年。



梁册王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  
聖王明穰<sub>武子</sub>普通癸卯立。元帝承聖三年甲戌。將兵侵新羅。為新羅軍主金  
武力所殺。在位三十二年。

梁册王綏東將軍百濟王。○移都泗泚。國號南扶餘。  
威德王昌<sub>隋書元子</sub>承聖甲戌立。隋文帝開皇十七年戊午薨。在位四十五  
年。

北齊册王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又册為都督東青州刺史。○  
隋册王開府儀同三司帶方郡公。

惠王季明<sub>威子</sub>開皇戊午立。十九年己未薨。在位二年。  
法王宣<sub>惠子</sub>開皇己未立。二十年庚申薨。在位二年。

禁殺生<sub>史或作孝</sub>順國開皇己未立。二十年庚申薨。在位二年。  
武王璋<sub>法子</sub>開皇庚申立。唐太宗貞觀十五年辛丑薨。在位四十二年。唐  
太宗舉哀立武門。贈光祿大夫。

與新羅搆兵。又助隋攻句麗。王興寺成。窮極壯麗。穿大池於南宮。築三神山。  
遊幸泗泚河不息。多植名花奇木。名其地為大王浦。

義慈王義慈<sub>太子</sub>幼時稱海東曾子。貞觀辛丑立。高宗顯慶五年庚申。為唐所  
滅。在位二十年。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衛卿。命葬芒山孫皓陳叔寶墓左。

災恠荐出。群臣奢淫。不恤國事。連兵新羅。殺諫臣成忠。唐高宗遣蘇定方等。  
將舟師十三萬渡海。會新羅將金庾信兵。圍百濟都。義慈與太子。夜奔熊津。  
王子泰自立為王。窘甚出降。於是王自熊城來降。定方執義慈及四子孝恭。  
隆演及大臣將士八十餘人。百姓萬三千八百七人。渡海歸。唐分百濟故地。  
置熊津馬韓東明德安金漣五督府。擇其渠長為都督刺史。詔郎將劉仁願。  
統兵一萬。留鎮泗泚城。

龍朔二年。百濟宗室福信。與僧道琛。據周留城。迎入故王子扶餘豐為主。百濟  
餘眾皆應之。圍仁願於熊津城。唐赦郎將劉仁軌罪。拜為帶方州刺史。救之。仁  
軌進與羅兵。合擊百濟軍。大破之。福信等退保任存城。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  
眾。擊破羅兵。詔將軍孫仁師。為熊州道行軍總管。發淄青萊海兵七千赴援。  
龍朔三年。仁師兵拔周留城。扶餘豐奔高句麗。時倭兵四百艘來救百濟。為唐  
羅兵夾攻。大破。百濟王子從倭兵奔日本。即所謂臨政太子。<sub>倭國上</sub>  
麟德元年。唐立義慈子司稼卿扶餘隆。為熊津都督。守其先祀。二年八月。劉仁  
願與隆及新羅主。同盟于熊津之就利山。仁軌浮海還唐。隆亦隨往。唐尋以隆  
為帶方主。遣歸國。隆畏新羅不敢入舊國。寄治句麗死。百濟遂亡。<sub>已上并同</sub>  
文廣攻。句麗記。以温祚沸流兄弟。為朱蒙後妻子。而三國史以為優台之子。然温祚  
開國。以扶餘為氏。示不忘本。又立朱蒙廟何也。<sub>上</sub>



百濟屬國

彌趨忽國。今仁川。高句麗東明王長子沸流。與其弟温祚。避琉璃王南奔。至彌趨忽都焉。元年癸卯。至十三年乙卯。沸流死。國除。休忍國。明統志云。在新羅東。亦三韓之屬。後并於百濟。今未詳其地。晉孝武帝太元庚辰。秦王苻堅。征苻洛時。徵兵於休忍國。

州胡國。後漢書云。在馬韓西海島中。未詳其地。詳馬韓下耽羅國。或稱耽牟羅。亦號毛羅。東瀛洲羅。在南海中。幅員四百餘里。今濟州。

厥初無人物。三神人從地湧出。今鎮山北麓。有穴曰毛興。是其地也。長曰良乙。那。次曰高乙。那。次曰夫乙。那。三人遊獵荒僻。皮肉食。一日見紫泥封木函。浮

至東海濱。有紅帶紫衣使者隨來。開函有青衣處女三。及諸駒犢五穀種。乃曰。我是日本國使也。吾王生三女云。西海中岳降神子三人。將欲開國。今臣侍三

女來。使者乘雲而去。三人分娶。各定都焉。日就富庶。麗史古勝覽高十五世孫高厚。高。清。昆。弟。三人。造舟渡海。泊于耽津。蓋新羅盛時也。時客星見

南方。太史奏曰。異國人來朝之象也。及厚等至。王嘉之。稱厚曰星主。以其動星象也。令清出袴下。愛如己子。稱曰王子。又號其季曰都內。邑號曰耽羅。以初泊耽津而朝新羅也。各賜寶蓋衣帶而遣之。

自此子孫繁盛。敬事新羅。遂以高為星主。良為王子。夫為徒上。後改良為梁。同上後屬百濟。文周王二年丙辰。修方物來貢。

東城王二十一年。以耽羅不修貢賦。親征至武珍州。其主聞之。遣使乞罪。乃止。勝覽地及百濟滅。新羅文武王元年。耽羅國主佐平徒冬音律。來降。興地勝覽○時百濟新亡音律尙稱

高麗太祖二十年。遣太子末老來朝。賜星主王子爵。同上

肅宗十年。改毛羅為耽羅郡。毅宗時。降為縣令。同上穆宗五年。耽羅山開四孔。赤水湧出。五日而止。水成瓦石。又十年。有山湧于耽

羅海中。山之始出。雲霧晦暝。地震如雷。凡七晝夜。始開霽。山高可百餘丈。周四

十餘里。煙嵐罩其上。望之如硫黃色。無草木。人恐懼不敢近。穆宗遣太學博士

田拱之往視。拱之躬至山下。圖其形以進。名曰瑞山。今屬大旌縣未幾王與母

后。遭康兆廢弑之變。至元宗。避蒙古兵入江都。既還京。將軍裴仲孫盧永禧等。以夜別抄兵。叛于江都。立宗室承化侯温為王。大掠留都百官妻子及公私財

貨。浮海南走。據珍島。轉入濟州。出兵攻羅全等州。陷之。高麗遣金方慶。合蒙古

兵。擊斬僞主温於珍島。餘黨復入濟州。出沒海洋。寇忠清道。焚孤蘭島戰船。執

洪州副使李行儉。開城戒嚴。十四年。又遣金方慶。會蒙將忻都等討之。賊魁金



通精等奔入山自殺。斬其黨一千三百七十餘人。

忠烈王三年。為牧馬場。勝覽地放獐馬十萬疋。字長。置達魯花赤守之。其土地仍畀高麗歲貢。同文廣考忠

麗歲貢。同文廣考忠二十年。王朝元請還耽羅。元丞相完澤等奏奉帝旨。還隸于我。翌年改為濟州。

勝覽地二十六年。元皇太后又放廐馬。三十一年。復還于我。同

授濟州王子文昌裕星主號。高仁朝等章服。同文廣考

恭愍王十一年。元以副樞文阿但不花為耽羅萬戶。勝覽地

元牧子強暴。累殺國家所遣牧使萬戶以叛。及金庚之討牧子。訴元請置萬戶府。王奏請令本國自署官。擇牧子所養馬以獻如故事。帝從之。同

大明興。詔進戰馬萬疋。王遣使濟州命獻馬。元牧子哈赤等曰。此馬乃世祖皇帝所畜也。豈可獻之於明國。遂作亂殺官吏。王遣都統使崔瑩擊誅之。復置官

吏。同文廣考初元順帝見天下大亂。欲保濟州。遣工匠于島中。大營宮室。計未及就。為明兵

所逼。北走開平。恭愍王影殿之役。招元工匠元世等十一人於濟州。至開城。世

言於宰相曰。元皇帝好興土木。以失民心。自知不保四海。乃使吾輩營宮濟州。

亦未及入保。國亡身播。使吾輩失衣食至此。元以天下之大。勞民而敗。高麗雖

大。能不失人民乎。願諸公告于王。同我太宗二年。星主高鳳禮。王子文忠世等。以星主王子之號。似涉僭擬。請改

之。以星主為左都知管。王子為右都知管。勝覽地鎮山曰漢挈。以雲漢可挈引也。一云頭無岳。以峯峯皆平也。一云圓山。以穹窿

而圓也。其巔有大池。人喧則雲霧。咫尺不辨。五月雪猶在。同朝天館。由三邑出陸者。皆泊舟于此。同

南師古言。白頭山脈。東入大海為日本。南入大海為耽羅。又世傳其地。直老

人星。民多壽考。又直房星。馬畜繁殖。南方者。陰之所統。風土多女。有一夫十

妻者。無虎豹熊羆豺狼害人之獸。狐兔鶴鶻之屬。野鹿多魚。族所化。登漢挈

巔。望白海。即琉球界也。西南近浙閩。北接康海南。世稱水路九百里。其實四

百餘里云。土產柑橘柚諸香木藥材。零陵安息香。鍾乳白蠟。石決明。瓊珠。鸚

鵝。螺牛。黃鬣。帽梁。臺之屬。  
後百濟。借號凡四十四年。起唐昭宗壬子。至後晉高祖天福元年丙申亡。百濟王甄萱。本姓李。後改為甄。沙伐國加恩縣人。父阿慈介。本農家。



萱志氣倜儻。狀貌雄偉。幼時有虎乳之異。新羅末。從軍為裨將。真聖女主時。政亂民飢。盜賊蜂起。萱嘯聚五千餘人。襲據武珍州。自署都督。全武公三州軍事。行全州。刺史漢南公。略地至全州。壬子。據全州以叛。

孝恭王四年庚申。建都全州。仍稱後百濟。

景哀王四年丁亥。萱攻新羅。猝入慶州。弑王辱妃。大掠而西。麗太祖王建。以五千騎。邀擊歸師於公山桐藪。大敗而還。

萱多妻。有子十餘人。愛第四子金剛。欲為嗣。其兄神劍良劍龍劍等。與伊粲能興。謀執萱。囚金山佛寺。神劍以敬順王乙未。殺金剛自立。

萱在金山三月。飲醉守者。與季男能又。女哀福。嬖妾姑比等。奔羅州。請降於高麗。麗王遣將軍庾黔弼等。以兵船四十艘。從海路迎之。及至。厚待稱尚父。位百僚上。授館南宮。食邑楊州。

麗祖十九年。萱請仗威靈。以誅賊子。麗祖發兵十三萬。親征全州。大破之。神劍與其二弟及能興等降。誅能興。赦萱諸子。

初萱隨軍南下。疽發背數日。死于黃山佛寺。今連山開泰寺塚在今恩津縣南。

泰封借號凡二

泰封王弓裔。新羅憲安王孽子也。生時有白氣如虹。自屋上屬於天。日官奏兒

生有齒。且以重午日生。光恠異常。恐不利於國家。王勅令殺之。投樓下。乳媪窃捧。手觸眇一目。抱而逃。潛養之。年十餘。祝髮為僧。自號善宗。軒輊有膽氣。嘗赴齋。有烏含牙籤。落所持鉢中。書王字。自此頗自負。

裔既得志。常怨宗國。嘗至興州。見寺壁前王畫像。拔劍擊之。號新羅為滅都。羅末盜賊蜂起。乘亂聚眾。以真聖女主五年。投竹州賊箕萱。不見禮。轉投北原州。原賊梁吉。吉善遇之。分兵與缺。有眾三千五百。與士卒同甘苦。公與奪。眾心畏愛。推為缺。

辛亥。叛于北原。戊午。遂都松岳。甲子。立國號摩震。建元武泰。同文廣考曰。摩震朝。

梁吉在北原聞之。大怒謀襲之。弓裔先認擊破之。移都鐵圓。今鐵原。楓川。原稱王。乙丑。改元聖册。辛未。改國號泰封。改元水德萬歲。甲戌。改元政開。

使王建等。擊取廣州尙州等五十餘邑。又從水路取羅州等十邑。裔晚狂悖。自稱彌勒佛。頂金幘。被方袍。騎白馬。綵飾尾鬣。童男女奉幡。蓋香花前導。比丘數百。梵唄隨後。以長子為青光菩薩。季子為神光菩薩。專以佛法治國。猜疑群下。多殺不辜。夫人康氏切諫。怒以火鐵杵。撞陰殺之。并其兩兒。景明王二年戊寅。避高麗出奔至斧壤。今平康。為民所害。

渤海國



游海國。姓大氏。本粟末靺鞨附高句麗者。直營州東二千里。南界泥河。在德源境。東窮海。西接契丹。地方五千里。盡得扶餘沃沮弁韓朝鮮海北諸國。文獻通考

高麗亡。舊將乞乞仲象。收合餘燼。渡遼水保大伯山。

中宗嗣聖丙申。封仲象為震國公。仲象子祚榮。斥大土宇。自號震國王。玄宗開元癸丑。封渤海王。自是始稱渤海國。祚榮死。諡高王。子武藝嗣位。諡武王。傳至十三四世二百十四年。

後唐明宗天成丙戌。渤海王誣讓。為契丹所滅。世子光顯。率餘眾數萬戶奔高麗。

其國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肅慎古地為上京。曰龍泉府。領三州。東南瀕海。日本道也。有南為中京。曰顯德府。領六州。濊貊古地為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四州。沃沮古地為南京。曰南海府。領三州。新羅道也。高句麗古地為西京。曰鴨綠府。領四州。朝貢道也。曰長領府。領二州。領州道也。扶餘古地為扶餘府。領二州。契丹道也。曰顯頓府。領二州。挹婁古地為定理府。領二州。安邊府。領二州。率賓古地為率賓府。領三州。拂涅古地為東平府。領五州。鐵利古地為鐵利府。領六州。越喜古地為懷遠府。領九州。安遠府。領四州。郢銅陳三州。為獨奏州。新唐書

渤海所置州郡。多在吉林烏喇寧古塔及朝鮮界。清統志

### 論東國地方

呂東萊曰。在中國東北塞外者曰九夷。上古有嶠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藍夷暘夷之稱。書曰。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竹書曰。夏后相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少康之時。方夷來賓。自是九夷世服。王化。獻其樂舞。后桀無道。諸夷交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仲丁之時。藍夷作寇。終商之世。或反或服。三代以後。九夷之年代區域。無得而考。春秋時。孔子欲居九夷。曰。乘桴浮海。蓋在中國渤海之東。而按自遼陽以東。東傳于海。北接沙漠。南暨朝鮮。皆其區域也。同文廣考新羅疆界。古傳記不同。杜佑通典云。其先本辰韓種。其國在百濟高麗二國東南。東濱大海。劉煦唐書云。東南俱限大海。宋祁新書云。東南日本。西百濟。北高麗。南濱海。賈耽四夷述云。辰韓在馬韓東。缺抵海。北與濊貊接。崔致遠曰。馬韓則高麗。卞韓則百濟。辰韓則新羅也。此諸說。可謂近似焉。按兩漢志。樂浪郡距洛陽東北五千里。註曰。屬幽州。故朝鮮國也。則似與鷄林地分隔絕。三國地理志三韓之說。互有異同。然朝鮮王準。避衛滿之亂。浮海而南。開國號馬韓。至百濟。溫祚王立。遂并之。今之益山。有古城。至今人稱為箕準城。則馬韓之為百濟無疑矣。辰韓。新羅始祖赫居世所起之地也。新唐書曰。卞韓在樂浪之地。又曰。平壤。古漢之樂浪郡。則辰韓之為新羅。馬韓之為高句麗。亦無可疑。後



漢書以為。卞韓在南。辰韓在東。馬韓在西。其謂卞韓在南者。蓋自漢界遼東地而云耳。非謂卞韓在辰馬兩韓之南也。崔致遠因謂馬韓麗也。卞韓濟也。誤矣。東國通鑑卞韓在南。以遼東

馬韓為高句麗。辰韓為新羅。卞韓為百濟。崔致遠已有定論。此非致遠創為之說。自三國初相傳之說也。高麗金富軾地理志亦以致遠之論為是。至其中葉始有以金馬山在百濟之境。平那山在高句麗之境。平與卞聲相近。遂疑馬韓為百濟。卞韓為高句麗。然而未有昌言指之者。及金敬叔編周官六翼。叙三韓則云。高句麗并樂浪卞韓。百濟并馬韓帶方。至叙三國則直以高句麗為馬韓。百濟為卞韓。一人之言。自相矛盾。何足道哉。本朝權近李詹等修東國史略。乃斷然以馬韓為百濟。卞韓為高句麗。以錯亂千載已定之說。未知何謂也。地與

覽勝三韓之時。馬韓最大。統五十四國。辰卞二韓。各統十二國。則今益山以南。無地可容五十四國矣。意者馬韓王都其南。密近於卞韓。而東北則與樂浪靺鞨沃沮等封疆相接。其後高句麗東明王起於樂浪。而盡有馬韓東北之地。後人稱麗為馬韓者。蓋以此也。後漢書載卞辰在辰韓之南。亦與倭接。又曰。卞辰與辰韓雜居。不曰卞韓而曰卞辰。是雖懸聞之稱。亦可以知二韓之相隣附也。新羅赫居世十九年。卞韓以其國來降。其後百濟既滅。馬韓兵力彊盛。蠶食新羅卞

韓舊地。智異山以西。盡為所并。後人稱濟為卞韓者。蓋以此也。乃何權近惑於金馬平那之說。謂馬韓在百濟封域之中。遂以為百濟乎。同上

高麗世祖說弓裔曰。大王若欲王朝鮮。肅慎卞韓之地。莫如先興松岳云。則以句麗為卞韓。非權近創說。又通鑑唐太宗紀。百濟下小註云。百濟之國。馬韓之屬也。則百濟之為馬韓。亦有所據。又按本史。百濟遣使馬韓。告遷都。定疆域。北至湏河。南限熊川。又馬韓王遣使責百濟王曰。王初渡河。無所容足。吾割東北百里之地畀之云云。則馬韓之為全羅地。據史無疑。而勝覽斷以全羅道係卞韓下。不知有何明證。吾東方文獻無徵。三韓之稱號。非小小郡縣沿革之比。而尚不的定其地。議論紛紜。可歎。東史纂要

東方有朝鮮之地。又有三韓之地。混之則亂矣。朝鮮之地。卽箕子舊邦。衛滿所據。而在漢為四郡二府。其地西南與韓地相錯。東北盡沃沮肅慎。北極遼河。而漢書云。玄菟距洛陽東北四千里。所屬三縣。句麗縣是其一。則東明王初起之地。卽古之朝鮮。玄菟之域。今之遼瀋東北之界。而以地名為國號也。三韓之域。卽朝鮮以南之地。而辰韓在東。今之慶尙道。卞韓在南。當為今之全羅道。馬韓在西。而地方最大。當為今之黃海。京畿。忠清等道。東史言。箕子避衛滿之亂。入海南。奔居韓地。金馬郡。國號馬韓。金馬。今之益山郡。自平壤奔而入海。至于益山。其路蓋自西海乘船。歷今京畿。忠清等道地方。而益山。正今忠清全羅兩道



之界。則箕準之國。卽馬韓之域。亦以地名爲國號。而今之黃海京畿忠清等道。皆其地也。百濟溫祚王。逃難南奔。馬韓王割東北百里之地畀之。溫祚初都慰禮。今之稷山縣。移徙漢山。今之南漢城。於此。京畿忠清等道之爲馬韓。益明矣。漢書旣言弁韓在南。又言南與倭接。又言與辰韓雜居。衣服居處言語風俗同。其爲今之全羅道地方無疑。赫居世十九年。卞韓以其國降于新羅。馬韓王所云。辰卞二韓。爲我屬國。比年不修職貢是也。故當時馬韓爲西韓。稱新羅爲南韓。而樂浪地方。在箕氏爲已失之邦。在新羅無降附之時。赫居世三十年。樂浪人侵新羅。及境而還。是也。於此卞韓之不可爲平安道。又無疑。蓋三國始。赫居世起於辰韓。東明起於朝鮮。舊域立菟之地。溫祚起於馬韓。東北之地。其後百濟旣滅。馬韓漸拓南地。今之全羅道地方。盡爲其所據。於是卞韓入於百濟。而新羅地界。則西南窮於智異山矣。高句麗自遼界。漸東遷。沮水之側。旣并樂浪。益噬馬韓之地。今之黃海京畿忠清等道地方。多爲麗濟所分據。及其中葉。濟爲麗所困。至蓋鹵王時。麗兵圍北漢都城。蓋鹵出走。遇害。其子文周王。移都熊川。今之公州地。其孫聖王。又徙泗泚河。今之扶餘縣。於是馬韓北偏之地。幾盡入於高句麗。而百濟提封。遂北短於馬韓。南長於卞韓矣。高句麗自東遷之後。其東北之地。稍稍入於靺鞨。而其後一喪於隋。再喪於唐。遼東諸城。盡屬於中國。於是麗之幅員。亦北短於遼河。南長於馬韓矣。大抵原其始而論之。麗得朝

鮮。濟得馬韓。羅得辰卞。究其終而觀之。麗界馬韓。濟界卞韓。羅界辰韓。權近徒見其始之馬韓爲百濟。而不究其終之弁韓。亦爲百濟。謂益山今在全羅道地。而遂以全羅道。盡係馬韓。則卞韓無可指之處。不得不以屬之平安道。而篤據新唐書卞韓苗裔在樂浪之說。截去苗裔二字。而湊合於己說。以硬定難定之論。其失遂不止以卞爲馬。亦以朝鮮混於韓地矣。

高句麗本朝鮮之域。而後并馬韓爲其界。百濟本馬韓之域。而後并卞韓爲其界。新羅本辰韓之域。而後并麗濟爲三韓之主。東明初起之地。本朝鮮之立菟舊域。而後入中國。爲今遼東。蓋建州衛等地方。東史會綱以上并出楓巖輯話

高句麗地方。尤不可攷。蓋東明初起之地。今皆入上國。其東北爲建州衛界。西北爲蓋州衛界。非我國圖籍所能攷據。而東人俚俗荒誕之言。如東明麟馬等事。承訛襲恠。便作古實。今平安一道之內。山川城郭之名。皆傳會於東明國史所見之名號。以實其夸誕。而輿地勝覽。不加證辨。直以東明爲起於樂浪。而遂以成川爲松讓國。龍岡爲黃龍國。優渤水爲在今寧邊香山。荇人國亦附於寧邊古跡之末。此等處甚多。皆似誤。東史會綱

鴨綠以西入中國以來。蓋牟城。今爲海州衛。蓋州復州全州衛之地。挹婁國。今爲瀋陽中衛三萬衛之地。安市城。今在蓋州衛東北七十里。皆爲渤海之境。如建安卑奢白巖等城。皆不知的在何處。過鴨綠西沿海數百里之地。俗



稱弗訖里疑渤海之訛云。

國內城輿地勝覽引鄭麟趾說而附於義州古蹟下。然唐總章二年李勣以高句麗諸城置都督府州郡奏狀云鴨綠以北已降城十一其一國內城從平壤至此十七驛通典云馬訾水一名鴨綠水源出東北靺鞨白山水色如鴨頭故名之去遼東五百里經國內城南又西南至安市城入海唐書所記亦然然則此城在鴨綠以北明矣似與鴨綠江不遠而未知其為今何所耳國內城一云尉那巖城東國地志

安市城按漢書地理志乃遼東屬縣又東史曰安市在遼東之北云今人妄生穿鑿欲求之於鴨綠以東則錯矣金時習遊關西錄以安州為安市城可笑芝峰類說

世俗以丸都城謂平壤安市城謂在龍岡者皆誤也丸都今未詳所在而李勣鴨綠以北未降城其一安市而註或云丸都城以此觀之丸都安市本是一處大明一統志安市廢縣在蓋州衛東北六十里則其所在地方可攷矣唐太宗東征遼拔蓋牟遼東等城至安市十旬不克而還則當時唐兵未嘗渡鴨綠豈有越平壤至龍岡之理耶以龍岡為安市者謬妄甚矣楓巖輯話卒本州輿地勝覽以為今成川府世相傳亦然而金富軾之說則曰通典云朱蒙以漢建昭二年自北扶餘東南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居焉號曰句麗以高

為氏古記云朱蒙自扶餘逃難至卒本則紇升骨城卒本似是一處也漢書云遼東郡距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屬縣有無閭即周禮北鎮醫無閭山也大遼於其下置醫州立菟郡距洛陽東北四千里所屬三縣高句麗是其一則所謂朱蒙所都紇升骨城卒本者蓋漢立菟郡之界遼東京之西漢志所謂立菟屬縣高句麗者是歟東國地志

舊立菟合於樂浪郡則在於昭帝始元五年而樂浪羅郡為高句麗地未詳在何時新立菟遼東郡自漢至魏晉慕容燕時皆為中國郡縣後魏末為高句麗所有蓋高句麗盛時跨遼河為界即今遼瀋金復海皆高句麗地也東國地志

卒本之為成川與否則三國史地志今關西一帶郡縣舉闕漏無考然卒本與沸流國同是一處而在沸流水上則本紀已明言之高麗史地志云成川本沸流王松讓故都別號松讓成宗時所定則成宗乃麗初之君自麗初已以成川為沸流可見矣金富軾乃高麗中葉以後之人而其言亦無準據則成川之為卒本無疑矣且以本史反覆叅校東明王朱蒙自北扶餘南奔至卒本居沸流水上明年沸流王松讓以其國降又東明王六年滅太白山南荅人國以為邑而太白山在今寧邊府東明卒葬龍山而龍山在今平壤中和之境琉璃王既自卒本遷都國內城後太子解明在故都與其隣黃龍王較力而死而黃龍國



即今黃岡縣也。據此以見。則朱蒙所都卒本川者。不應在遼東之地。然則為今成川。益無疑矣。漢志所謂玄菟屬縣高句麗。以其地分為九都督府。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總之。蓋其地亦至於漢水遼河也。都護府尋徙遼東。因失其地。三國史云。高句麗為唐所滅。而後其地多入渤海靺鞨。新羅所得其南境。以置漢朔漠三州。未知新羅渤海所得地界限何處也。三國史地志。高句麗郡縣。只是平安道之沮江以南。咸鏡道之永興以南而止。其外則舉闕漏無載。蓋金富軾撰史時。句麗圖籍蕩無存者。而止據新羅所籍。以為三國地志。故新羅所得之外。無可考據也。然既云其地多入渤海。則渤海之籍。宜有可據。而富軾未得見歟。鄭麟趾亦只因富軾之緒。而未知所以傳考。渤海全史。今無可復見。以唐書所載及遼金元史志。并與三國高麗史參互考覆。則高句麗既滅之後。平壤以西。永興以北。地入渤海。及渤海亡。因為女真所據。至高麗收復。至鴨綠江嶺北。則至本朝始復至豆滿江。楓巖輯話

唐書渤海傳曰。渤海地方五千里。盡得扶餘沃沮朝鮮諸國。又云以濊貊故地為東京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高句麗故地為西京鴨綠府。領神桓豐正四州。按渤海有十五府六十二州。此二府即其十五之二也。今以遼史地志考之。則遼開州本濊貊地。高句麗為慶州。渤海為東京龍原府。都督慶鹽穆賀四州。濊州本高麗故國。渤海號西京鴨綠府。都督神桓豐正四州云。而

其八州及屬縣廢縣等。俱列載之矣。楓巖輯話

大明一統志。開元城在三萬衛西門外。元志。開元城西南曰寧遠縣。又西南曰南京。又南曰哈蘭府。又南曰雙城。直抵高麗王都。所謂哈蘭古治在今咸興府南五里。雙城即永興。三萬衛即古挹婁勿吉之地。輿地勝覽咸興

三韓之世。蠻觸紛紛。隨其所在。輒立名號。故重複錯互。如二弁韓。二東曉。二樂浪。三帶方。五伽倻。三沃沮。四扶餘。濊貊。渤海。松讓。黃龍。優勃。水荇人等國。分界沿革。俱無明證。楓巖輯話

三沮水。史記。漢興。修遼東古塞。至沮水為界。衛滿亡。命東走出。渡沮水。都王儉。則以鴨綠江為沮水矣。又唐書。平壤城。漢樂浪郡。隨山屈繚為郭。南涯沮水。則指今之大同江。又高麗史。以平山猪灘為沮江。則百濟始祖。北以沮水為界。乃唐帝泊沮水。西浦布錢下陸。到松岳郡者。疑指此也。以此觀之。本國自有三沮水。而古今眾所知的者。則獨大同江也。輿地勝覽大同江註

一統志。沮水在朝鮮國平壤城東。一名大通河。中有朝天石。唐蘇定方破兵于沮水。即此。說文。水出鏤方。東入海。又沮水縣。縣因水名。唐李勣為沮江道大總管。增補字彙

吞列縣。本註。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行八百二十里。韓百謙曰。漢江之外。無八百里大水。恐漢江為列水。漢江之源。一出太白山。一出五臺山。西南



與龍津合為漢江。所謂吞列。恐亦不出此等地。而列口亦疑在漢江咽喉之地也。

沃沮有東南北三國。新羅始祖五十三年。沃沮東獻馬于新羅。其地在高句麗蓋馬山之東。東濱大海。北與挹婁扶餘。南與濊貊相接。南北長可千里。以四到地界攷之。明是今咸鏡南道之地。百濟始祖四十三年。南沃沮人仇頗解等二十餘家。至斧壤。今平康納款。四到地界。雖不可詳。似在今三甲渭江之間。高句麗

始祖十載。滅北沃沮。北沃沮。古肅慎氏之國。在不咸山北。其地北接挹婁。東濱大海。在四郡為玄菟之地。其四到地界。明是今咸鏡北道及野人之地。輯話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北至弱水。居深山之地。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為君長。無文字。以言語約束。無牛羊畜

猪。食肉衣布。織毛為布。有却常。木名中國有聖王代立。則生。其俗嗜凶悍。尚勇力。有石罽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尺有咫。咸關嶺一云不咸山

靺鞨。今六鎮野人之地。然百濟始祖開國河南。即今廣州之城。而史云。靺鞨連北境。又屢書靺鞨侵百濟。至圍其慰禮都城。則意靺鞨所據。雜入於今江原道

古濊貊之域之間耶。輯話駕洛及五伽倻。與新羅并立。其終不可攷。按通考倭條云。宋文帝元嘉二年。倭遣使自稱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二

十八年。宋加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孝武大明六年。又自稱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新羅條云。隋文帝拜為樂浪公。新羅王。後強盛。襲加羅。任那諸國。滅之。註云。并三韓之地。新羅之際。立國

者。只駕洛及伽倻二者。而皆入於新羅。意者慕韓是馬韓。加羅是駕洛。任那是伽倻。慕馬駕加洛羅。音相似而誤傳。任加那耶。字相似而誤分也。任羅國一作

平王所滅我國有三帶方。一今入上國。未詳所在。而高句麗史所云。襲漢遼東帶方。隋唐東征時。史所云。從帶方道者。是也。一似在漢北三國交界之間。百濟責稽王二

年。高句麗伐帶方。百濟救之者。是也。一今謂南原府為帶方。而史無所見。上漢公孫度及曹魏所置帶方郡。乃分漢樂浪郡之帶方等縣為郡者。而遼東不

遠濱海之地也。高麗史地志。冒系於全羅道南原府。舛誤甚矣。今載寧郡。本高句麗息城郡。新羅改重盤郡。高麗改安州。後為載寧。而輿覽以

息城重盤等沿革。冒錄於平安道安州。其亦訛矣。東國地志隋書裴矩云。高麗之地。本孤竹國。周以之封箕子云。此言未知其本。而輿地勝

覽。李詹云。孤竹國。今海州也。中朝永平府。有孤竹古城。而詹乃以為海州孤竹。亦未知何據。按首陽山中有孤竹郡舊基。無乃以此而傳會其說耶。芝峯類說



論氣化

檀君之降。今不可攷。然其降在唐堯世。則此時中國去洪荒未遠。東方想或未  
 有。人物氣化之理。恐或有之。若新羅始祖以下。乃在西漢之世。東方之有民物。  
 亦已千餘年矣。豈有卵化之理。或言商周立烏卵人迹之說。亦荒詭難徵。而  
 朱子猶不能斷然謂其無理。子獨於赫居世。如是立論。今修東史。盡削歷代簡  
 冊所載之說。而筆之以不知所自出。無乃不合於疑而傳疑之法耶。曰此不然。  
 玄鳥巨迹。不過陰陽之靈感。其胎孕產育。與人不異。帝王之興。有開必先。後世  
 亦有如劉媪之龍感。事雖非常。理或不恠。豈如赫居世卵降馬嘶之恠異無理  
 耶。況當時解慕漱金蛙。朱蒙松讓。皆言天帝之出。闕英脫解首露爾智。皆無父  
 母而生。是何偏方小國。擾擾多天神之子孫耶。又况赫居世之母。或言帝室之  
 女不夫而孕。為人所疑。泛海抵辰韓。生赫居世。遂為神云云。今慶州有聖母祠。  
 高朱蒙則晉書載記云。高句麗之人。自言高辛氏之後。姓高氏云云。金爾智則  
 武烈王信金庚碑。以少昊金天氏為系。其變幻不的如此。又豈可襲謬而傳訛耶。  
 疑固可傳。訛不可傳也。東史

三韓舊傳。檀君父桓雄。夫妻子金蛙。東明卵生。赫居世出於瓢。昔脫解金爾智  
 首露王。皆從天降。又耽羅高夫梁三姓。從毛興穴出。甄萱為大蚯蚓子。麗祖為

唐宣宗之孫。范增之先。出於摩尼山。孫權之先。出於妙香山。北齊太祖高歡之  
 先。出於菁州。宋藝祖之先。出於耽羅。國朝青海伯佟豆蘭。為岳武穆七代孫。  
 如此之說。不勝其紛紜。夫檀君之事。邈矣鴻荒。難推以理。而至於新羅三姓之  
 祖。句麗高氏之始。首露甄萱。皆漢唐時人。中國則蛇身牛首以後。未之聞焉。獨  
 於東國。有此奇恠之事。何哉。東方文獻。出之最晚。故不經理外之言。無所不有。  
 是所謂齊東野人之說。不可取準矣。同文廣考

燃藜室記述別集卷之十九終

燃藜室記述別集大尾



本會役員

本會名譽贊成員

故子爵	會 禰 荒 助
朝鮮總督府政務總監	山 縣 伊 三 郎
東洋拓殖會社總裁男爵	宇 佐 川 一 正
朝鮮中樞院副議長伯爵	李 完 用
朝鮮中樞院顧問子爵	朴 齊 純
朝鮮中樞院顧問子爵	趙 重 應
朝鮮總督府司法部長官	倉 富 勇 三 郎
朝鮮總督府度支部長官	荒 井 賢 太 郎
朝鮮總督府農商工部長官	石 塚 英 藏
李王職次官	小 宮 三 保 松
前總督府農商工部長官	木 內 重 四 郎
朝鮮總督府內務部長官	宇 佐 美 勝 夫

本會評議員

朝鮮總督府中樞院書記官長	國 分 象 太 郎
朝鮮總督府學務局長	關 屋 貞 三 郎
朝鮮銀行總裁	市 原 盛 宏
辯護士法學士	三 宅 長 策
高等法院判事法學士	淺 見 倫 太 郎
東洋專門學校京城分校幹事文學士	河 合 弘 民
學務局編輯課長文學士	小 田 省 吾
東洋專門學校京城分校講師	鮎 貝 房 之 進
本會會主 朝鮮雜誌社長	釋 尾 春 菴

朝鮮古書刊行會



大正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印刷  
大正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發行

會員豫約費一册金參圓  
會員 外一册賣價四圓

朝鮮京城旭町二丁目六十八番地

朝鮮古書刊行會代表者  
編輯兼發行者

釋尾春 苧

朝鮮京城明治町三丁目日韓印刷株式會社內

印刷者 金崎 金平

朝鮮京城旭町二丁目朝鮮雜誌社

發行所 朝鮮古書刊行會

電話一千二百五十五番  
振替口座京城一三一番

印刷所 朝鮮京城明治町三丁目  
日韓印刷株式會社

豫約並發賣取次店 朝鮮京城本町二丁目  
日韓書房

東京神田表神保町

豫約並發賣取次店 同 文館







